吳賴多加師母生平簡述

吳賴多加師母祖籍福建晉江，出身名門世家，父親經商。師母於 1923 年五月三日出生在廈門鼓浪嶼，在泉州就讀於英國人創辦的培英女中，16 歲父親驟逝。 1945 年吳師母 21 歲與吳勇長老在泉州結婚後，隨夫遷居台灣，在台北福星小學教書。 27 歲時因吳長老大腸癌病菌蔓延，動手術後醫生宣布不治，但蒙神憐憫，大腸癌得奇妙醫治，便同心出來全時間傳道。憑信心生活，養育七個兒女成年，教會和家庭兩邊兼顧。吳師母個性剛毅堅強，默默承受了裡裡外外的擔子，終身以傳福音為職志。她有愛心好憐憫，受她幫助的人不計其數。

1950 年吳師母與幾位姊妹成立許昌街姊妹會。

1951 年開始台北女監福音工作直到離開台灣。

1952 年成立南京東路姊妹會 。

2002 年四月因吳長老生病移居美國，晝夜服侍達二年餘，然因著對神完全的信心，常存恩的心，無怨無悔。

2005 年九月二十九日息了地上勞苦，回天家與主耶穌，丈夫、及大女兒相會。

封面設計．內頁排版／計華設計（02）22114225

我出生在一個傳統信仰的家庭。小時候，我常常聽我母親講一句話，我什麼都可以做，就是一件事情絕對不可以做，那就是：「不可以奉教!」

奉教是什麼呢？奉教就是指信耶穌就是說我做什麼都不要緊，只有信耶穌這一件事情，一定不許可……

他們做禮拜的時候，人人手中抱著一本聖經，我把那個聖經當做西洋的封神榜。

我在這個學校裡面非但沒有信主，後來還講了一些譏笑的話，譏笑說：「在今天這樣一個科學的時代，竟然這個學校還在開倒車……。

吳勇長老

我們家有一個親戚，是一個很虔誠的佛教徒，常常在寺廟裡出入，也常常到尼姑庵去與尼姑做朋友，所以她有很多尼姑的朋友。

有一天她來我們家，她向我母親建議，被我無意中聽見。她說：「你這女兒這樣削瘦，對人又是那樣溫順、有善心，又那麼乾淨，這是佛骨的憑證，菩薩要她，你就把她送到尼姑庵中，去作尼姑……」

吳賴多加



池必興旺 我必衰微 吳勇長老．吳賴多加師母 紀念文集



吳勇長老 生平略歷

吳勇長老於 1921 年一月八日出生於福建廈門，一年後舉家遷往新加坡定居。從小生長在新加坡，眼見中國人在南洋受盡英國人的欺壓，因 此萌芽出反英的心理。稍長，在學校鼓動學生們愛國造反，安排策劃反英活動。

1939 年被英國政府驅逐出新加坡。

1945 年在福建泉州與賴多加女士結婚，同年進入中央警官學校教書，隨即奉命到台灣繼續在警界服務。30歲退出警界，進入鐵路局工作。吳勇長老與師母共育有七個兒女。

1946 年初，25 歲信主於台北許昌街國語禮拜堂，年底創辦許昌街青年團契，開始建立地方教會。

1951 年五月三日因大腸癌病菌蔓延動手術，醫生宣佈不治；五月二十三日因大腸癌得神憐憫奇妙醫治後，全時間出來傳道。同年返回新加 坡。

1952 年南京東路禮拜堂落成，同時被按立為長老。

1968 年吳勇長老47歲，創辦中華海外宣道協會 。

1970 年五月創辦中華福音神學院。

1981 年看見門徒訓練之重要，創辦門徒訓練學院。

1990 年代開始中國大陸宣教的工作。

1992 年《不滅的燈火—吳勇長老回憶錄》榮獲新聞局頒發的圖書金鼎獎。

2000 年初 出版吳勇全集。

2002 年初 開始錄製 DVD 事工。

2002 年四月 念及兒女孝心，被接到美國定居。

2003 年三月腦瘤開刀後身體漸虛弱，其間在家靜養，享受天倫之樂，心中充滿感恩喜樂 。

2005 年一月九日凌晨 35 分在睡眠中安息主懷。



祂必興旺，我必衰微

吳勇長老・吳賴多加師母 紀念文集

目錄

序 ..... /戴紹曾 4

編者的話 8

吳勇長老 生平文章

蒙恩得救 10

婚姻的歷程 16

蒙召 20

癌症得醫治 27

信心的考驗 31

順服的代價──父親之死 33

經歷聖靈充滿 37

女兒關節炎得醫治 39

創立中華海外宣道協會 41

長女之死 42

不滅的燈火──煤氣桶的神蹟 45

向弟兄姐妹告別 47



吳賴多加師母生平文章

我的見証 50

帶領家人歸主的見證 54

女監工作廿八年 56

姊妹團契以愛相繫 60

懷念我親愛的良人 62

永遠的懷念

憶吳勇長老文集

(按姓氏筆劃排列)

長明遺傳 /丁燕嬰 66
懷念吳勇長老 /于力工 68
懷念一位可敬的屬靈長者 /白培英 70
生命的事奉者 /汪川生 72
生命的傳承者 /宋先惠 73
爸的服事 /宋裴霖 74
僕人領袖的風範 /沈明鋒 76
我所認識的爸爸——吳勇長老 /沈彬燊 77
一代神僕——吳勇長老 /李令韻 78
至情至性吳長老 /李　健 79
祂必興旺・我必衰微 /李力爾 82
懷念吳勇長老 /李經寰 84
獨行奇事的神 /何曉東 86
他服事了這世代的人，影響了無數的人 /何照洪 89
割不斷的父女情 /吳仁恩 91
同得安慰 /吳美恩 92
如果您還在 /吳頌恩 93
永遠的感念 /吳麗梅 94
深切懷念吳勇長老 /高雲漢 96
隨吳勇長老的腳蹤——跟從耶穌 /梁銘時 97
服事道上啟蒙師 /陳一萍 99
不滅的燈火在門訓 /莊百億 101
吳勇長老與我 /黃志強 103
愛耶穌的人 /黃希真 109
我所認識的吳勇長老 /戴紹曾 110
愛人甚於愛己 /蘇桂魄 113
吳勇長老與南京東路禮拜堂 /蘇義雄 116
懷念一位充滿愛心的長者——吳勇長老 /陳國輝、羅智明、陳國雲 118

憶吳賴多加師母文集

都歸耶穌 /吳憫恩 120
合神心意的僕女 /吳讚恩 122
偉大的母親 /吳宏恩 123
師母中的師母 /陳佩旋 124
佳美的腳蹤 /黃和美 126
一副耳環 /黃瑋玲 127
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龍學寧 129
念二姐 /賴其森 130
跋——驀然回首 /林瑞恩、吳美恩 132

海宣工作 相片集

133

序



吳勇長老可說是華人教會中最早領受到華人應該自行開展跨文化差傳事工這個異象的先鋒之一。在1968年，他便聚集了當時台灣一群有共同負擔的基督徒領袖，創辦了中華海外宣道協會。中文名稱與最初的英文名稱：Chinese Missions Overseas（後更名為Christian Missions Overseas)，很清楚傳達了吳勇長老的異象。

自從兩百多年前馬禮遜把福音傳到中國至今，在不同時期當然曾經有不同的華人倡導跨文化差傳事工。丁立美牧師便曾擔任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的首任巡行幹事達二十年(1910-1930)之久。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的宗旨是：「在我們這一代將福音傳遍中國及全世界The evangelization of our motherland and the world in this generation」。他自己也在雲南的少數民族當中從事了一年的宣教工作。1942年，正如使徒保羅，馬可牧師也從神領受了異象，把福音傳到新疆以及更遠的地方，於是創立了「遍傳福音團」。宋尚節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旅行佈道，與計志文、趙世光於五十年代的佈道工作，雖然是在東南亞，卻是以當地的華僑為主要重點。

在差傳事工上打頭陣從來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施洗約翰形容他自己是「在曠野有人聲喊著說」的那個人。那是一條孤獨的路，而要面對那些他以為會關心卻並不關心的人並不容易，真是需要擺上捨命的愛。當施洗約翰的門徒發現「自己的」跟隨者不斷減少，而跟隨耶穌的人越來越多時，心裡很不好受。然而約翰完全明白事情本來就應該是這樣的：新娘原本就不屬於他，而是屬於新郎的。他從自己負責預備婚宴的角色中得著完全的滿足，而當他聽見新郎即將到來的聲音時，就充滿了喜



樂。他的門徒在聆聽他分享成功的秘訣：「他必興旺，我必衰微」時，必定感到十分困惑。

如果將傳福音的對象定位在與自己相同的人群之中，或者堅持別人一定要配合我們敬拜的禮儀、方式，似乎就比較容易完成傳福音的大使命，也比較容易被接納。你還記得當使徒彼得將福音傳給不同文化的哥尼流所引起的指責與騷動嗎？然而，他平靜地陳明神的呼召，清楚的辯白他的行動，不但因此止息了眾人的批評，更為早期教會的跨文化差傳事工帶出了歷史性的突破。

兩百年前，馬禮遜也面臨過一個類似的考驗。當他買了前往中國的船票，付了錢之後，那位船主語帶嘲諷的問：「所以，馬禮遜先生，你真的認為你能夠在拜偶像的偉大中國人民當中帶出改變嗎？」「不，我不能」馬禮遜說。「但神能！」神果然行了大事！在短短的12年中，馬禮遜將整本聖經翻譯成中文，在接下來中國教會逐漸成長的150年中，上帝的話成了中國教會信心與行為的基礎。而在充滿試煉的歲月裡，上帝的話也成為我們弟兄姊妹的力量、安慰與喜樂。如今全球有一億的華人基督徒，恰恰有力的見證了我們前輩的信心與堅毅。

當吳勇長老在1968年創辦海宣希望從事華人跨文化差傳事工時，也同樣面對了批評與阻力。有人指出全世界還有成千上萬的華人尚未聽聞福音，如果一定要堅持向非華人傳福音，以致於分散了向華人傳福音的努力，實在是不對。即使是海宣早年差派出去的宣教士也發現，當在工場上遇見當地的華僑團體時，他們便不容易專心從事原本向當地人的福音事工。從保羅留給我們的榜樣，顯而易見的，我們傳福音並不是輕這個



或重那個群體，而是二者可得兼。復活的主清楚地指出祂的計畫是：從耶路撒冷與猶大（同文化），撒瑪利亞（近文化），直到地極（異文化），作我的見證。保羅稱他自己是外邦人的使徒，彼得則是猶太人的使徒，他們因此更可以分工合作。

當我們回顧華人教會過去五十年在跨文化差傳事工的努力，有兩點特別值得關注：首先，如果在台灣、香港、北美等地有海外差傳異象的教牧領袖們，本身能到工場上長期服事，親自經歷過語言學習、與當地文化認同、參與基層福音事工、門訓、植堂事工等挑戰，他們所立下的榜樣必能在華人教會當中產生極大的影響。他們的歷練不但能成為年輕宣教士的幫助，也成為在後方宣教大會中獻身年輕人效法的對象。只是定期的探訪或者一年的短期服事，效果絕不一樣。

其次，華人教會的差傳機構如果能邀請更多有實際宣教工場經驗的宣教士擔任他們的董事，必將獲益匪淺。戴德生參與中國傳道會的經驗便是一個最好的明證。當他首次從英國被差派出來時年僅21歲，他對中國的認識並不比他在英國差會的董事們多多少。兩年之後，整個情勢改觀：他已能說中文，對中國文化有一定的認識，知道哪裡的需要最大、哪裡的機會最多。基於這樣的了解，他擬定了一套有效傳福音的策略。沒料到，遠在六千哩外倫敦的差會董事會成員，卻仍想遙控他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這也是導致戴德生後來辭職，並成立了總部設在上海、一切決策由工場主導的中國內地會的原因。

有時候基督徒以為召開委員會和定計畫都是一些不屬靈的做法。如果



▲戴院長是海宣1991年夏令會的講員

委員會和計畫並不是以禱告為基礎，也缺乏聖靈的引導，那就真是不屬靈了。但是，經過等候神而有的深入且自由的討論，是絕對屬靈的。使徒行傳第六章的記載便說明了這一點。我最近對倫敦會早年在澳門、廣州、檳城、馬六甲、新加坡及巴達維亞（即今雅加達）的工作做了一些研究，發現倫敦會由最初在宣教工場上毫無組織可言、像一盤散沙一樣，演變至後來他們抵達中國開始工作時便有了一套周詳策劃的架構：每一個據點都有一個地方委員會，由當地成員組成，每個月至少開會一次。每一個委員會再派一位代表，定期參加向倫敦董事會負責的總委員會的會議。自此以後，同工之間彼此負責，財務報告公開透明，而事工之間也有更密切的配合，一同拓展神國。四十年的經驗，其中不乏痛苦與失敗，卻傳遞了許多重要的功課。

在海宣邁入第四十年跨文化差傳服事之際，深信也同樣學習了許多重要的功課，甚至包括一些不容易的經歷。然而，回顧的時候，我們懷著一顆單純向神感恩的心 ── 為著祂多年來的信實，與我們同在，並使用我們有份於拓展祂的國度。

我們心存謙卑，與使徒保羅一同宣告：「這不是說我已經得著了，已經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著基督耶穌所以得著我的。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著標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裡從上面召我來得的賞賜。」

戴紹寶 於香港

二〇〇八年一月

編者的話

吳勇長老和幾位神的僕人在一九六〇年代，受聖靈帶領，極力向華人基督徒呼籲，遵從主的吩咐，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吳長老勉勵華人信徒，當趁西初末後世代，進入主的葡萄園作工，當效法西方宣教士向海外不同文化的民族傳福音、拯救靈魂，以回饋百餘年間福音東來，使我華夏子孫得蒙救贖的恩典。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七日，他們聚集在台北 ，為跨文化宣道事工迫切禱告後，經過座談磋商，大家決定成立「中華海外宣道協會」。

今年是海宣四十週年；也是吳長老伉儷逝世三週年紀念。神帶領海宣經過四十個寒暑，四十年來海宣所走跨文化宣教的艱辛，非外人能了解，然而，「我知道我的救贖主活著」已成了海宣同工們的經歷。

「祂必興旺，我必衰微」是吳長老一生最常用的經句，也是他一生服事神的心志。我們決定在海宣四十週年出這本書，以「祂必興旺，我必衰微」為書名來紀念吳長老夫婦。

這本書一部份是吳長老和師母的見証，另一部份來自吳長老夫婦的子女及弟兄姐妹對他們的懷念。回顧吳長老夫婦一生，充滿了主的恩典，也活出榮神益人的見証。「是的，他們息了自己的勞苦，作工的果效也隨著他們」。二零零七年在西班牙的歐華神學院正式成立，吳長老夫婦的基金會支持歐華神學院，將會栽培出更多傳福音的勇士，來服事歐洲眾教會。吳長老夫婦雖然死了，但結出許多子粒來。

戴紹曾院長和吳長老在中華福音神學院共事多年，相知甚深，我們特邀戴院長為此書寫序，感謝他欣然答應。

謹此我們向陳國輝，羅志明和紀陳國雲三位泰國董事致謝，長久以來盡心竭力支持海宣的跨文化事工。特別是紀大嫂常為宣教士們奔勞。願神記念他們的擺上。

謝謝海宣同工們的幫忙蒐集文章和照片，林玉芳的打字，謝美琴的校對，還有宋建宏的安排印刷，費時費心，也謝謝弟兄姐妹為這本書的奉獻，這一切相信主必記念。

榮神出版社和宇宙光出版社讓我們轉載文章，在此致謝。

編輯委員

吳勇長老生平

文　章

蒙恩得救



我出生在一個傳統信仰的家庭。小時候，我常常聽我母親講一句話，我什麼都可以做，就是一件事情絕對不可以做，那就是：「不可以奉教!」

奉教是什麼呢？奉教就是指信耶穌。就是說，我做什麼都不要緊，只有信耶穌這一件事情，一定不許可。

這是我小時候，從我的母親口裡面聽見的一句話。可是我卻不明白為什麼緣故，她對於信耶穌有這股大的成見。其實，當年我對信耶穌的問題，自己也完全不明白，所以也就不當做一回事。

任教培元中學，悍然拒絕福音

後來我在福建一所中學教書，那所中學是長老會辦的，叫做培元中學，是個男校。還有個培英中學，那是個女校。我在那所學校教書的時候，雖然我不是基督徒，但因為那是基督教的學校，每天早晨都有朝會，我去參加朝會，有時候給他們司琴，或者給他們帶領詩班唱聖詩。可是我很不習慣，為什麼不習慣呢？因為我自己沒有信仰，看見他們眼睛閉起來口中唸唸有詞，我覺得這些年輕人怎麼神經兮兮。

他們做禮拜的時候，人人手中抱著一本聖經，我把那個聖經當做西洋的封神榜。我在這個學校裡面非但沒有信主，後來還講了一些譏笑的話，譏笑說：「在今天這樣一個科學的時代，竟然這個學校還在開倒車!」。

後來，學校的一些同事們就認為他們應該來爭取我，應該說服我，讓我也能夠來信耶穌。所以，學校的教員就推選一些口才比較好、知識比較豐富的，有一天中午，大家吃過了晚飯準備到街上去遛達的時候，這些教員就來了。

「吳先生啊，有沒有空啊？」

「啊？」我說：「有啊！有什麼事？」

「沒有啊！可以坐下來聊聊嗎？」 那麼當然啊。又是同事，又是朋友，怎麼能拒絕呢？我就接受了。

一坐下來，他們就天堂地獄，就耶穌長耶穌短的，這些宗教的名詞一直的搬。可是我沒有信仰，我也沒有興趣聽。 但是他們仍不放



手。為什麼不放手？好像沒有得著我，絕不能罷休。那麼怎麼樣才能得著我呢？他們想用科學理論來克服我。用什麼理論呢？

他們就跟我說：「你看啊，我們宇宙是個大理性。你從什麼地方去看大理性呢？你看到一棟建築物，你知道這是理性。你看到一座橋樑，你知道這是理性。如果沒有理性，怎麼能夠設計出建築物呢？沒有理性怎麼能夠設計出橋樑呢？你從這個地方就看出來理性。」

「還有生物界，也有一個說不出來的理性。有什麼說不出來的理性呢？有一個教生物的教員就講到黃蜂的故事。他說：「母蜂要下卵的時候，牠一定要有一個預備。為什麼有一個預備？因為母蜂下了卵就死 了。一旦卵下來了，要是沒有預備，將來牠死 了，那麼小蜂生出來的時候誰來餵養牠呢？誰來帶呢？所以牠一定要把糧食儲備好。」

「那麼牠用什麼作糧食呢？在草上抓蚱蜢。可是抓蚱蜢，這個蚱蜢不能夠抓活的，活的牠會跑掉！也不能夠抓死的，死的牠會爛掉！牠總要想辦法給這個蚱蜢既不會死也不會活！有什麼辦法讓蚱蜢既不會死也不會活呢？就是用著牠的蜂刺，找到蚱蜢頸上的第九條神經，用牠的蜂刺刺下去，就像打針一樣，這樣 這蚱蜢就昏迷了，就可以拖到蜂巢來。以後呢，母蜂下了卵，小蜂生出來了，母蜂死了，但是給小蜂的糧食已經儲備好了。」

談到這裡時，他就問我一件事。他說：「吳先生，這蜜蜂怎麼知道，蚱蜢頭上第幾條神經能夠叫牠昏迷呢？」他說：「你看啊，這是理性！如果沒有理性，牠怎麼能夠做一件事來為著小蜂儲備糧食？好叫小蜂孵出來的時候，媽媽的糧食早已預備好了。這就是個理性。」

所以他說：「看得見的建築物是理性。看得見的一座橋樑，也是理性，現在我們看見這個黃蜂跟蚱蜢也是一個理性。這個理性是從哪裡來的呢？能夠給這蜜蜂有這個理性是從哪裡來的呢？」

我回答說：「這是自然。」當然是自然！

那麼他們問我說：「什麼叫做自然？」

我說：「自然就是自然。」還問什麼叫做自然!

他說：「吳先生這不是自然，這是創造者的智慧。因著這個緣故，所以黃蜂牠就能夠知道，找到牠第九條神經，能夠叫牠昏迷，就是創造者創造的時候就賦予黃蜂這麼一個智慧！」

智慧？我沒有辦法接受！不能接受。宇宙有個理性是理性，我把這個理性叫做自然。他們說這個不是自然，這個理性乃是有一位有

理性的創造者、大能者，是祂創造整個宇宙的主宰。

我總是不能信，總是不能信！

奉命赴台接收，仗義憤而辭官

後來，我來到台灣。我到了台灣，我還是沒有信耶穌。我怎麼來到台灣呢？因為日本投降了，所以，中國政府有各種各樣要接收。有的是政府機關要辦理接收。

原來我還在大陸的時候，去參加中央一所警官學校。這個中央警官學校，專門訓練一些青年，準備將來要來接收台灣的警政，設立在福建省會永安旁邊，一個小鄉下叫做梅列。在那裡設立了一個中央警官學校的分校，等到台灣光復了，我跟一般同事坐了美國的戰艦，就到台灣來了。

我們準備要接收台灣的警政。我們的學生很多，當時接收基隆市政府的人手不夠，所以就來跟我們學校磋商，能夠不能夠叫我們派一些人，來幫助接收基隆的市政府。我就奉派去參加了。我被分配去接收什麼呢？接收基隆市政府的厚生課。

有一天，我拿著清冊，準備去市政府找日本的厚生課長，要接收他這厚生課。厚生課就是管理醫院和火葬場這些單位。沒有想到，那一天我找到這個日本課長的時候，他的臉色發青，渾身發抖。我覺得很奇怪，我好心好意的來找你，要接收你這部份的工作。為什麼臉色嚇到發青？我長相有那麼可怕嗎？我不瞭解。

那個時候我才二十四歲，單純得很。這個人冷言冷語的，就說：「像你這種人，今天在這世界要能夠有出息，還早的呢！」

我不解說：「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他說：「什麼意思，一塊餅送到你的嘴巴，你都不會咬一口！」

我還是不懂，追問說：「什麼叫一塊餅送到嘴巴？」

他說：「這些你自己發現多餘出來的東西，你不拿出來充公，不就全都是你的了嗎？」

但是我想：這些東西明明是國家的，我只是代表去接收，怎麼可以把這些東西據為己有呢？

一個二十四歲的年輕人，心裡面單純得很。我想既然政府已經是這樣的腐敗，能夠大言不慚就把國家的東西當作自己的私有物，我怎能再待下去呢？



我就在他的面前把清冊鑰匙往他面前一扔，決心不吃這碗飯了。於是，我就離開了警察界。

聽福音思親情，台北蒙恩得救

此後有一段時間賦閒，我沒有事情做了。就在館前街走來走去，走來走去。一邊走一邊想，想到什麼呢？想起父母了！

因為我離開新加坡之後，這麼多年，還沒有給我父母寫過一封信。我不是覺得自己很了不起嗎？我不是覺得說，如果政府機關部像我這樣的人，這個政府不是很廉潔嗎？但是中國人自古以來就說，為人子罪大惡極就是不孝！那麼我離開新加坡沒有給父母寫信，我這種人還算是個好人嗎？

想來想去的時候，我就在館前街那個地方，眼淚不禁掉下來了。馬路上人來人往，我擔心被人看見不好意思。一個二十四歲的大漢在馬路上哭泣！哭什麼呢？所以我就轉身走到許昌街。許昌街有個青年會，裡面在唱詩。我從前在福建的培元基督教中學教書，我知道裡面在做禮拜，我就走到裡面，坐下來。因為，如果要掉淚，比較沒有別人會看見。

坐在那裡邊哭邊想。那一天他們在傳福音，牧師在講台上面說：

耶穌的荊冠是為你戴！

耶穌手上的釘痕是為你留！

耶穌的生命是為你喪！

為什麼祂這樣做呢？

因為祂要救你！為了要救你。

我就想起了一段歷史。想起什麼歷史呢？

我在新加坡讀書的時候，有一天中國政府的吳鐵城到新加坡去訪問。我們帶了好幾千人到碼頭去歡迎他。到碼頭去歡迎，因為人多，結果就變成一個遊行！為什麼變成遊行呢？因為要給英國人看看，中國民族很團結！

因為遊行的緣故，就變成了攔阻官方的路線，妨礙交通！所以警察吩咐我們要解散，但是我們不肯解散，遊行正在興頭上，大隊人馬火熱得很，大家不願解散！後來警察就下令逮捕了，抓了十幾個人。

結果，我們那幾千個人就跑到中央警察局，把中央警察局包圍起來，要求放人！英國人怎麼能夠讓你來這一套呢？他們不放！他們


▲吳長老的父母親與二位弟弟合影。

不放人，幾千人就不走！後來呢，場面鬧得不可開交，英國人的面孔拉不下去了，只得把這十幾個人釋放出來。

沒有想到啊，他們秋後算帳，經過一番調查以後，這一包圍警局事件，我被列入黑名單的一個份子。當時，我才十幾歲，就被英國政府逮捕入獄了！那個時候啊，他們想說，我只有十幾歲，感化感化就可以放我走了。不必太認真。

第一次感化，他們叫什麼人來感化我呢？叫一個牧師到牢房裡面來，要把福音傳給我。所以我第一次接受福音就是在新加坡。在 Outram Road 的監牢的裡面，俗稱四排鋪中央監獄。但是我從小時候起，就聽我的母親講到，什麼都可以，就是不可以奉教。不可以信耶穌！有這樣一個成見在我心裡面，所以我就跟著牧師在那裡辯論。

我問他：「耶穌是怎麼來的？」

「祂是童貞女馬利亞生的。」

雖然說那個時候我年紀還小，仍認為說，童貞女馬利亞怎麼可以生孩子呢？結果我就跟他講了很多譏笑的話。那個牧師就說：「年輕人你不願意聽，這個傳單就請你有空的時候看一看。」牧師沒料到我竟把那張傳單揉起來，摔在他的臉上！英國人很尊重傳道人，他們眼見我對著牧師撒野，就把我帶出來，說：「你要搗亂，就到你自己的中國去搗亂。你不要在我們英國的地方搗亂！」

他們說：「我們會通知你父母，船票給你買好，找一天送你回到你們中國去。」

我想這下子很慘了，為什麼很慘呢？因為他們把我帶到碼頭的時候，我父母一定會在那裡送行。當然啦，拆散骨肉臨別依依，必然會留下親情難捨的眼淚。我在英國人面前，要是留下骨肉親情的眼淚。英國人會 說：「你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呢！」

那麼我在英國人面前的表現就不是好漢，有失堂堂中國青年的尊嚴。所以我就下決心，我坐車子到達碼頭的時候，一定不看父母一眼。因為不看父母，那麼就不會掉淚，英國人他們就不會誤會我不是好漢。

沒有想到，我坐車到了碼頭的時候，我的父母兩老呢，提著我的

行李站在那個地方等候。我下車時再會也不說一聲，也不看他們一眼，就筆直往船上走。沒料到反而讓我父親誤會了。為什麼誤會呢？到了今天連再會都不說一聲！到了今天連看都不看一眼！我父親跟在我後面，好像晴天霹靂，喊叫說：

「你回頭看一看，你在這十幾年，（因為那個時候我才十幾歲）你給我們兩頭白髮蒼蒼。」

那時候我父親還不到五十歲，可是頭髮已經全白了。我愣在那裡，我的罪把他們的頭髮染白了。我繼續往前走，我父親再追上一點，幾步路他又說：「你回過頭來看，你給我們這十幾年二行沒有流乾的眼淚！」

那個時候我的眼淚實在是快要掉下來了，為什麼呢？因為我做了這許多事情讓他們提心吊膽，讓他們眼淚直流。

事情已經到了這地步，好漢做事好漢當！我還能說什麼呢？我繼續往船上走。輪到我母親跑過來了。

「孩子啊！回頭啊。看看我們兩顆破碎的心…」

我眼淚就掉下來了!

這時眼淚就掉下來了!

我跑到甲板的上面，我就站立在那裡，下定決心說：

從今以後不再傷父母的心。

不再傷父母的心！

所以，當我在青年會聽見台上的牧師說荊冠為你戴，釘痕為你釘，寶血為你流！命是為你喪！我連想到了這段歷史。

想到這段歷史，我心動了，我心門打開了。我就在那裡接受耶穌作我的救主！所以我是在那裡信主的？我在台灣，在許昌街青年會信耶穌的！

我信一位怎樣的耶穌呢？我信的是一位替人死的耶穌！



所以我說：主啊，我的罪行你代替了，我的罪案在神的面前了結了，那麼我滿了感恩，我滿了讚美。

感謝神的恩典，拯救我這麼一個不孝的人，拯救我這麼一個胡作胡為的人。

「本文轉載自榮神出版社《一生都是恩典》一書」

婚姻的歷程

求婚不成，投筆從戎

我在永春的時候，認識了我的妻子。她原是泉州人，回到泉州，準備要完成她的學業。我到了泉州，我們兩個人就在泉州見了面。這真是天賜良機，使我可以經常和她有來往，我開始追求她，直到感情發展到相當成熟的地步，兩人彼此心心相印，私下談到婚姻的事情了，於是我要求一個同事到女方家裡去提親。在那個時代，中國鄉村社會還相當守舊，男女的婚姻，必須由雙方父母同意才可。我那位同事也是泉州人，原本就認識我妻子的家長，他就去她家，向她的母親提親作媒。可是沒有想到，她的母親在這位媒人沒有到之前，已經聽說她女兒和我的事情，也早就著手打聽我這個人的身世了，她知道我是個南洋的華僑，可是新加坡被日本人佔據，信息不通，所以也無從調查起。然而把自己的女兒交給一個身世不明的人，未免太冒險了，因此就一口回絕。我的同事碰了這一鼻子的灰，回到了學校，我看見他的面色，就知道大事不妙，事情是沒有什麼希望了。

我受了這麼大的打擊，萬念俱灰，覺得失去了自己最心愛的人，活著還有什麼意思呢？我又不想自殺，那是弱者的行為。怎麼辦呢？那時，全國上下正在徵召青年軍，號稱「十萬青年十萬軍」。既然婚姻一途失敗了，要死也要死得轟轟烈烈，戰死在沙場上才是光榮。因此，我決定從軍去，但是我不要單單一個人去，最好是號召一批人和我一起。於是，在一天早上晨會的時候，我起身演講：「國家興亡，匹夫有責」，講得頭頭是道。其實，年輕人很容易被煽動，加上抗戰期間，人人痛恨日本軍閥，為要保衛自己的疆土，愛國心是很強的。

我說：「現在是我們報效國家的時候了，我願意把我自己投入抗戰行列。如果你們也有這個心志的話，就請把手舉起來。」居然有很多人把手舉起來了，以我作他們的榜樣。於是，我就帶著那些人浩浩蕩蕩地到當地鄉政府兵役科登記。因著這件事，我成了新聞中的一個新聞，也成為學校裡的英雄人物。

峰迴路轉，進退兩難

萬想不到，我剛由兵役科回來，我的妻子就叫人送了一封信給



我，上面說：「你再來試一次看看吧！母親對我們之間的婚事，已經有些回心轉意了，請你無論如何請那位先生再來我家裡一次，現在有希望了。」

這時候我反而有些進退兩難、啼笑皆非。一方面很高興，另一方面又很尷尬。因為我已經決定要去從軍了，叫我怎麼選擇呢？想來想去，當然結婚比當兵更重要。於是我再託那位同事到女家走一趟，他沈下臉來說：

「我才不去呢，碰了一次釘子還不夠嗎？還要叫我去碰第二次？這個差事我不幹！」我急忙把我女朋友的信給他看，他也就不好再推辭，只有勉為其難，再為我跑一次。

這次，他馬到成功，她母親竟答應了。原來，她老人家經不起女兒哭哭啼啼地一求再求。女兒既已長大成人，她是阻止不了的。我的同事回到學校，把好消息告訴了我。我當然很興奮，可是另一方面卻又很焦慮，從軍的問題該怎麼交代呢？這兩種感覺交織在我心裡，叫我如何是好呢？當然，對我來說，還是婚姻最要緊，我決定開始進行婚事，並定某月某日舉行結婚典禮。

朋友相助，順利成婚

我們訂婚的消息，在當地的報紙上披露出來，我有個過去在上海就常常在一起的朋友，剛剛由上海到泉州，看到消息，立刻到學校來找我，向我道賀。那時距離結婚的日子，還有一個多月，並不算短。他說：「既然婚姻是人生大事，你應該要有所準備，你準備沒有？」我說：「要準備些什麼呢？」

「準備些什麼？難道你還不知道嗎？住的新房在那裡？結婚的禮服有沒有？請客帖子發了沒有？筵席費用夠不夠？你那些聘禮怎麼辦呢？」

他不講還好，他這麼一說，我的頭可大了，原來，結婚並不是那麼的簡單，還有這麼許多的花樣。

他又問我：「你到底有多少的資本？」

我說：「沒有呀！我在這個學校裡教書賺多少用多少，連一文錢都沒能積下來！」

「啊呀！你真是太膽大了，也太糊塗了。你連一文錢都不剩，居然敢冒冒失失決定下個月要結婚，你豈不是要出醜嗎？」他又問我：「那你怎麼辦呢？」



▲一九四五年吳勇在福建晉江培元中學與賴寶戀小姐結婚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我無可奈何地說。

「這樣吧」他說。

「我來替你解決，問題在於錢，有錢你就有資格辦一切。我家裡還存有一批貨，一些外國來的畢機布，我寫一封信，你到我家跑一趟，我母親就會把這些貨交給你，你把它賣了就可以作為你的結婚資本。」

天下竟有如此知己的朋友，在我陷入困境時這樣的慷慨相助，真使我感激涕零。

一個賭鬼

我拿著那封信，由泉州到永春，再由永春到他的家——澎湖，將這封信給他母親看，他母親馬上把那些布都交給了我，我很高興，想把那些布帶回去變賣。在那個鄉鎮上住了一位越南華僑，他入贅娶了一個當地人的女兒，並替他的岳父管理店舖，這個人是我所認識的，他看見我帶了一些布匹，就問我：「你在做買賣？」

我說：「我不是做買賣。」

「那你為何帶著那麼多的布呢？」我就把實情都告訴他。

他說：「那你怎麼賣呢？」我說：

「我只有帶回泉州去，找會作生意的人代我賣了。」他說：「你要跑那麼遠的路才到泉州，我在這裡就替你賣了吧！」我很高興，心想：回到泉州還得要找人替我賣，現在就有人肯替我賣，那何樂而不為呢？於是，我就把那些布匹全都交給了他。那些都是外國貨，所以沒有多久，他就把布賣完了。然而，他卻把我那些賣布的錢，拿去賭博，一下子輸得一乾二淨。我得知這消息，如同晴天霹靂，一方面對不起我的朋友，另一方面我的結婚資本完了，我氣得連話都說不出來，我到他家裡對他說：

「無論如何，你一定要想辦法還我這筆帳，否則我對不起我的朋友，並且，結婚的日子馬上就要到了，你叫我怎麼辦？」



沒有想到，那個人的岳父倒是個好人，願意挑起他這個不爭氣的女婿的擔子。既然是女婿辜負了別人，那有什麼辦法呢？便將這筆錢全部都還給了我，總算有驚無險。我在他們那裡又住了兩三天，這才回到了泉州。

有了錢，凡事都好辦，急忙籌辦婚事，能夠做的就儘量去做。我的婚姻大事，雖是經過了風波和挫折，但終於順利地完成了。直到今天，我還是念念不忘那位朋友，他及時的替我解決了那麼大的問題，我真是一萬分地感激他。

成為話柄，轉走他鄉

我們於民國三十四年二月二日，在泉州舉行了婚禮。那時候的內地，交通不方便，不可能用汽車迎親，當時鄉村一帶是以轎子代步，我就坐著長方轎子去岳家迎親。一路上招搖過市，路的兩旁站著一堆人，因為我在培元中學任教，認識的人不少，到了新娘家的門口，把新娘迎接出來的時候，新娘就坐在一架有篷的轎子裡，我們一同進入培元中學的大禮堂，舉行了婚禮。

婚後一兩天，我所焦慮的問題，終於臨到了身上。這一筆帳，是非算清楚不可的了。我之所以要去從軍，並非為了愛國，而是因為求婚不成。我一個人走，倒還不要緊，問題是那一大批的青年們，原是跟著我一起去兵役科報到的，現在我這個帶頭的人，不去當兵，反倒娶老婆了，因此，有一些青年們的家長，就很生氣，他們說：「你自己不敢去送死，叫我們的孩子去送死！」於是對我大肆攻擊。其中一些人在報館做事，便在泉州報紙的頭版上登了這麼一段新聞，標題很大：「吳勇的勇」勇到那裡去？勇到洞房裡面去了！

因為是在第一版，所以非常顯著。我成為當時泉州的新聞人物，人人的話柄。我一出門，走在路上，後面就跟來一羣人，小孩子們指指點點地說：

「就是他，就是他！」這麼鬧下去，使我在泉州這個地方沒有辦法立足，因為社會輿論給我的壓力實在是太大了，我只好和我的新婚妻子商量，出去另外打天下。我寫信到福建梅列中央警察學校的分校，因認識一些人在裡面，我的信寄去不久，他們馬上就有回信，於是開始了我的另一段人生。

「本文轉載自宇宙光出版社《不滅的燈火》一書」

蒙　召

神藉超自然的事，清楚展現呼召

神藉著不同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造就了我，讓我學習並經歷信心上的功課，希望我能把一切的疑惑和猶豫除去，勇敢地往前走。但是我還是沒有膽量全時間出來傳道。另一方面，我裡面的感動是那麼地大，總是消滅不掉，我就對神說：

「神哪 ！ 如果是祢要我全時間出來傳道，那麼人的呼召不夠，一定要有祢自己清楚而直接的呼召才好。」只有神的呼召才會使我壯膽，才能將裡面的問題全都化解掉，像從前亞伯拉罕一樣，神要他去迦南，他並沒有問神，迦南地的土壤如何？氣候如何？人種如何？他完全沒有。神叫他去他就去，因為他有單純的信心，即使有問題也變得沒有問題。我又說：

「主啊，我就是這樣的人，如果你向我顯出來，把我的信心提起來，我的信心一旦被建立，問題自然就沒有了。從前你呼召以賽亞的時候，說：『我可以差遣誰？誰肯為我去呢？』主啊，祢既然給以賽亞這樣的呼召，也請祢給我這樣的呼召。若有超自然的事情發生，我就勇敢地把自己的意見和聰明都擺在一邊。」這樣禱告之後，有一天我照常去上班，中午休息，到了下午一點多鐘辦公室還沒有人來，這時候有一位許保文先生來找我的同事楊連章。楊先生還沒有來，我就對許先生說，請他稍等一下，他說：「我不能等了，楊先生來了，你就告訴他，我來過了，請他打一個電話給我。」我送他到門口，對他說聲再見，他回過頭來忽然對我說：

「提摩太後書二章十五節。」我聽了莫名其妙，急忙抓住他的手說：「許先生，你剛才說，提摩太後書二章十五節，這是一節聖經哪！」他一臉迷惑的表情回答我：

「對不起，我本來要對你說再見的，不知怎麼地竟說出那一句話來了。大概是我昨天晚上沒睡好，口中咭咭咕咕地說出這麼一句我也不明白的話來，對不起！對不起。」這位許先生在民航局的收報室裡當收報員，他說完這話就走了。我也回到辦公室，翻開聖經，找到提摩太後書二章十五節：**「你當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悅，作無愧的工人，按著正義分解眞理的道。」**

我看完這節經文，知道神用極特別的方法來呼召我，藉著一個陌生人的口，提出這段經文，使我清楚地了解祂對我的旨意，以後我就是緊緊地抓住這兩個字「正義」來傳道。正義乃是聖經的本意。那天中午我不能上班了，因為心中實在感動，乃急急地跑回家。因為不但有了人的呼召，更有



神祂自己的呼召，心裡就更加壯膽了。但是這只是暫時的，因為沒有多久，我又依然故我，還是不能下定決心走這條路，這件事又再度拖延下去。

當時，青年會樓下有個國語禮拜堂，我們這些年輕人，也在國語禮拜堂參加詩班，也做招待。在國語禮拜裡面，我們做種種的工作來服事神。

後來，這個國語禮拜堂的傳道人，跟青年會的當局意見有點出入。

因為有點意見的緣故，就搬走了。搬到那裡去呢？就是現在濟南路的禮拜堂。

搬走了以後，樓下的禮拜堂就空了。我們就跟青年會磋商，好不好讓我們這個主日學從樓上搬到樓下來，青年會也覺得我們年輕人蠻可愛的，一口就答應了。

以後，我們就從樓上到樓下。起初，我們照樣九點上主日學，十點鐘以後跑過去，到濟南路那個禮拜堂，到那裡去服事主。唱詩班也是我們，招待也是我們。其他都是我們，繼續這樣的服事。

可是，我們這個主日學增長得很快，很快增長到三十幾個人，很快增長到五六十個人，很快增長到成百人。因為已經增長到這麼多人了，將那個青年會的禮堂，差不多坐了半堂了。九點鐘上了主日學以後，十點鐘還要趕到濟南路那裡去作禮拜，趕來趕去兩邊都不好。

既然兩邊都不好，後來我們如何呢？

我們就決定說，以後就在這個地方成立一個禮拜堂。



為什麼呢？因為多了一個地方聚會，將來能夠多吸收更多的人信耶穌，不是很好嗎！

所以後來我們就沒有再到濟南路那一個禮拜堂參加服事。

那麼在原來這裡，就把主日學改成青年團契了。因為那個時候來聚會的都是青年人，名稱就叫許昌街青年團契。

改成青年團契以後，大家看到我們只有半堂的人，還有一半的地方沒有人坐！

人從那裡來呢？

佈道！傳福音！

因為佈道傳福音聚會的人就會增加。

那個時候，有一個姊妹叫做江心美(江心美就是榮民醫院賴院長的夫人)。她是中國人當中唱女中音唱得很好的一位。我知道江心美的父親是牧師，我就跑去跟她磋商：「江姊妹，我們預備每一個禮拜天晚上開佈道會，如果妳肯來唱詩，現在這些學生都很喜歡聽妳的歌聲，一定會吸引很多人。」江姊妹一口就答應了。

所以我們禮拜天晚上，就在青年會舉行佈道晚會。

可是聽道的人從那裡來呢？到馬路上去傳，到馬路上找人來聽！

那個時候，我們都是二十幾歲的年輕人，還有一些是女子師範學校的學生，我們就把她們分隊伍，有的隊伍就在公園路，有的隊伍就在館前街，有的隊伍就在哪裡。一群人分別在馬路上發單張。

可是這群年輕人熱心過頭了。怎樣熱心的過頭呢？

你請人來聽福音，就把單張送給他，告訴他說我們那禮拜堂有一個佈道會，請他來聽就好了。她們不是，年輕人有時候就拉人，前面拉後面推，



硬是把人拉了來，把人推進來禮拜堂。

一直推到禮拜的時間到了。沒想到，被青年會一些重要幹部看見了。心想：好傢伙，這個動作跟萬華妓女戶不是差不多嗎？

以後，青年會就下一個命令，從下個禮拜開始，不准開佈道會了。

不能開佈道會了！

如果不能開佈道會，我們禮拜天晚上作什麼呢？

就把佈道會改成禱告會了。

大家就在神的面前求：

主啊！求你給我們一個地方，讓我們可以在那個地方佈道，求主賞賜一個地方。

感謝主！有一天，我騎著腳踏車，要到建國北路探望一對老夫婦。從南京東路一路走的時候，我裡頭有一個很清楚的感動，就在這個田地的上面，蓋一座禮拜堂！

我就把腳踏車放在田的旁邊，自己一個人跑到田地裡面去作禱告。

禱告完了以後呢，我覺得自己一個人求還不夠，就回來給一班台大的一些學生說：

「哎呀！神要給我們一個地方蓋禮拜堂，好不好呢？我帶你們到那個地方去看看。你們大家也在那個地方禱告。」

於是我帶了七八個年輕人，跑到南京東路的田地上面，在那裡開始禱告會。禱告完了以後，他們問我說：「這個地是誰送的？」

我說：「禱告就有人送。」

他們說：「還沒有人送就禱告？」

我說：「已經有人送了又何必禱告？禱告就有人送！」

大家認為我這個人，信得有點糊塗了，有點著迷了！他們就都散開了。

但是我沒有死心；我常常在那塊地上面跑來跑去，專程去看那塊地。

有一天，我如願碰見盧淇沃牧師。



他說：「你在看什麼？」

我說：「找地蓋禮拜堂。」

他說：「你找地？找地要來找我呀！你自己怎麼能夠找得到地呢？」

我說：「找你？你有什麼辦法呢？」

他說：「那個日產管理處的處長歐陽惇純先生。就是我燕京大學的同學。現在我帶你去找他。看他能夠不能夠撥一塊地，來給你去蓋禮拜堂。」

我就跟盧淇沃兩個人跑到了日產管理處歐陽惇純的辦公室。

他就給歐陽惇純先生說：「我這個朋友啊，他想要找一塊地蓋禮拜堂。你有沒有什麼地呢！能夠撥一塊給他，讓他們去蓋禮拜堂。」

管理處的處長不太明白地的光景，就找一個科長來，那個科長姓林。他就帶我到他辦公室去。

他問我說：「你要的是哪一個地方？」

我說：「我要南京東路，我帶你去。」

他就把南京東路的地圖帶來，跟我到了南京東路。

我指著我禱告的那個地方給他看，因為我盼望在這塊地上蓋禮拜堂。

他把地圖拿起來，仔細核對之後說：「對不起，這塊地已經有主了。不過再上去十分鐘，走路十分鐘，那裡還有一片地五百坪，如果你願意的話，政府可以設個法子，把那塊地撥給你。」

可是我堅持說：「我在這個地方禱告，我就是要這個地方。」

他聽見很生氣。為什麼很生氣呢？

他是台灣人，他說：「台灣又不是你作皇帝！跟你說這個地有主了，還要這塊地！」

他把圖樣一捲，他自己回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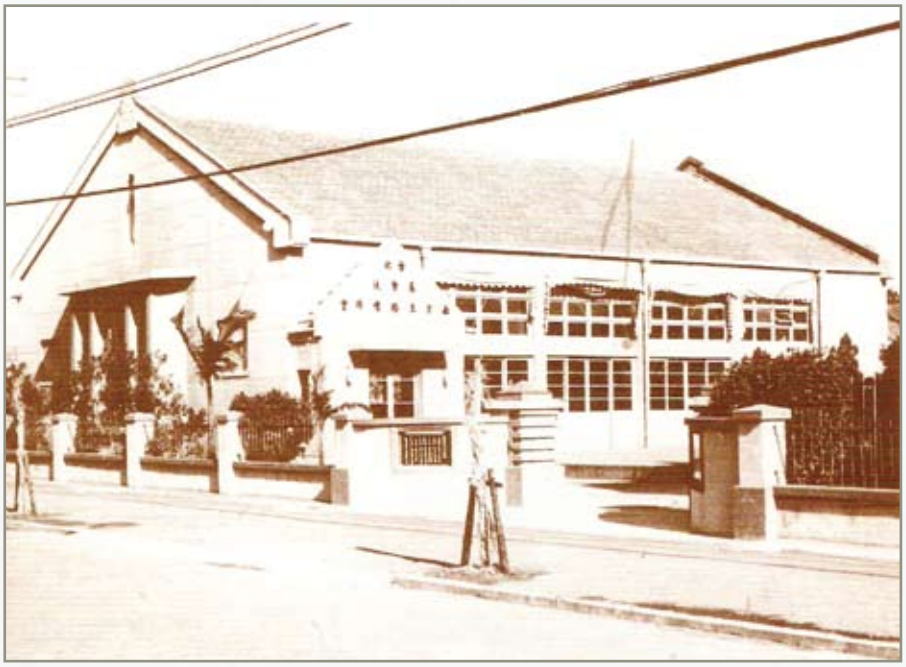
我隔一天碰見盧淇沃牧師。

他問我說：「怎麼樣？地要到了沒有呢？」

我說：「沒有耶！」

他說：「怎麼會沒有呢？他答應說要想辦法撥一塊地給你的。」

我說：「我要的他不給我。他要給我的，我又不要。」



他說：「你要什麼地方呢？」

我就帶盧牧師去看，他半響不講話。

後來他說：「明天早上六點鐘，你到我家裡來一趟。」

我隔天早晨六點鐘準時到他家裡去。

他第一句話跟我說什麼呢？

他說：「怎麼那麼巧！你要的地就是我的。今天神既然感動你在這塊地蓋禮拜堂，我還有什麼話可說呢？」

他跟他太太磋商好了，當天就把讓渡書交在我手上。那就是現在的南京東路禮拜堂。

後來，就在台北南京東路三段蓋了禮拜堂這個殿。

感謝主！祂成就美事。

後來，禮拜堂蓋好了，需要有全職的傳道人。所以我把鐵路局的工作辭掉了，以後就全時間完全擺在主的工作上面，直到如今。

「本文轉載自宇宙光出版社《不滅的燈火》及榮神出版社《一生都是恩典》」

癌症得醫治

我蒙神醫治的疾病，其實不止是腸癌

第一次是鼻竇炎，什麼是鼻竇炎？就是細菌在鼻壁下繁殖，結果使鼻壁下化膿。我認識陳嘉音院長，他當時担任臺北醫院院長，因為他很欣賞我唱詩，恐怕我的歌聲因鼻疾而受影響，他一定要我住進臺北醫院，請最好的鼻科醫生替我治療。我先後在臺北醫院開過二次刀，為了防止發炎，醫師特別替我注射盤尼西林到鼻腔裏去，住了很久醫院，結果還是化膿，過幾天抽出膿水，把盤尼西林灌進去，沒有幾天又照舊化膿。我只有把這病交給神，沒有多久，鼻子就乾了，這是第一次得到醫治。

第二次得到醫治，是我得了肺病，醫師要我把工作放下，我說一家五口要生活，怎麼能放下工作？我問醫師有什麼辦法？醫師說沒有辦法，這是你自己的事！我說：我是王老先生介紹來的，他今天沒有來，醫師可否替我想想其他的辦法？醫師說：最低限度，要注射鏈黴素治療；我問他要打多少針？他說每天至少注射一針要打十個月。我聽了這話，真是欲哭無淚，我是一個公務人員，那時候治療肺病鏈黴素針很貴，而且又不容易買到，我那裏有錢買這種貴重藥品呢？王老先生聽見了，他的愛心就買了二瓶鏈黴素針藥送給我，我說：主啊！醫師要我注射十個月，這兩瓶藥有什麼用處呢？既然要注射如此多瓶的藥，這兩瓶藥我也不用了，求你醫治我。聽禱告的主，果然醫治了我，肺結核部份不久就鈣化痊癒了。

第三次得到醫治，是腸癌，這是致命的疾病。有一天，我與計志文牧師、王醫師在一起吃飯的時候，（這位王醫師常常到禮拜堂聚會，是一位非常愛主的長老，所有台灣的傳道人有病，到他醫院中去醫治，住院醫藥全部免費，不但全部免費，而且他還拿錢幫助別人，使他們在養病的時候可以生活。我們教會王長淦弟兄因切除盲腸，也在王醫師醫院免費開過刀）。計志文牧師問我說：吳弟兄，你的身體如此瘦，你的臉色不好看，到底有什麼疾病？

我答覆計志文牧師說：我近來時常便血，一天好幾回。王醫師問我，你便血多久了？我說從正月一直到現在，已經有四個月了；所以，臉色變灰，身體的重量減輕。他說：你明天到我醫院來，我先給你一點藥。我吃了好幾天，還是照常便血，沒有一點功效。有一天，我滿肚子不舒服，我就用手按摩，發現右邊肚子上有一個硬塊，心中就害怕起來。因為是硬塊，這時候就開始有點緊張；我多少有一點常識，知道這不是好事，我就把這情形告訴了盧祺沃牧師。盧牧師說：你應當去檢查。就替我寫了一張介紹便條，要我去看張千田醫師，他是腸科的權威。



我接受張醫師診斷之後，他說我右邊上面的大腸，已經與腹膜黏在一塊；他說你不相信，我可以試給你看。他就拉我的腹部皮肉，他一拉我的腹部，我就覺得腸子在動，不但在動，而且發疼。就問醫師怎麼辦？他說只有開刀，要開出來看才能知道，不開刀看不能知道。他說你還要多去檢查，我就去鐵路醫院作 X 光透視，結果透視出來右邊的腸子已不能通過，因為腫瘤很大。我當時在鐵路局工作，醫生要我立刻開刀；王醫師知道了，他要我到他醫院中去開刀。

我與妻子禱告之後，決定到王醫師的醫院去開刀。就四十年前的今天晚上，一九五一年五月二日，我的妻子在家替我收拾衣服，她忽然在衣箱的旁邊哭起來了。她想如果開刀出來是惡性的瘤，怎麼辦呢？最大的孩子只有四歲，最小的就不必說了，而且來到台灣人地生疏，舉目無親，孤苦伶丁，無依無靠，後果真是不堪設想！這時候我躺在床上，無力又茫茫然地默默流淚，一點不能安慰她。我自己實在驚慌恐懼而緊張，正當我們被籠罩在黑雲愁霧中時，神的啟示就來到，我的一個四歲大的女兒，突然跑來對她母親唱起歌來：「壓傷的蘆葦祂不折斷，將殘的燈火祂不吹滅。」

當時她母親在悲哀中，對女兒所說的話沒有聽清，我四歲的女兒就一遍一遍地唱了起來：「壓傷的蘆葦祂不折斷，將殘的燈火祂不吹滅」！我在床上聽見了，我妻子忽然間也聽見了，她就歡歡喜喜抱起孩子，馬上擦乾眼淚，感謝讚美主，這是主所給我們的啟示和保證。所以，第二天，一九五一年五月三日，我們早晨先起來禱告，然後我們讀經，讀到約翰福音第十一章四節說：「這病不至於死，乃是為神的榮耀，叫神的兒子因此得榮耀。」讀到這裏，我們再不能讀下去了，兩個人再跪下來，一同向神謝恩，神已經藉着聖經向我們講話，說出了祂的信實應許。

五月三日上午，我住進了王國樑醫師所開設的醫院。下午接受手術，弟兄姊妹在手術室外面，熱烈迫切的為我禱告。我開刀的部位有兩處，一處在胃下部，約劃開了十寸，一處在右腸側，約劃開一尺。為什麼在這兩處開刀？醫師判斷瘤腫在 S 腸的旁邊，而根在上邊蔓延；所以，醫師要把腫瘤部份切除，把根部蔓延到的地方清除。但想不到肚子剖開之後，裡面佈滿了癌，醫生已經無法收拾，所以祇好把肚子縫合起來。這件事的真相，雖然在手術室的林弟兄、高弟兄不知道，但團契青年會對面有一家西藥房

老板，因他當日協助王醫師替我開刀，所以他知道了此事的真相。

團契對面那家西藥房的老板，把這事告訴了教會中的沈相成弟兄：常常與你們一起聚會的那位面孔黑黑的弟兄，已經得了癌病，醫師都無法醫治，最多只有三個月的生命了。我們的弟兄告訴他：「人沒有辦法醫治，神一定可以醫治。」他說：「如果神真能夠醫治，我就不拜我們的菩薩，我的全家信你們的神，敬拜你們的神。」感謝讚美主，祂醫治了我的腸癌，祂從死中把我拯救出來，但是那位西藥房老板沒有拋棄他的假神，後來他也得了腸癌，瘤腫的部位也在S腸右邊，和我完全一樣，他不久就死了。

我在王醫師醫院開刀後，醫師始終沒有把我的真相告訴我和家屬，只是關照我喜歡吃什麼就儘量的吃。但因著那西藥房老板將我病況洩露出來的緣故，消息一直傳到臺南、高雄、現已息勞的張國勛弟兄那裏，他就趕到臺北，要求醫師把我患病的真相，清楚的向我說明。經過醫師考慮之後，他答應了，叫我的妻子到樓上去，先告訴她；我的妻子聽到之後，立刻手腳發麻，癱瘓在沙發的上面。

醫師的母親下樓之後，她就一個人陪伴我的妻子，這個有愛心的老人，她想安慰我的妻子。醫師母親看見我妻子伏在沙發上昏過去，她一直說：「可憐呀，可憐呀，這麼年輕！」因為當時我的妻子只有二十九歲。後來，醫師的母親看到我妻子漸漸甦醒，她就找一節聖經去安慰她，這位老人雖有愛心，但智慧不足，她說神要照顧孤兒寡婦，我妻子一聽到這話就跪下哭了！在她傷心哀哭之中，神忽然給了她一節聖經，記載在以弗所書三章廿節：「神能照著運行在我們心裏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從此開始，她再也沒有悲哀了，她說：「神啊！你能就夠了」。

於是我的妻子下樓，把一切真相與光景告訴我，我正想到生離死別的悲慘時，驀地一幅畫浮現在我的眼前，想起幾天前，神藉著我四歲的女孩說：「壓傷的蘆葦祂不折斷，將殘的燈火祂不吹滅。」神也在聖經裏啟示我們：「這病不至於死，乃是為神的榮耀，叫神的兒子因此得榮耀。」所以，神的話，是我生平信心的根據，我在神的話中得到了安慰，我的第一個要求，就是請眾弟兄姊妹跪下為我作禱告，用禱告支持我，我也在床上禱告先要對付罪！

對付罪是一件非常要緊的事，當認罪的要認罪，應當賠償的要賠償，經過我徹底省察之後，我的裡面完全得到釋放，充滿信心。但是到了第六天，我的肚子就發脹起來，人就是如此軟弱，肚子一脹痛，信心完全脹光了。因為一到事實與神的應許不相符時，這個信心就站不住了。我們難



過，神更難過。我昏昏沉沉的時候，看見一個異象，就是以色列人過約但河，當抬約櫃的祭司，把腳伸進水中的時候，水就向兩邊分開。

我忽然明白了，我說：主啊！你向我顯示，我的眼目為什麼不看耶和華，我為什麼只看自己？ 因着這個異象，把我的信心托住了，我知道這個光景要從好裏面走，這個光景不是從壞裏面走。我的妻子看見我這種光景（肚子很大）非常難過，就禱告神，神就啟示她一句話：**「女兒阿，你的信救了你。」(路加福音八章四十八節)**她得到了神的這句話，心中真是安慰，妻子與丈夫，丈夫與妻子本是一體，她就再禱告神說，你感動我不夠，還要求你也感動我的丈夫。

她禱告完就跪到我的床邊，我醒過來的時候，忽然看見我的聖經，在窗口桌子上一頁一頁的翻動，我說你看看，有人在翻動我的聖經；她說不是，風在那裏吹。我說，你看看停下來了，你把聖經拿過來給我看看；她把聖經拿過來了，我在聖經裏面，要緊的地方都劃有紅線條。我看見，第一條是「耶穌和門徒」，第二條是「主要用他」，第三條是「解開！」我說耶穌對我說話，第一條「耶穌和門徒」表示主與我同在；第二條「主要用他」表示以下還有年日；第三條「解開」今天要走出醫院。於是，我找到盧牧師，他用車子把我接出醫院。

那時候我住在和平西路自己的房子裏，一天半夜，我忽然肚子癌腫又脹痛起來，身體不能伸直，我就只好用爬，爬到外面，自己一個人跪在那裏禱告。主給我一句話：**「你若信，就必看見神的榮耀。」(約翰福音十一章四十節)**我得到這一句話，我說主啊，我信我信！但是我信不足，你要幫助我！感謝神的安排，我在臺灣有一個知交，他在臺灣銀行當人事主任，他說天氣熱了，你要好好休養，他說替我安排，借住在陽明山臺灣銀行招待所。他叫我換一個環境，到那清幽的山谷中去住。

因此，我就搬到陽明山區，住進了臺灣銀行招待所。還是開刀後第十一天的事，我倆在招待所中，天天清晨迫切求告主。一週後由於我經過手術之後，很久沒有洗澡，身上發出難聞的臭味； 所以我要洗澡，把身上的紅藥水擦掉。感謝讚美主，當我進入浴室清洗的時候，我用肥皂擦洗到右肚開刀的地方，意想不到的神蹟發生了，我發現裏面的硬塊已經消失，再也找不到鵝卵大的可厭的東西了。啊喲！我真是高興，神醫治了我的癌症，我完全得到了釋放，全身重新得到力量，我禱告感謝神，滿心喜樂無法形容！

有一天，我午睡中忽然驚醒，聽到耳邊有人說話：「你不要釘鐵釘，釘鐵釘的日子一定死」！我問妻子誰在向我說話？誰在釘鐵釘？她說：沒有

人向你說話，也沒有人釘鐵釘，是風在吹動窗子。然而，奇妙得很，我很清楚的聽到三次如此的話。很顯然的，這是神給我的負擔，這也是神給我的啟示異象——就是說，神要叫我去做流通的工作。所以在這幾十年裏面，我沒有違背神起初給我的異象啟示，我始終在流通的工作，神也給我開了傳道的門。

神不但在臺北替我開了傳道的門，替我開了中部，南部傳道的門；甚至替我在國外開了地球上最北的芬蘭、挪威、瑞典傳道的門。

最初幾年，在我出外傳道中，我的身體始終沒有平靜，我經過了五年的熬煉。有時候在家裏，肚子脹得難受，那個氣脹到橫隔膜上面，因為不能排洩，不能消化，心臟受壓迫，呼吸也困難，連一滴水也不能喝。所以，我常常懷疑，一看到聖經中，講到某人只能多活幾個月，我說主啊，我是否能活幾個月，我多活十幾年够了，我要感謝你！

因為常常有懷疑，看到某人多活幾個月我傷心，看到某人多活幾年我傷心，看到希西家多活了十幾年，我才得到了安慰。因為身體的變化實在很希奇，每一次當我上講臺，第一 個聲音發出來後，氣就通順了，全身覺得舒暢，每一次都是如此。多次要講道前二、三天，身體總是不好，所以，我告訴我太太說，這次我恐怕去不成了，她問為什麼？我說身體就是這樣，她說不會的！神既然做了工，祂必做到底，你當剛強壯膽。

所以，在那五年裏面，差不多常常如此，甚至到了一個地方講道，已經不能吃不能喝好多天，但是感謝主，經過這幾年的熬煉，好像保羅的一根刺一樣在我身上，使我獲得了屬靈上的經歷，到了今天已完全釋放了。在這些年裏面，我非常的感謝主，我憑信心而活。我的血壓非常希奇，高血壓110，低血壓107，兩個血壓跑在一起，一次我去巴西講道以前，我到醫師那裏檢查，他說你的血壓如此，還要出去講道，簡直去送死！我說醫師，我實在不覺得有什麼！

醫師說你不覺得難受，因為兩個血壓跑在一起，非常危險，你絕對不能去巴西講道，但實在感謝主，多年來一直保守我，我一直憑著信心活著。神使我身上有疾病，叫我學習了信心，信心是什麼？信心是神所賜的，祂給我看見異象，祂給我幫助，托住了我的信心，叫我的信心一直維持著。

沒有想到，神藉著大家的禱告，讓我一直活下去，一直活到今天，讓我在祂的工場上有分，讓我為祂作榮美的見證。今天若有身體軟弱的弟兄姊妹，你也可以蒙受這樣的恩典；只要活在神的面前，有一顆敬畏虔誠依賴的心，神的恩典是給大家的，神是不偏待人的！

（取材於《吳勇長老蒙主醫治廿週年感恩聚會》）



信心的考驗

我得到新加坡總督的特准後，回新加坡探望闊別多年的父母和親人。我雖然沒有機會出去講道，也不希望用人的方法去闖門路，但是神卻為我開了一條道路，是我未曾想到的。原來，新加坡準備分東、南、西、北四區舉行佈道大會。聖經上說，先知在自己的家鄉是不被歡迎的，因為本地的薑不辣，所以講員都到外面去請。可是其中有一位講員拍電報說，他在印度發高燒，恐怕不能夠來。新加坡的教會相當著急，又不願請本地人代替，外地人又有誰可以臨時請來呢？因為事出突然，時間急迫，再過二天大會就要開始了。他們急得不知道如何是好，於是，就有人向他們提議，台灣來了一個青年人，雖然才三十二歲，但他曾患過癌症，神救他，讓他活過來，如今他負責一間教會，又另外建了一個禮拜堂，在台負責兩所教會的工作，我們就姑且請他來代替一下吧！反正他在新加坡，也沒有其他機會替神做工。這個時候，大家都拿不定主意，不敢多言。這個提議者又說：「這樣吧！如果他不會講道，做做見證也可以嘛！我們何必顧慮那麼多呢？」他們在無可奈何之下，只好派人和我講講。我想這是神給我的機會，因為我不是自己做的廣告，我馬上接受了邀請。後來我只負責領會，領到第二天，禮拜堂居然坐滿了人，連操場和球場也都坐滿了。主持人見這機會很好，就和我商量：

「啊呀！能不能再多延長幾天？現在就結束，未免太可惜了。」反正我沒有事情做，多延幾天也沒什麼關係，我當然樂意地答應下來，又一連領了很多天的聚會。到了最後那天，會場裡靈火旺盛，好像火藥要爆開一樣，我在火熱之中結束了這個聚會，當我快要走的時候，照理他們是要酬送些車馬費或禮金給我的，可是他們卻沒有這麼做。只有那位看堂的人，送了我二十個雞蛋，我就回家了。

我弟弟當時也和我一同去聚會，但在回家的路上彼此卻默然不語，我心中確實有難言之隱，想到自己來到新加坡，沒有錢買些營養品給父親作為禮物，孝敬一下他老人家，是因為所有的錢都買了機票，好像我這個做長兄的，是那麼地寒酸，口袋裡面空空如也。我滿希望這次有機會出來領會，可以得到點錢給家人，大家很愉快。因為工人得工價是應該的，那料到我那天所得的工價，就只是



二十個雞蛋而已。所以我們兄弟兩個人都很沈默，但弟弟不久就忍不住開口了。

「哥哥啊！你們傳道人是怎麼生活的？」他問我這句話的意思是，我在教會裡面工作，教會並沒有固定供給，這次做了那麼幾天的工，教會也沒有供給，那麼我是怎麼活下來的呢？我該怎麼回答他呢？我一時實在是回答不出來，只能勉強地對他說：

「弟弟呀！既是神的工人，神會負責他的生活。」我覺得講這一句話雖是有點敷衍，但是也有其道理。然而這卻不是我心裡面的話，我內心實在是委屈得很，覺得臉上無光，但內心深處我仍然相信神是信實可靠的。回到家裡之後，我仍然是沒有什麼事情可以做。

我那時並不常出門，因為身上沒有錢。但由於那次的佈道會，我的工作見證很好，名聲很快就被傳開了。於是新加坡有一個長老會的禧年堂，就請我去講道，結果也是一樣地好。當時那裡的牧師是史祈生，我領完了會，他們就送我一些禮金，在我一生之中，從來沒有得到那麼多的錢，上次的佈道會我什麼都沒有，這次神卻完全都補足了，數目遠超過一般所有的，所以我對我弟弟所講的一點都沒有錯，神呼召，神就用，神就負責，只是有時稍為遲延，為要考驗我們的信心。我給了父母一點錢，也為家裡購買了一些日用品，心中實在感到極大的喜樂，在這次神給我的試驗中，由於我既不灰心，也不喪膽，因此經歷了神行事的奇妙。

「本文轉載自宇宙光出版社《不滅的燈火》一書」



順服的代價——父親之死

星加坡禧年堂史祈生牧師應紐約「華人福音會」的聘請，必須辭去禧年堂的工作，禧年堂就沒有牧師了。於是他們開會商討，其中丁長老就建議我來接替史牧師的位置，他列舉了好幾個條件，我都是最適合的，(一)我才三十幾歲，不老但也不會太年輕。老人家太固執，太年輕則沒有經驗。(二)我在新加坡長大，知道新加坡的風俗人情和習慣，必定和大家比較相處得來，又能適應本地的水土。(三)我是廈門人，教會裡面多半是廈門人，與會友交談話語相通，感情較容易建立，工作起來也比較方便。(四)我有起死回生的見證，神將我從癌症之中拯救出來。神既然在我身上有特殊的工作，也必在我身上有特別的計劃，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把我留下來。這四個理由一提出來，大家就一致通過了。他們派丁長老來找我談談，老實說，我心裡面實在是很喜歡的。因為我的家在新加坡，從此可以和我的家人在一起。第二，我有那麼多的孩子，在台灣考中學大學往往是一個很頭痛的問題，在新加坡則可以接受多元化的教育。因著這樣的理由，我就覺得這個機會很好。於是我對丁長老說：「我是主的僕人，我不能夠說來就來，說去說去。我先要問問我的主，若是主許可的話，我才能答應你。請給我幾天的時間，讓我好好禱告一番，我再答覆你。」丁長老也很高興，因為這乃是神僕人應有的態度。

我開始為此事禱告，萬萬沒想到神卻不許可我留下，用路加福音十四章26節說：「人到我這裏來，若不愛我勝過愛自己的父母、妻子、兒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門徒。」

我為什麼要來新加坡呢？是為了父母，為什麼要留在新加坡呢？是為了兒女。這句話很明顯的知道神不許可。我得到神的引導和啟示之後，就回覆了長老我的答案。丁長老很失望，他想既然是我不答應，不如對我父親說說看，以父子的感情，我也許會答應的。當他對我父親說的時候，父親高興得不得了，因為我是父親的大兒子，若能留在新加坡，那麼全家就可以再度長久團聚在一起了，多麼有福氣呀！父親很有把握地對丁長老說：

「你放心，我一定可以說服他留下來的。」

於是父親就叫弟弟通知我，中午要回家吃飯。當然我回去了。我

從小就喜歡吃螺肉，那天我回家時，飯菜早已經燒好了。南洋的習慣，菜燒好之後，先用蓋子蓋上。當我把蓋子掀開來，心中感觸很深，因為四盤菜裡面都有螺肉，連那兩碗湯裡面也有螺肉。我想從小的習慣所好，父親了然於心，還記得一清二楚。父親的心是如此，如果我們做兒女的也是這樣，該有多好呢？我坐下來，父親也坐了下來。他第一句話就說：「你知道嗎？我非常的快樂。」我說：

「你當然快樂，我們有那麼多年沒有見面了，如今團圓，怎麼會不快樂呢？」他說：

「我的快樂是在前頭呢！」

「前頭有什麼快樂？」

「我的快樂就在你的身上！」我說：

「爸爸，快樂是在於我的身上，就請你告訴我，只要能給你快樂，赴湯蹈火，我也在所不惜。」

「不必啦！」他說：「很簡單，我已經有了一個希望，你能養我的老，送我的終。」

我就說：「爸爸，如果你要我養你的老，送你的終，那很方便。我把你們二老接到台灣去，你們和我住在一起，我就有機會服侍你們了。」他說：

「這太不公道了，你爸爸有七個兒女，只有你一個在台灣，六個都在新加坡。我們老夫婦都到台灣去，留下你的姐姐弟妹們在新加坡，這是很不公道的，你應該留在新加坡，和大家在一起，這才是公道的。」

我就說：「如果要我來新加坡，也得要有機會呀！你知道現在不比以前，來新加坡是很不容易的。」他說：

「機會是有啦！只要你肯答應就行啦！」聽他這麼一說，我開始緊張了，是不是丁長老到父親那裡說了些什麼呢？父親乾脆打開天窗說亮話了。

「丁先生找過你，也來找過我，我已經答應他，要你無論如何留下來。你留下來，我們老夫妻就有希望讓你來養老送終了。你的姐姐、弟弟、妹妹也可以和你在一起了。」這時候我怎麼辦才好呢？說是嘛，不好！說不是嘛，也不好！說可以嘛，如何面對神？說不可





▲吳長老攜子女回新加坡到父母親的墓地掃墓

以嘛，如何面對父親？神是大，可是父親也不小哇！到底是順從神，還是順從父親？如果順從神，就不能順從父親。順從父親，就不能順從神。我突然想到一節經文：「愛父母過於愛我的，就不配作我的門徒。」我想到這裡，就不得不硬下心來，對父親說：

「爸爸，很對不起，我已經求問過神了，祂不許可！」

父親聽了這句話，順手把手中飯碗丟在地上，站起來，以悲哀的心情，離開飯桌，進入房裡關上門，我聽見他在裡面大哭。我這個年紀，聽見一個七十多歲的老父親在哭，心裡真好像刀子在割一樣地難受。叫我怎麼去安慰他老人家呢？除非我答應他。我不答應他，再多的甜言蜜語也是沒有用的。那一天我心中極感徬徨，對父親的失望傷痛更是無辭以對。

後來，我要去馬來西亞的丁加奴講道，所以我不得不拿著行李，離開父親前往丁加奴，我在丁加奴領了幾天聚會，最後一天結束，我由洗澡間裡面走出來，看見牧師、長老、和執事都站在外面。我感到很奇怪，他們若要向我道謝，也不必站在洗澡間的門口啊！看他們臉上的表情，一個個的都很嚴肅，我猜是不是這幾天說錯了什麼話，使他們不高興呢？正這麼猜的時候，牧師過來抱著我的肩膀，一手由口袋裡摸出一張紙來，塞在我的手裡。我一看原來是份電報，上面只有四個字「父喪速歸！」是我弟弟打來的，我趕緊回到新加坡去，也來不及問父親是怎麼死的，就着手辦理喪事，把父親安葬在公墓之後，回到家中，我的家人和親戚朋友都坐在客廳裡，雖看到我回來，大家卻都不講話，母親先問我一句：「你知道

你爸爸是怎麼死的嗎？」我說：

「我不知道。」她說：「你怎麼會不知道呢？」

她說：「弟弟告訴我，那時候他心中有點悶，就把手上的孩子交給了弟弟，自己去房間休息。不久弟弟就發現他老人家呼吸不對，進去看看，發現他兩眼發白，口吐白沫，呼吸急促，沒有力氣，就把醫生請來。可是醫生來的時候，爸爸已經過世了！」母親又說：

「你爸爸並沒有心臟病，真想不通為何會這麼突然地去世？」

雖然她沒有再說什麼，可是我心裡卻已經明白了。一般人都認為我父親是傷心而死的，因為我使他悲傷，我拒絕了他的要求，我傷他的心，叫他失望，他才會如此氣悶以致驟然無疾而終的。從人來看，他是福氣，並沒有疾病。從感情上來說，如此突然而去，我當然是加倍的捨不得他。而且我從幼年就一直叫他傷心，現在更使他傷心至死。一般人都會把這個罪算在我的身上，如果父母被兒女氣死，這個做兒女的人罪該有多重？他的良心該受多大的責備？但是我心裡在想，這一件事在地上是永遠弄不清楚的，只有到了天上才會清楚。在地上永遠沒有機會找到滿意答案，只有在天上才能找得到答案。為什麼呢？父母固然是大，但是神比父母更大，聖經裡面講到神乃是第一位的，創世紀也是指神為第一位「起初神……」。馬太福音是新約的第一卷書，原文是「耶穌基督的家譜。」耶穌是擺在第一位。你看，舊約挪亞從方舟裡面出來，第一件事不是去種地，也不是去蓋房子，而是先去敬拜神。

神大呢？還是父親大呢？父親雖大，但是神更大。我們應該聽從神，過於聽從人。聖經裡面並不是叫我們不愛父母，更何況孝敬父母是帶應許的誡命，若有人不愛父母是當受咒詛的。可是有一天愛神和愛父母發生衝突的時候，就必須把神放在父母之上了。這一件事直到今天，都是一件令我難以釋懷的憾事，在我心靈裡留下很深的創痛，但這個難解的心結，恐怕是要等到將來到天上才能完全解開了 。

「本文轉載自宇宙光出版社《不滅的燈火》一書」

經歷聖靈充滿



我在好多年以前，曾目睹聖靈的澆灌。有一次我們在臺中潭子舉行地方教會退修會(記錄者註：那是一九六五年二 月三日至七日在潭子舉行的地方教會第三屆退修會)，有十幾個地方教會的同工在那裡聚會，大會指定我講一個題目，就是「聖靈」。我那時還是首次講聖靈，而且對聖靈無經歷，所以在開始聚會時，我實在是戰戰兢兢的。當第一個晚上，我站上講臺，在領完短詩後，曾要求弟兄姊妹同聲為我禱告，因為我心裡在想，大會要我這般一個對聖靈初無經驗的人去傳講聖靈，實恐或會講錯。結果在禱告時，忽然有一件事發生，就突然在會場上響起雷聲，從講臺上，會眾人頭頂上一直橫掃過去。有一位同工姚弟兄（現今在美國紐約服事主），他就用手帕一直不停地在抹頭，會後他曾見證說，發現如有重大雷雨，一直澆淋在他身上，甚至使他感覺到全身如被淋得盡濕。其實，那時屋外沒有雷雨，他又在室內，那有雨淋在他身上，這是一件事。

還有一件事，就是一位臺大畢業，現在某教育學院擔任助教的熊弟兄，他在那次聚會後，一天跑到我所住的講員宿舍來說：「吳弟兄，我裡面非常難受！」我問他究竟有些什麼難受。他就回答我：「因為我看見我這個人的罪，實在太多了」這話尚未講完，他的全身就忽被一股力量拋出，突然撲倒在地。我當時目睹這光景，委實感到害怕，因為在那時候，我還沒有看過類似這種情形，這又是一件事。

再有一件事，在那次退修會將要結束前，有一位弟兄，那時他忽然站立了起來，一眼望去，就看見他神色態度有些不尋常，因為這弟兄平日遇有情緒激動時，他的兩頰會顫動不已，當時我看見他忽然站起，兩頰開始在顫動，大家也不知道他究竟要做什麼，但突然間他像觸電似的，整個的人就在站起之地猛然躍得很高很高，滿臉紅潤發光，口中一直在那裡高聲讚美主，不住在揚聲感謝主，這也是我從來所未目睹過的。

雖然這些突出的事過去了，可是有一個現象一直擴展延續下去，就是整個參加聚會的弟兄姊妹，人人都在認罪對付，倒空自己，追求聖潔。聖靈澆灌的結果，就很容易叫人認罪悔改，也就很容易叫人在那裡倒空自己，好像有一股力量，把人緊緊抓住，使人不得不向著神的方向去直奔，這是一次經歷。

再有一次，那是在一九五七年，我在新竹和平教會領會，因為那時不知為何不小心，患了感冒，喉嚨發啞，聲音完全失去了。那個傍晚，我和兩

位瑞典宣教士吃罷晚餐，準備回到我所住的房間（就在講臺旁邊的一間客房），經過講臺就在講臺上站了一下，那時我心中有很多感觸，喉嚨啞成這個樣子，而且每根骨頭和每寸肌肉都在疼痛，今晚站上講臺時必然有氣無聲，因為聲帶完全失啞了。在那裏呆立了一回不禁寒顫，因為我想到當晚站上講臺，又怎麼辦呢？以後進到房間，我 就跪了下來，我對主禱告，主阿怎麼辦？當「辦」字還沒有出口，突然間有一個力量就臨到我的身上，結果方言就出來了，這是我第一 次說方言的經歷。這時的感覺，好像與主很近，近到幾乎不能轉身，好像稍一移動，就會碰到主似的，心中覺得極度甘甜，可是這時聚會已開始，外邊會場已在唱短詩，我說：「主阿，當年彼得在山上看見變像，覺得美好，他巴不得在那裡為主搭一座棚，為摩西搭一座棚，為以利亞搭一座棚，巴不得就在那裡 一輩子住下去，但是主指示他說，不，山下還有工作，要下山 去。我的主阿，我現在的光景就和當年的彼得一樣，因為深覺在這裡真是甘甜美好，實非口舌所能形容，但現在會場會眾已在唱短詩，證道工作就將開始，主阿，好不好我們的交通暫時停一下，求主和我一同出去，等一等，待聚會結束，再來繼續與主相交！」等我出去後，有幾件很奇妙的事情發生。

第一件事情，那天晚上有二百人左右，一看見我出去，就突然不由自主，不約而同的全部站起來了。我受寵若驚，心想我是什麼人呢？一個小傳道，為何會受到那麼多人的敬意呢？ 我就請大家坐下，他們就坐下了。

第二件事是，我上講台的時候，才發現我的聲音恢復了，力量也來了。我就照樣和平時一樣，大呼大叫，神的道滔滔不絕地從我口裡面流出來。

第三件事，我感覺到滿有天上來的能力，有如那江河一般由我裡面湧出來。一篇真正的道應該不是用口才講出去、不是用感情講出去、也不是用內容講出去的，而是後面有聖靈的能力把話推出去的。如果我們的話是聖靈推出去的，功效最大，如此由天上來的道才能夠如兩刃的利劍般刺透人的心，也才會有烈火大鐘的力量衝擊到人的靈魂深處。

第四件事就是，講完道之後，有人來到台前，要我為生病的人禱告。我就順著聖靈的感動，也因著他們的需要，按手為他們禱告。碰著病人，病就得著醫治。我因此經驗到那句話，「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講道的能力和醫病的能力，各種能力都發生在我自己的身上。這是我在新竹的一個奇妙的經歷。

因此我才真正地體會到，聖靈降臨在那一個人的身上，他才能得著能力，叫人經驗到神那奇妙的榮耀，而且能完全的顯明出來。

（取材於《等候父所應許的》）



女兒關節炎得醫治

我的二女兒美恩，在金陵女中讀書的時候經常發燒，常常請假，因此功課受到很大的影響。後來我就帶她去醫院，醫生檢查出來她的兩個扁桃腺腫得很大。他們說，扁桃腺就如同我們身上的一道防線，這道防線脆弱，細菌才會侵入，所以她才會經常感冒。我問醫生，怎麼辦才好？他說，最好的一個辦法，就是切除扁桃腺。我們決定找空軍醫院的一個耳鼻喉科醫生，替我的女兒切除扁桃腺。切除了以後，傷口長好了，幾個月她都沒有再患感冒，我們正在高興的時候，突然間有一天，她從學校回來說：「媽媽，我近來腿蹲不下去了。」一個女孩子的腿不能夠蹲，問題很大，尤其是上廁所。我們說：

「妳把裙子拉起來，給我們看一看。」她把裙子一拉，我看見膝蓋腫得很大，我們就問她：

「妳運動時有沒有跌跤？有沒有不小心碰到它？」

她說沒有。既然沒有，膝蓋怎麼會腫得那麼大呢？我們又帶她去看醫生，台大醫院骨科醫生就替她診斷，原來她患的是關節炎，裡面積水，所以才會腫得那麼大。他要用針，把裡面的積水抽出來。水抽出來之後，膝蓋的腫脹，才漸漸地消失。我們問醫生，要怎麼根治呢？醫生說，要根治關節炎，目前很困難，只能給她開藥方以及做有限度的治療。不久，她另外一條腿的關節又腫了，手上的關節也腫了，她的身體時常發痛，甚至能夠預測氣象；今天酸痛得厲害，就知道明天天氣要起變化，酸痛一來，她就受不了，甚至伏在地上，要妹妹來踩她的背。後來她的身體就愈來愈差，精神上也飽受打擊，實在很苦。我們問遍了很多風濕病的醫生，對她都沒有辦法。我們不知道該如何是好。她的意志愈來愈消沈，身體也愈來愈軟弱。我們做父母的，看到她這個樣子實在是萬分心疼。

有一天，我們教會閩南語的部門開佈道會，由我當講員。我在佈道會傳揚耶穌的福音，最後要呼召人決志。我要那些決志要信耶穌的人，把右手舉起來，當我這麼問的時候，第一個舉起手的，就是我這個患病的女兒。我內心就想，她九歲的時候，就已很清楚認識主了，為什麼她現在又舉起手來呢？

後來我就想，多舉一次手也沒有錯，可以使信仰堅固。她舉手就表示信心堅固，要投靠耶穌基督。我就請這些舉手的人到台前來，我的女兒也上來了。她對我說：

「爸爸，我來是要你為我的病禱告。」我聽到這個話，心中不覺一陣酸楚，裡面很苦。因為我深深了解這個女孩子這些日子所遭受的苦。後來，我對她說：

「妳地上的爸爸無能為力，天上的爸爸祂有大的能力。地上的爸爸不能做什麼，我們來求這位天上的爸爸向我們施恩憐憫吧！」我叫她跪下來，我要求全體會眾都站起來，我便奉耶穌的名，為我女兒的關節禱告，求神開恩，施憐憫，在她的身上顯出祂的榮耀，叫她身體得著釋放，使我們做父母的人也能得著釋放，使我們有家庭的神蹟奇事，讓恩道得著證明，所傳的道能更加使人容易接受。我大聲為我的女兒禱告，求主的能力，運行在她的身上，使關節炎的疾病，從她身上消除。禱告完了，我的女兒由地上站起來，就在那一剎那間，關節炎就完全離開她了。現在她已經成為兩個孩子的母親，在幾十年中，身體都很健康。這是神在我們家裡所行的一件奇妙而叫我們永誌不忘的神蹟。

「本文轉載自宇宙光出版社《不滅的燈火》一書」



▲吳長老夫婦與三千金，後排左起憫恩、仁恩、美恩



創立中華海外宣道協會

九六三年我到芬蘭去領會，因為趕公共汽車，所以早一小時到了當地鄉下的一個小教會。時間還沒到，我就去看他們的佈告欄，上面有兩張個人的像片。一位被派到台灣的女宣教士幫我翻譯，我問她那兩張照片是誰？她說是教會派出去的宣教士。我當時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看看他們禮拜堂的凳子，一共只有六條。每一條若坐滿了，也不過只有卅六個人。一個堂內只有六條板凳的教會怎能差遣兩個宣教士到國外工作？卅六個人的教會在台灣，連一個牧師都養不活，怎麼能派宣教士出去呢？這位姐妹就說：

「芬蘭全國各處的教會，沒有一個教會不派宣教士出去。如果一個禮拜堂派不起，另外一個禮拜堂就來和他們合作。」

接着她問我：「你們教會有多少人?」

我說：「我們分在三處聚會，加起來大概有一千人左右。」

她說：「感謝主，你們一定差派了更多的宣教士出去工作。」

當時我的心中深受責備，十分慚愧，幾乎無地自容，但又不能不回答，否則就要變成「無聲的謊言」了。所以我只好硬着頭皮說：

「姐妹，對不起，我們連一個也沒有差派出去，但我們今後願意謙卑的求主引導我們作這件事。」

此後，這個負擔在我心中十分沉重。我和幾位神的僕人在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我們聚在台北，為異文化宣道事工迫切禱告後，經過座談商訂，大家決定成立「中華海外宣道協會」，聯合各處的弟兄姐妹，使我中華基督徒也能在這傳福音給萬民聽的使命中略盡一點心意，並遵照使徒行傳一章八節的吩咐，進行下列事工：

1. 差派宣教士往海外宣道。
2. 向各地教會傳遞異文化宣道異象。
3. 與其它宣道機構配搭事奉。
4. 推動其它有關海外宣道的事工。



▲一九六八年海宣最早期同工會



▲吳長老第一次出國至芬蘭講道，家人與教會同工到機場送行

長女的死

我們一共有七個兒女。 我的長女很早就到了美國，不久就結婚了。我來美國為她舉行婚禮，做她的主婚人，牽著她進入了禮拜堂。在國內和美國有些地方不相同，國內是女方主婚人牽著自己的女兒，隨著結婚進行曲，慢慢一步步地向前面走。美國卻是一下子就走到前面去。我想：慢慢地走，有他的道理，快快地走，也有他的道理。慢慢地走，使父女之間有很多的感觸。因為看著自己的女兒，將要交給未來的女婿時，心裡面是悲喜交集的。一方面是男大當婚，女大當嫁，自己的女兒已經長大成人，有了歸宿。女兒既然有了歸宿，做父母的心裡面一定是很高興和得安慰的。聖經上也說到，路得將要嫁給波阿斯的時候，拿俄米心中很快慰，因為替她找到了一個歸宿。另一方面卻免不了傷心，因為女兒從小到大，都在父母的身邊，如今一旦嫁出去，以後見面的機會就少了。所以當我牽著女兒的手向著地毯那一端走的時候，真希望這條路越長越好。在美國，走得那麼快，也有一點的道理，因為自己的女兒找到心上的人，巴不得能快一點投入他的懷抱裡面。但這可能只是我自己的看法。那天婚禮完畢後，女兒和女婿兩人要去度蜜月，我就自己一個人留在家裡，看著他們倆上了汽車，要去蜜月旅行。沒有想到車子正要開的時候，突然車門又開了，只看到我的女兒由車裡衝出來，跑上樓撲在我的懷裡。口口聲聲地哭叫著：

「爸爸，我不去！爸爸，我不去！」那個時候叫我怎麼辦呢？女婿在樓下，呆呆地站在那裡，女兒抱著父親的頸項，一直不肯放開。因為女兒由我從小撫養到大，有一份難以言喻的父女深情。現在要和父親分開，萬感交集，依依不捨。我只好一面勸她，一面安慰她，把她由樓上扶到樓下，送她上車。她還是拉著我的手，緊緊地不放。

我沒有辦法，只有用力將我的手，由她的手中抽出來。

女兒成家之後，知道她有一個責任，要分擔父母的勞苦。我們有七個兒女，他們一個個地都去了美國。這是因為我的大女兒很體貼父母，定意要照顧自己的弟妹，為父母分勞，使我們能全心全意來事奉主，免得分心。我的大女兒就實際地挑起了照顧弟弟妹妹的擔子。我們本來要送第三個女兒到英國去，可是那一年夏天，她的姐姐要她去美國度假，假期將要完畢，大姐卻不肯放她走。因為她覺得三妹一個人在英國她不放心，在她面前她可以幫忙照顧。於是她



就把三妹留在美國，並託人將她的行李送來美國。從這些小地方，就可以看見她是多麼地照顧她的弟妹。她照顧弟妹們的學業和生活起居，關懷他們的健康。真是把她的弟妹們，看顧得無微不至，幾乎盡到了父母所要盡的責任。後來她懷第三胎時，發現乳部有個硬塊，去看醫生，醫生說，不要緊，只是一個奶塊，很平常的現象。卻沒有想到這是醫生的一個失誤，她患的乃是乳癌。延誤了治療，到後來癌細胞擴散開來，蔓延到淋巴腺、骨頭、甚至到了腦部。她經過了各種的治療都不見效。癌症目前只有三種治療的方法，一種是割除腫塊，一種是化學治療，一種是鐳射治療。這三種方法她都用過了。她動手術時，胸部大部份都被切除掉。化學治療很痛苦，頭髮要全部剃光。後來用鐳射，也不能把癌細胞消除。癌細胞進入了腦部，又繼續侵入了脊椎骨，頸子就完全抬不起來了。病情一天天地惡化，我們夫婦二人看顧著她，她坐著的時候，我的妻子要扶著她的脖子。到了最後，她快要不會講話了，只說出兩句話，其中一句是：

「爸爸，媽媽，我自己一個人在山頭上，會很孤單淒涼的，我很害怕。」這句話深深地刺透了我們的心，我們卻不敢在她面前流眼淚。我們只有安慰她，對她說：

「妳放心，主要與妳同在，祂是我們的陪伴。聖經裡面應許，一直到世界的末了。」希望她不會再那麼地胡思亂想。

到了她將要不會講話的時候，她還說：

「爸爸媽媽，我走了之後，你們將怎麼辦？我不能夠再照顧你們了！」可見得她在生前的時候，對我們都很照顧。她又說：「所以你們要自己保重啊！」我就想到從前耶穌基督也是一樣，祂在十字架上的時候，看見祂的母親，就對祂的母親說：

「母親，看你的兒子。」又對祂所愛的門徒說：

「看你的母親。」就把祂的母親交給祂所愛的門徒。我的女兒也是一樣，那個時候她自己已經是很苦了，還顧念到我們。她的心幾乎和十字架上的主，完全一樣。有一天早晨，她抬起頭來看著我，就對我說：

「爸爸，我是多麼地愛你。」這一句話如同一把利刃，割著我的心，又如針在刺扎，這句話講完了之後，她就不再講話了。她在沒有講這句話以前，對我們曾有過一個要求，就是在替她辦喪事那

天，要我們兩老不要送她到山頭墓地去，因為她知道我們都會受不了的。她要我們答應她這件事，我們怎麼能答應她這件事呢？可是她卻一直地要求到底。

「答應我，你們不要送我到山頭上。」我們沒有辦法，只有用點頭來表示我們的心，因為我們怎麼能忍心說：

「好，我們就不送你上山頭。」到了她去世的時候，我們真的沒有送她上山頭，但是我卻寫了兩句話，一句話是：

「從買搖籃，到找墓地，傷肝斷腸。」另一句話是：

「望主再來，慈兒再見，慰我哀傷。」我就把兩句話擺在墓地上面，作為我們對心愛女兒的追思。

「本文轉載自宇宙光出版社《不滅的燈火》一書」







不滅的燈火—煤氣桶的神蹟

一般教會有兩種供應傳道人生活的方式，一種方式是固定的，每月有一定的薪金來供應傳道人的需要。一種是沒有一定數目的，完全仰望神，由神感動人，來供應傳道人的生活。這兩種方式各有千秋，不能說是那一種好，那一種不好。

我覺得生活是一個很實際的問題，應該讓主給我好好的啟示和引導。如果是主的啟示和引導，那才是最美的。我們一直在為這件事禱告。神就用列王紀上第十七章以利亞的生活來答覆我。神叫以利亞到基立溪旁，使烏鴉來養活他。這顯然就是要我去過一個單純仰望神，但卻較不固定的生活；我其實是已經過了許多年了。那時候我們家一共有十幾口人，除了自己家人以外，還要接待別人住在我們家，有那麼多口人，不固定的方式，未免會有緊張的時候。教會經過討論，要設立一個供給傳道人生活的制度，傳道人和他的太太，每個月要有多少薪水、加上兒女們的教育費等。這個制度擬定好之後，教會弟兄姊妹們，就把幾個月的供給，送到我家裡來了。如果我拒絕，就要辜負弟兄姊妹們的愛心。接受的話，就要違反起初神給我的那個引導。我在兩難之間，不知道該如何來處理。我就說，既然弟兄姊妹們有這樣的愛心，我就為這一件事去求問主，看主怎麼引導，然後再給弟兄姊妹們一個決定的答覆。我們就把這件事放在主的面前來求問主。

從前約書亞帶領以色列人入迦南地的時候，在耶利哥城打了勝仗，在艾城卻打了敗仗。約書亞覺得稀奇，神使他們在耶利哥那樣的大城打勝仗，為什麼卻會在艾城那個小地方打敗仗呢？他就來到神的面前求問，神就答覆他，他們中間有人取了當滅的物。後來他們查出是亞干，就用石頭打死他。之後，神又回到他們中間，猶太人就打敗了艾城的人。所以要有求有問，有問就有答。我們將這件要緊的事，拿來問神，神也必定會給我們一個答覆。我們禱告了一個星期，沒有答覆；兩個星期，也沒有答覆。有一天，遠東煤氣公司打電話來，因為我們家裡燒飯是用煤氣，那時候的煤氣還沒有中央系統，是一桶一桶出售的，用完之後就要換一桶新的。他們打電話給我妻子說：

「吳太太，按著我們簿子上的記錄，你們十二天到十四天就要換一桶煤氣，現在已經十七、八天了，為什麼還沒有來換煤氣呢？」我妻子說：

「我沒有記錄詳細的日期，我問問那燒飯的傭人看看。」我們家

請一位姊妹幫助我們做飯，因為我們常常出去探訪，有時候過了午間才回來，沒有時間做飯。我妻子就問那位做飯的姊妹說：

「我們的煤氣怎麼樣了？」她說：

「我昨天燒飯的時候，煤氣的火快要熄了，我把它搖了兩下，它又燃了起來，到現在火力還是很足。」我妻子就把這件事告訴煤氣公司，他們就不再說什麼了。過了三、四個星期，煤氣公司又打電話來：

「吳太太，已經三、四個星期了，你們怎麼還不來換煤氣？」我妻子說：「是啊，煤氣火力還是很足，你們的份量加多了，所以用到現在還沒用完。」煤氣公司認為這是不可能的，因為每一桶裝多少煤氣是固定的，用多少時間也是固定的。我妻子說：

「我們到現在還是用你們的煤氣，為什麼能用那麼久，我也不知道。」煤氣公司還以為我們另外換了一家公司，就是換了另外一家，也應當把舊的煤氣桶還給他們。於是他們到我們鄰居家送煤氣時，順便來我們家裡看一看。那個煤氣桶的確是他們公司的，他們就很稀奇。以後，他們去石油公司添購煤氣的時候，這件事就傳開了。石油公司有一個業務處的高級職員，他的母親在我們教會裡，他就問他母親，有關我們家煤氣用了好幾個星期，還用不完的奇事。他母親也不知道，他就要求他母親帶他來我們廚房裡看看。他母親帶他來看，他也覺得很稀奇。這煤氣桶變成寶貝了，四個星期都用不完！後來到了六個星期還沒有完，一直用到將近三個月，我們知道是神藉著這個煤氣桶，對我們說話，給了我們答案。我就和我的妻子磋商，神當初呼召基甸時，基甸要清楚這蒙召是不是出於神，出於神，神就會負他的責任，若不出於神，神就不會負他的責任。我想基甸的這個態度，也是我們這些蒙召做神的僕人所應有的態度。基甸就對神說：

「神哪！我把羊毛放在草地上面，明天早晨羊毛上有露水，草地上沒有露水，我就知道這是祢差我的憑據。」到了第二天早晨，果然是如此。他又說：「神哪！明天早晨，若羊毛沒有露水，草地有露水，這就是祢差我的憑據。」第二天早晨，果然是如此。

基甸就藉著這個證據，清清楚楚知道是神揀選了他，他就拯救以色列百姓脫離了米甸人的手。我就想，基甸可以作這樣的禱告，我們也可以作這樣的禱告。我們就禱告，如果明天煤氣沒了，這就表示神在向我們說話。第二天早晨起來，果然是如此。所以我們明白神藉著這煤氣的神蹟，給了我們所求問的生活方式一個答案，我們必須在固定或無固定之間做一個選擇。我們知道神要我們繼續地依靠祂，所以我們就把教會送來的錢，原璧歸還。

「本文轉載自宇宙光出版社《不滅的燈火》一書」



向弟兄姊妹告別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將在2002年四月二十四號從台灣搬家，搬到美國去，因為在我晚年時，有時稍許不舒服，兒女們都會從美國趕到台灣來，看看他們的父親身體怎麼樣，我內心很不安，就想不如我自己到美國去，我的兒女們就不必趕到台灣來。我做這樣的決定，使得往後的日子，我在洛杉磯住的時間比較多，在台灣住的時間比較少。雖然如此，我們照樣能在禱告中見面，我可以把台灣的眾教會擺在我每天的禱告中，向神禱告，你們也可以在禱告中與我見面，為我禱告。

將要離開時，沒什麼特別的話，只想起約翰福音第十七章耶穌的禱告：「聖父啊，求你因你所賜給我的名保守他們，叫他們合而為一像我們一樣。」這是耶穌的禱告，合而為一是一個力量，如果台灣的眾教會大家能合一，這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而且是一個很美的見證，如果要把一個很美的見證還給台灣的社會，只有一條路，就是眾教會合而為一。

今天世界上有很多種合一，一種合一是政治性的；例如大陸的教會，一個禮拜堂裡有長老會，有衛理會，有安息日會，有聚會所，同在一個禮拜堂裡聚會，他們講合一，這是政治性的合一。另一種合一是宗派性的合一；你是什麼宗？我是什麼派？什麼宗跟什麼宗能合一，什麼派跟什麼派能合一。用什麼來分宗分派呢？一種是用真理的亮光，高舉聖潔叫聖潔會，聖潔會與聖潔會合一。有人崇尚洗禮，長老會用點水禮洗禮，浸信會用浸禮洗禮，點水禮與點水禮合一，浸禮與浸禮合一，這是宗派性合一。還有志同道合的合一；世界上有兩個很大的國際會，ICC（國際基督教協會）與WCC（世界基督教協會），這是志同道合，志同道合就是我的看法跟你的看法有相同點，你的看法跟我的看法也有相同點，我們來合一。

今天世界上的教會也講合一，都只是在政治上的合一、宗派性的合一、志同道合的合一。我們希望脫開政治性的合一、宗派性的合一，志同道合的合一。我們講究合一是在愛裡面的合一，愛裡面的合一是沒有條件的，愛裡面的合一是沒有立場的。你裡面有愛，我裡面有愛，大家裡面都有愛，所以能合一，如果能在愛裡面合一，這合一最美、最甘甜、見證再好不過。台灣的教會若想突破社會的



難處，就要合一，要在愛裡合一，你的裡頭是一位基督，我的裡頭也是一位基督，因這原故我們能合一，合一力量就大、見證就美。大家不分彼此，大家為著福音齊心努力。台灣今天信主的人不超過百分之三，不信主的人是大多數，如果希望台灣信主的比例提高，突破百分之三，只有一條路可以突破，合一才能突破，要講究在愛裡合一，不講究政治上的合一、宗派性的合一、志同道合的合一。

我會為台灣眾教會禱告，大家拋開一己的看法，通通在基督裡合而為一，讓台灣教會的力量不斷升高，台灣教會的見證更加的美好，能夠影響社會。台灣的教會因為合一的原故，能突破今天的瓶頸，突破今天傳福音的艱難，能合一會使台灣教會跑到一個新的境界，愛的見證能被社會接納，願神祝福台灣的教會，願神祝福台灣被神重用的人。雖然短期間不能常見面，藉著禱告，我們能在基督臺前見面，願神賜福大家。

吳師母生平

文　章

我的見証

我今天在這裡做見證，不但是要把我知道的、看見的說出來，也要把我親身所經歷的說出來，要為我所敬拜所事奉又真又活的神做見證。不是為人做見證，乃是為我所相信，所服事又真又活奇妙偉大的主做見證。

我們這一位主，祂的慈愛永遠長存，祂的信實直到萬代，祂是全能的、全知的，也是全愛的一位主，感謝神的恩典。詩篇一百零三篇說：

「我的心啊！你要稱頌耶和華，在我裡面的都要稱頌祂的聖名，我的心啊！你要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祂的一切恩惠，祂赦免你的一切罪過，醫治你一切的疾病，祂救贖你的命脫離死亡，以仁愛與慈悲為你的冠冕。」

我出生在一個傳統信仰的家庭，祖母和母親很迷信，她們相信多神，自己覺得是佛教的信徒。小時候我常和家人到寺廟裡去拜拜，每一次看到那些大佛像，因為人還小，心中都怕怕的。但是雖然怕怕，在菩薩面前仍是肅然起敬打躬作揖，口中唸唸有詞，求菩薩保佑平安。

我到了讀書的年齡，父母便送我到一所基督教學校培英中學去讀書。學校上課之前，每天早晨都有朝會，就是做禮拜，所以我在學校中從小就聽了許多聖經故事與真理講道，也背了很多的聖經，唱了很多的詩歌。因為我心竅不通，無法分辯真神假神，有時候到廟裡去拜拜，有時候到禮拜堂去做禮拜。

雖然這樣胡塗，但是神仍然憐憫我。老師一再的教導，要歸真就要棄假，要棄假才能歸真，當時我想我已拜了菩薩，如果我棄了它我就得罪它，它會不高興，我會受損害，所以我不敢離棄偶像。同時我也不敢信耶穌，因為我沒有棄假不能歸真。我也就不敢去禮拜堂。經過好多年，都是如此。

我心裡面因為又是菩薩、又是主耶穌，又 是寺廟、又是禮拜堂，在兩難之間我非常的掙扎，到底我應該站在哪一邊？我心裡面非常的不平安，因為這件事常常在我裡面攪擾，內心非常交戰。

有一次宋尚節博士的佈道團到我家鄉福建泉州開佈道會，一連有兩星期，早上一堂、 下午一堂、晚上一堂，我們學校下午都不上



課，要學生去聽道。那時聖靈大大的作工，神非常的重用宋博士，聖靈的靈火大大焚燒泉州地方，教會復興，弟兄姐妹復興，大家都很熱心組織佈道團。我姊姊也組織佈道團，也跟著佈道團到處去傳福音，去作見證領人歸主。

我的父母覺得我姊姊信主接近瘋狂，所以把她拘禁起來，不許她出門，也不許同學來找她，一直要等到宋博士的佈道團離開泉州，她才能夠繼續上學。我看到姊姊這樣受到逼迫，我自己在真道上又沒有根基，在真道上就軟弱下來。

我從小身體很不健康，特別在胃腸方面吃的東西都不能吸收，因為不能吸收就導致貧血，因著貧血就沒有抵抗力，又因沒有抵抗力，小病不斷，一下這裡不好，一下那裡不對。常常生活在疾病當中，身體非常的軟弱，面黃肌瘦，體力不足。

在學校中我也不像年輕人那樣有活力，因為自己體力不夠，學校裡的旅行、郊遊、遠足，都沒有我的份。有時在風雨操場站久一點都會昏倒。我就是這樣的體質，非常軟弱。特別在十二、三歲的時候，身體非常不好，雖然父母把我帶到醫生那裡吃藥，都沒有什麼起色。

我們家有一個親戚，是一個很虔誠的佛教徒，常常在寺廟裡出入，也常常到尼姑庵去與尼姑做朋友，所以她有很多尼姑的朋友。

有一天她來我們家，她向我母親建議，被我無意中聽見。她說：「你這女兒這樣削瘦，對人又是那樣溫順、有善心，又那麼乾淨，這是佛骨的憑證，菩薩要她，你就把她送到尼姑庵中，去作尼姑，她身體就會好起來了。」

她對我母親講了一次又一次，我母親當然捨不得，不忍心看自己心愛的女兒落入空門，就告訴這個親戚說：「她這種身體到那種地方去，營養不夠又要做粗活，這種身體怎麼可以到那種地方去呢？」（因為中國大陸的尼姑都要自己種菜。）

不料這個親戚說：「像你們這種家境，只要捐一筆錢到庵裡，她可以不做粗活，將來還可以做庵主。」這親戚向我母親講了一次又一次，但我母親不贊成。

感謝主的恩典，後來我母親回答說：「以後再說吧，現在不行啦！

她身體那麼不好。」後來我的身體也沒起色，也沒好起來也沒更壞，保持原狀，事情就這樣過去。

到了二十歲時，有一次我生病，校長來家裡探望我的病情，跟我談起信仰的問題。因為我從小，初中高中都在這個學校裡面，他就對我說：「妳信錯了，妳聽了那麼多年的道理，妳聽到那裡去了？天父上帝是獨一的真神，耶穌基督是獨一的救主，是賜平安的神，妳怎麼不相信祂、接受祂？」

那時聖靈在我裡面做工，光照我、啟示我，開我的心竅，使我愚昧的心可以醒悟過來。我想到我那麼多年聽道，那麼多次受感動，可是我一直就很硬心，我不肯接受救恩，我是多麼的虧欠神。又想到受神那樣的慈愛，祂沒有撇下我丟棄我，祂還是那麼愛我，一次又一次地給我機會，我實在大大的虧欠神。想到這些，我心裡非常被主的愛感動。想到像我這種人，神應該早就不要了。我是那樣抵擋，但是神仍然那麼慈愛，那樣的憐憫我。我終於在神的面前認罪悔改了，我打開心門接受耶穌做我的救主。

在禱告後，我心中好像一塊大石落下，立刻我的靈裡面得到自由和釋放，我是何等的歡喜快樂，那種歡喜快樂是非常奇妙的。

正在這個時候，我的母親來到我的房間，我立刻向她做見證，說我信主了，我們以前信錯了。我照著校長所說的話對她說，天父上帝是獨一的真神，耶穌基督是獨一的救主，是賜平安的神，我們以往那麼多日子不知道來信靠祂，把自己關在黑暗的日子受苦，現在我信了耶穌，非常的快樂。母親聽我這樣一講，她說這樣她也要信耶穌，很奇妙地她也決志信耶穌了。

我們母女就在同一時間！蒙恩得救，那種快樂、那種歡喜實在沒有辦法可以形容，就好像得到至寶一樣。

教會知道我們已經信主了，就要為我們除偶像。其實我們家也沒有什麼偶像，就是那些佛教徒的親戚，會到廟裡為我們拿一些香包，還有很多貼著平安的符，教會要來為我們除偶像，就是要除去那些。

剛剛準備要除偶像，我母親已等不及地心中切切地要除去它，她自己就把那些香包、平安符、香爐各樣的香丟到垃圾箱中。等到教

會的人要來除偶像的時候，我母親說：「我自己除掉了！」真是感謝主。教會就與我們一起唱詩、讚美感謝主，也稱讚我母親信主的決心，歸向就歸向，該除的就除去，真是感謝主！我們母女就從那一天開始，一路的跟隨主。

感謝神的恩典，自從我信了主，耶穌進到我心裡面以後，我的生命有了很奇妙的大改變，我的憂愁變為喜樂，我以前因為身體不健康，加上心地窄小，常常很多愁善感，所以同學給我取一個綽號，說我是林黛玉，就是一個很會憂愁煩惱掛慮的人。自從主耶穌進到我心裡面以後，我的憂愁變成我的快樂，我感到天天都很快樂，天天都很喜樂，我先前的痛苦變成了我的平安，我的軟弱變成了我的剛強。

以後慢慢的我的病就好了，我的身體也健康起來了，從此我一路跟隨主，一直到現在。

我最喜歡、最快樂、最甘甜的時間就是親近主，就是敬拜主，每天早晨晨更的時候，是我最甘甜的時刻，我禱告經常要一個相當長的時間，那是我最甘甜、快樂的時間，我的先生在這裡可以做我的見證人。他知道我天天和神怎樣的親近，怎樣的喜樂！感謝神的恩典，神給我的恩典，讓我的先生和我可以同走這條事奉主的道路，而且被神大大的使用。

(取材於《一生都是恩典》)



▲吳長老夫婦結婚50週年時金婚與兒孫們合影

帶領家人歸主的見證

用心良苦陪他散步

就時間上說，我比外子先一步蒙恩歸主。早年我擔任教員，每天上午八時到學校，一直要到午後五時才能回家，工作相當緊湊忙碌。那時外子尚未信主，在警官學校擔任教官，每週只授課幾小時，比較有空，所以在每天午後五時我離開工作崗位回家的時候，他總盼望我能陪他散步，有時候他就等候在住宅門口或是路邊，甚至等在學校門口，半路攔截，邀我陪他散步。這時我已忙碌了一天，只就盼望早些回家休息一下，但他既有這一個散步的需要，我又怎能使他稍有失望。因此，每週從星期一到星期六，我在午後工作完畢後，總是順從他的意願，體貼他的需要，陪他一同散步。你說我為的是什麼？我就是為了每週六天陪他散步，換得在主日上午，讓他陪伴我去參加主日崇拜，一同坐在主的腳前，讓他有機會聽到永生之道，也讓聖靈有機會在他身上作工。經過了一段相當時日，他就清楚明白我主救贖的真道，也在主前蒙恩了。如若我體貼自己的肉體安逸，在一天工作忙累後，不願陪他散步，那麼他也許不肯每個主日陪伴我同去參加主日崇拜，也許他至今尚沒有機會蒙恩歸主。所以帶領一個家人到主面前，自己總要甘心情願吃一點虧，忍受一點委屈，然而這絕不是徒然白費的。

先讀神的話再進早餐

外子蒙恩後，雖然一開始就很愛主，也能熱心事奉，但每晨起身盥洗及晨禱後，尚無先讀神話語的美好習慣，總是忙著先瀏覽報紙。我總覺得如此，對他靈命的長進很有妨礙。一個神的兒女總得每晨先讀聖經，把神的話語吃飽，然後才有力量，奔走一天的路程，應付一天的需要。因而每當他先看報紙時，我總是含著笑容把報紙取走，換上聖經放在他的面前，並用婉言勸他。等他讀過聖經進早餐時，我就趕忙把報紙放好在早餐桌上。起初的時候，他還不習慣，雖然沒有說什麼，但從他的表情上，我可以看出他有一點不滿的情緒，並多少有些嫌我囉唆。但是經過短短的一段時間後，他慢慢就習慣了，並在晨禱之後，就自動讀聖經了。這樣，每晨先進

靈糧的習慣，一直保持到他被主使用，也一直保持到今日，成為他為主工作的源頭。

溫柔婉勸循循善誘

我因看見有些姊妹，由於裏面高度關切他家人的靈魂得救及靈命長進，心裏焦急，這雖正是愛心的流露，然在表現上稍嫌操之過急，免不了在家人面前終日嘮嘮叨叨，嘀嘀咕咕。我覺得如此，也許反引起反感，倒不如用溫柔的婉勸，循循善導，比較容易見到果效，因而作這兩個小見證，以供姊妹們帶領家人歸主與靈命上求長進的參考。

（原載一九六七年三月・信息月刊一四六期）



▲吳長老夫婦與長子頌恩

女監工作廿八

「因爲我餓了，你們給我吃，渴了，你們給我喝；我作客旅，你們留我住；我赤身露體，你們給我穿；我病了，你們看顧我；我在監裡，你們來看我。」(太25:35-36)

「王要回答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太25:40)

大約是一九四七或一九四八年，我記不太清楚，有一位主內弟兄在台北監獄廣播室做事，請我們教會(台北許昌街青年團契)每週一次在廣播室傳播福音，男監女監同時收聽。那時我也參加作翻譯(國語翻為台語)，雖然這工作並沒有看見對象，但是卻知道反應良好，因為常有難友寫字條發問題遞出來，教會對這工作也做得很起勁，而且很認真。

二、三年之後，即一九五一年，外子吳勇弟兄患了不治之症(大腸癌)，蒙神特別憐憫，顯大能醫治他，我的心靈向神是何等的感恩，隨即有心願向主說：「我願獻一生作主工，主差何往必往，主差何事必作。」是年八月間，那位廣播室的弟兄又來說：「我已向台北監獄典獄長申請得准，女監可以當面佈道，請你們來這裡工作。」

那時我們教會名稱「青年團契」，並且是名符其實，十分之九是青年學生。做這工作，時間上不合適，女監又只限女性才能進去，所以福音的門，雖是開了准許去做，但因沒有合適的人選，幾乎要辭掉這事工，但聖靈在我裏面不斷的催逼，感動我迫不得已，開口問外子說：「我可以去嗎？」這出乎他意料之外，因而非常高興，就連忙說：「可以！可以！你去最合適。」於是我憑信心，領受了這份服事。

在神施恩的手幫助和教會弟兄姊妹代禱之下，從一九五一年九月開始，一直到一九七八年底，接受教會差派；一九七九年四月偕夫前往南洋一帶宣道，這份事工才暫告一段落，前後共廿八年。 在這廿八年學習事奉中，略略有點感受，在此願最簡單地提出四點，與弟兄姊妹交通，彼此勉勵。

服事神要有心

哥林多後書八章12節：「因爲人若有願做的心，必蒙悅納……。」基



督徒心最要緊，只要對神誠心實意，神就悅納。回憶剛開始這工作的時候，那時年紀還很輕，除了清楚主的託付，和自己有顆感恩願意事奉的心之外，其他甚麼都沒有。在教會常遇見分配工作給弟兄姊妹時，他們會說：「我不配、我不會、我不能……。」這類的話，其實神的聖工，沒有一位配作，也沒有一位會作、能作，神的聖工，乃在乎人肯不肯，願意不願意，主曾對那位被鬼附的父親說：**「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馬可福音九章23節)**憑信心接受神的託付，至於後果，神自己會負責，不必去擔心，我認為這是事奉神最基本、最重要的一點。

要有好同伴

主差門徒是兩個兩個出去。監獄工作剛開始，有一年多之久，是單槍匹馬的作戰，感到十分地沉重。感謝主帶領，先後找到好同伴，如李老太太(李駿保先生的母親)、韓老太太(韓偉院長的母親)、陳竹君姊妹、許姚孝英姊妹、徐陸寒波姊妹(徐柏園夫人)、吳素芬姊妹、于陳鑾鳳姊妹等，她們都是忠心愛主的姊妹，彼此配搭事奉，互相激勵。冬天手腳凍僵，夏天汗流浹背，但總不辭勞苦，每週按時出征；先是到台北愛國東路，以後搬了地方，到桃園龜山宏德新村。因為有好同工，就經歷到**馬太福音十一章30節：「因爲我的軛是容易的，我的擔子是輕省的。」**我們也共同有一個想法：也許這聽道者，她一生只有這一次機會聽道，不能輕忽放過，因而我們總是戰戰兢兢的在這福音事工上事奉。

作主工要靠聖靈

做社會上的工作，是憑智識、才幹和背景，還要有良好的人事關係；至於作主的聖工，卻是要靠聖靈。前面我已經說過，要有事奉的心，肯給主用，這是基本，但事奉工作若只有基本，還是不夠，正如樹，若只有根，還是不夠的，工作要實際發展，需要聖靈的能力。

監獄工作，對象與常人不同，他們是從各種不良環境出來，聚集在一起，一個比一個聰明，一個比一個頑梗，不單性情暴躁，時常

吵吵鬧鬧，心也比石頭、鋼鐵更硬，開始在那裏傳福音，是何等地艱難。記得神有應許：**「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詩篇一二六章5節)又使徒行傳一章8節：「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抓住這應許，我們竭力禱告，祈求聖靈同工。

感謝神！主的話不徒然返回，主的應許必不落空。過不久，就看見聖靈在她們中間運行作工，剛硬的心，漸漸軟化下來，工作就輕鬆得多了。再過不久，在一次聚會中，有一位最兇、最壞的難友，從最後面快速的往前邊跑，大家起初還以為她又要作什麼壞事，也許又要打人，那知她跑到台前，滿臉通紅，雙膝跪下，手捶著胸，認罪悔改，不但她大聲痛哭，全場的人，亦隨而大聲痛哭。聖靈在聚會中大大作工，靈火焚燒，成了一次女監大復興，每個人都得著主，也都被主得著，靈裏很渴慕，很追求，愛聚會；每每聚會之前，我們尚未到達，她們就先坐好，自行先在那裏唱詩，預備心，敬拜神。每天早晨起來，有的單獨，有的二、三人在操場上，這裏一堆，那裏一堆的在禱告，有病互相代求，病也就好了，神蹟奇事不斷顯明在她們中間，堅固她們的心。

難友成了基督徒，也有奉獻一生作主工的人，她被釋放恢復自由之後，就進入聖經書院受造就，作宣教士，現在人在加拿大。她們生命改變，生活也改變，大家和睦同居，彼此相愛。教化課員孫先生，每次領我們進去，順便由他寫記錄作報告，他自己也深受感動，並且也在本教會受洗；女監主任邵女士，原是基督徒，也加入我們教會作肢體，職員也有多位受感動，相信接受耶穌。有聖靈同在，她們能分辨拒絕天主教，她們曾對教化課的職員說：「我們已經有了吳太太的耶穌，不要再有別的！」她們不看重麵粉、玉米粉、牛奶粉。

時代邪惡

羅馬書十三章12節：「黑夜已深，白晝將近；我們就當脫去暗昧的行為，帶上光明的兵器。」黎明之前必有大黑暗，末期之前撒但最猖狂，原因是魔鬼知道自己時候不多，加緊用各種方法迷惑人、引誘

人、試探人，讓人走滅亡之路。末後的世代，人的心正如耶利米書上所說：「人心壞到極點，誰能測透呢？」報上曾登載有一位父親替女兒買了保險，然後放火焚屋，燒死了自己的女兒，隨即去領保險金。諸如此類沒有人性的邪惡，在監獄裏，比比皆是。

白白得來，白白捨去

今天這種世代，我們在神面前蒙恩得救，在光明中享受平安喜樂，生命已經有了保障，永不滅亡，就可以高枕無憂了嗎？等著時間來到，坐花轎上天堂嗎？這不是神的心意。神救我們，也隨即把傳福音救靈魂的使命，託付我們。聖經上說：「你們白白得來，也當白白捨去。」我們應該對主盡忠，將來都要站在基督台前算帳。我常用**以西結書卅三章8節：「你以西結若不開口警戒惡人，使他離開所行的道，這惡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卻要向你討他喪命的罪。」**警惕著自己。

每一位神的兒女，神都立他為守望著，守望者要儆醒。保羅說：



「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專心；並用百般的忍耐，各樣的教訓，責備人、警戒人、勸勉人。」(提後四章2節)但願使徒保羅的心願，今天也成為我們的心願。

編者按：一九八〇，吳師母返台後，繼續投入女監關懷工作，前後五十年之久。

《寫於一九八一年・原載信息與靈聲第八期》

姊妹團契以愛相繫

許昌街團契姊妹會

在一九五〇年的年底，吳勇弟兄有感動，需要增加一個婦女聚會，就與幾位有事奉負擔的姊妹磋商，大家也看見有此需要，所以就決定下來。當時為名稱問題，頗費周章，因為臺灣各教會通用名稱是婦人會，為不標新立異起見，應該採用通用名稱，但當時團契多係學生與待字閨中的小姐，怕採用婦人會後，她們都不願意參加，於是吳弟兄建議，定名為姊妹會，大家也認定非常合適，所以決定下來，一直到今天。

聚會內容有培靈、查經、祈禱、見證等，歷來參加的姊妹都受到莫大的造就，幼小的變成長大，軟弱的變成剛強，痛苦的得著安慰，疾病的得著醫治，真是一個溫暖又快樂的姊妹團契。

工作除經常探訪外，並於一九五一年秋天開始，在臺北女監工作(當面佈道)。迄今十幾載，神賜福給這事奉工作，感謝主。

南京東路禮拜堂姊妹會

新堂姊妹會於獻堂第二年二月誕生。其實誕生前早已孕育在劉王雨霖姊妹家，那時請陳竹君小姐與盧祺沃師母幫助帶領，把姊妹會基礎奠定下來以後，吳勇弟兄去新加坡與內地會商洽，請到英籍傳教士艾美德小姐前來同工，她對外作個人佈道，引人歸主，對內培養姊妹靈性，這樣有三年之久，姊妹會工作日漸興盛。現在雖然她們三位都離開我們(回天家)，但主藉著她們的佳美腳蹤，留下了讓大家念念不忘的印象。

新堂姊妹會開始，一小部份是團契姊妹，其餘都是新肢體，每禮拜四聚會，用心靈與誠實敬拜主，蒙主賜恩祝福，人數日日增加，生命也日日長進，並且配搭得合適，成為教會有力量的肢體。經過多年操練與教導，姊妹們都知道以主的事為念，並把主排在第一位。盡力遵行主的吩咐，彼此相愛，與哀哭的人一同哀哭，與喜樂的人一同喜樂，所以分擔別人的痛苦，分擔別人的重擔，使弟兄姊妹感覺神家的溫暖，與神家的可愛。

聚會內容有培靈、查經、禱告、見證等，六、七十歲以上的老姊

妹尤以背誦聖經走在前面，作了年輕姊妹的好榜樣，每次聚完會，由張熊宣慈姊妹分派兩個兩個出去，作探訪工作，對未信者傳講耶穌基督救世福音，對主內姊妹，用關切的愛心看望，以靈相通，以愛相繫，連絡各肢體，數年如一日，蒙主祝福，這小小的姊妹團契，還在不斷的成長中，感謝讚美主，榮耀歸主名。

《原載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六日．信息月刊一〇一期》



懷念我親愛的良人

回想往事，滿心感恩！

民國三十二年（西元1943年），我倆由同事而相識。我在暗中觀察你的人品，性格開朗大方、正直豪爽，堅強有毅力，為人公正不自私、做事有魄力，負責任，屬於信實可靠的人。另一方面，你的心又是那麼柔軟有愛心，能關懷人，替別人著想。素來對異性不肯敞開心懷的我，逐漸開放自己，相與交往。兩年後 (1945年二月二日) 終於在福建泉州英國長老會開辦的培元中學安禮遜圖書館大禮堂結婚。婚後育有七個兒女(三男四女)，雖然生活艱苦，但是日子過得很溫馨甘甜，兩人相親相愛彼此體貼，心中充滿歡暢喜樂。

1945年抗戰結束，你隨著中央警官學校來台灣接收，隔年我以眷屬身份(也以教員身份) 來台，直到2002年我們移民來美國洛杉磯，如此我們居住台灣有五十八年之久。在台灣生兒養女，七個兒女都是你的掌上珠，你寶貝他們，愛惜他們，關心他們的健康、學業及前途，更認真帶領他們的靈性，讓他們都與主有美好關係。如今他們長大成人，成家立業（也都在自己所屬的教會服事神），每個人也都盡孝於你。你的勞苦不落空，滿得安慰。

1951年五月二日，你因為罹患大腸癌，動手術開刀第四天，醫生宣佈：「癌症屬於第三期末，情況非常嚴重，雖然開刀但是不能手術，只有原封不動縫起來，等神行神蹟。」(醫生是虔誠基督徒)，並且說不能活過三個月。但是生命的主耶穌基督顯出祂超越生命律的大能作為，讓你能活下來，這一件事的經過在你所出的書(不滅的燈火) 中有詳細記載。我倆從心靈的深處向神獻上不盡的感恩，而且清楚明白：從今以後生命年日時間都是屬於神，應該全歸主所有，全為主所用。於是你就在病床上寫辭呈(那時是在鐵路局服務)，決心以祈禱傳道為事。記得在病房裡，你曾對我說：「主若留我還有年日在世上，我們二人同心服事神，主若接我回天家，剩下你獨自一人你也要專心事奉神，你願意嗎？」我流淚點頭答應。感謝神，主並沒有讓我獨自一人事奉神，而是二人並肩攜手，快快樂樂地配搭事奉祂，同心合意的奔跑天路，這是神所賜莫大的恩典和福分。不盡感謝，不盡讚美，耶和華本為善，祂的慈愛永遠長存。

開刀後第十一天出院，出院的第三天，神的異象啟示臨到，「不可釘鐵釘！」你立即清楚明白神的心意，祂呼召你，要你不單作本教會的傳道人，而要你作祂手中的活動器皿，並且要你過以利亞基立溪旁的信心生活。我倆很樂意，全然順服接受，就這樣一方面在本教會盡心竭力忠心事奉主，另一方面神為你打開福音的門傳道的路，好叫你有機會服事眾教會。

五十年來你不敢違背起初的異象。凡邀請講道領會的教會，無論人多人少，或城市或鄉村，或近處或遠處，或國內或國外，除非時間有衝突，總不敢推辭，都是樂意前往傳講神的信息。我也不敢攔阻，怕攔阻你，會攔阻神的託負，只有用禱告托住你，扶持你。但是仍有發生時間重疊的事，只好委由本教會的同工們臨時承擔填補，這是你覺得對同工們很愧疚的地方，求主親自記念同工們的愛心。雖然工作繁多體力有限，常看見你筋疲力盡疲憊不堪的樣子，但是從來沒有從你口中說過一聲：我好累好累啊！

死別是人生最痛苦、最痛苦、割腸割肚的事，是人生最可怕的一天。但是時間一到，總是無法逃避，不管你是什麼人，只有束手接受。一月九日凌晨，十二點三十五分是我捶心鑽骨哀痛的時刻。神在你沉睡中極其平安的接你回天家，不過在此時此地我仍要向我神我主獻上衷心的感恩，不盡的讚美，原因是這個日子早在1951年(你



▲吳長老與新加坡家人合影

三十一歲時)就該發生在你身上，在我們家，是神主耶穌的大恩大德，大愛大能，將你生命年日延長，多留下來五十四年，這是我們所不配，是神白白的賞賜。聖經說：我要憐憫誰就憐憫誰，要恩待誰就恩待誰 (羅九:15) 。我們是特別蒙憐憫蒙恩待的，我豈敢不感恩，豈能不感恩。

時候到了，你卸下了世上的勞苦，主接你回天家，為你戴上永不衰殘的冠冕，在主懷中享受永遠的安息。到那日，我們會再相見在主腳前，永不分離。

安息吧！親愛的我的良人！



▲吳師母和家人在墓園口緬懷吳長老

永遠的懷念

憶吳長老文集

長明遠傳

丁燕嬰

佩璇姊妹從台北來電，告以吳勇長老驟然被主接去的消息。當晚，此地落了場大雨。奧蘭多的冬天是乾季，這場大雨令人覺得非常意外，老人家過世的消息更令人覺得大大地意外！

那一年維州夏令會的弟兄們邀我上去同工，除了講英語堂，也為大會國語堂的講員吳勇長老作翻譯。以後，吳長老幾乎每年都成了奧蘭多聚會的常客。每次上講台之先，他總為翻譯的預講一遍，所以，每篇信息都得以聽了兩遍，翻過一遍，長久下來，對他要引用的經文和講說的例子，故事，都大概熟悉了。結果，自己成了最得益處，又蒙造就的聽眾，老人家於我，真如良師益友!

吳長老喜歡奧蘭多，他說這裡的景觀和他長大的南洋很相像。那些年，他暑假來美，每週末外出作工，週間在洛杉磯家中休息，入秋返台之前那個週末，總來奧蘭多小住。早晨，他喜歡出外散步，回味南洋的風光。他對各種亞熱帶樹木草本如數家珍，有些樹受了空氣污染而受損害，他也懂得，令人讚嘆他知識的淵博，就是在這樣的交通裡，有機會從老人家身上領教了關乎教會、門訓、宣道、及靈恩…等等題目，他知道得多，因為他年歲雖長，卻仍求知不斷，凡事不恥下問，甚至連看見這兒橡樹上飄垂的氣根草，他也好奇地要研究研究。

有一年，吳長老和師母邀我們去參加海宣年會，先到他們洛杉磯家中小住。夜裡抵達洛城機場，想不到他老人家竟然親自來接。美恩姊妹事後說起，他一定堅持要去機場。長老關愛垂顧之情，令我們感愧汗顏不已！也提醒我不敢忘記他在講台上、在私下教導裡，一再叮嚀要好好兒地愛護群羊，用主的愛照顧他們。而他自己就是這樣滿了牧者的愛心！一日起來，陪他上街買幾樣小東西，吳長老穿了一件便衫，一條牛仔褲就出門了。我笑說，「在台灣您一定不會這樣出門吧？」他也大笑說，「在台灣不可以，在美國才可以。」霎時間忽然體會到，老人家年事日長，多麼需要藉著暑假，暫時離開在台的種種責任和繁冗的工作，有一

點在南加州休閒的時間。

蒙吳長老厚愛，讓我在華神和海宣的事工上，有機會聽一聽，看一看，藉以在教育和宣道兩方面略有認識。如今賴院長新接了華神院務，而屈越銘兄也挑起了海宣的重任。吳長老多年為這些工作打下了根基，也栽培了新一代的工人來接棒，使神國英才的培育，及福音宣教的火炬能長明且遠傳，您已先我等而去，得了榮耀冠冕！哲人夙已遠，嵐簷展「書」之際，長者音容宛在，令人追思不已，謹以短文憶！

<作者為奧蘭多中華教會長老>



懷念吳勇長老



于力工

我正在德州達拉斯恩友堂為大陸教會錄製「聖經系統神學信息」的期間，傳來消息「吳勇長老在元月九日清晨，安睡中安息主懷。」即日向各方打聽，為吳長老安排的安息禮拜在何時，我和于師母一定要去參加安息禮拜，表示我們對他的敬意。就在一月廿一日乘機到洛杉磯，安息禮拜一完便搭機回達拉斯講道，下午再回北加州。我們生前不能見面，在安息禮拜中見在地上的最後一面，我們這樣作，是因為表示我們對他的懷念。

在兩小時的追思禮拜中，聽到吳長老生前所唱的歌，那低沉的男中音配搭了差不多一千位的參禮人的同聲合唱，加上「吳長老生前所錄的信息」，真是悲歡交匯。悲傷是他去了，主召他回去天家，歡的是他息了在地上的勞苦，留下了勞苦工作的果效。

在屈越銘長老的主持下，從吳長老所創辦或所帶領的教會，訓練傳道人機構，宣教機構代表性的長老們，一位一位的敘述了吳長老的生平、事工、軼事… 確是言到話到，說出了吳長老的一生中為主所成就的，使參與者默然稱是，接著是家中的幼輩致謝詞，一淚一言把他們的父親、外祖父、祖父；可愛可親的態貌，還說的全備，我們參與者心中也一樣的迴響。

禮成之後，便是瞻仰遺容，當我們在長長上千人的行列中，發現在禮堂中坐在裡面的，有很多位神用的僕人舊識，彼此相望，久違不見的朋友，雖然在座、在行列中，彼此微笑示意，我們來追思吳長老的，不是「社交社交」所以強顏微笑，這是一次很難處理的表情，因為我們一齊來是「送別到天家」的聚會。

這樣的側記「吳勇長老安息禮拜」的話，只是當日整個安息禮拜中述說吳長老的生平及感受，都是吳長老有關的團體中的長老，我們老人(比吳長老長）長一輩的外人說幾句關懷的話，補其不足，使吳長老的安息

格外的擴大，懷念他的心更加廣闊，有份量。

吳長老回天家了，當年我們中間的來往，同工、談話，我心中看出他對神的託付的忠心，對真理立場肯定，在他的身體上所忍受的痛苦，心理上、心靈中所承擔的苦楚，在我們與他同工時（我們曾邀請他主領「灣區研經培靈會」──三藩市一帶1982年）他的全身發麻，不能移動，一面禱告、一面堅持，一連五天的聚會領完，他的信靠堅持到底，仰望主使他完成一次的託付。

一次他所帶領出來事奉的傳道人，來到我跟前，向我認錯請求赦免，我一時不知如何說話，他說是吳勇長老叫他來的。吳長老不過是在旁觀察而已，發覺在真理有不妥之處，他堅決的為這不妥而引起的後果要對付清楚。我一生不能忘記，他對真理立場的堅守，對罪對付得清楚而透徹。

茲舉出這兩件事，說明為什麼我懷念他。

他一生是神忠心良善、站在神的立場、心意中的一位僕人，讚美主，阿門。

《作者為基督工人學院創辦人》



懷念一位可敬的屬靈長者

白培英

腓立比書四章八節：「弟兄們，我還有未盡的話：凡是真實的、可敬的、公義的、清潔的、可愛的、有美名的，若有甚麼德行，若有甚麼稱讚，這些事你們都要思念。」吳勇長老便是這樣一位令人思念的、可敬的屬靈長者。

他是一位不顧自己、忠心服事的僕人。他的身上固然常有神奇妙的醫治，但他卻常不顧自己的身體四處奔波宣道。多年前他的血壓就不正常，舒張壓與收縮壓幾乎一樣，腦中且有一個小瘤。但他並未自憐，服事照常不斷，有一回在講台上竟跌下來兩次。在他臥病的前幾年，他答應在美擔任一個連續幾天的培靈聚會，就在聚會的前一天，他從梯子上摔下來，斷了幾根肋骨。醫生囑咐他絕對不能行動，要靜養以待復原。可是他不顧安危，照常赴會上台分享，一度疼痛發燒不支。雖然神奇妙的醫治了他，但他的忠心和信心，實在是極美的見證。

他對神國的事工有寬廣的視野和極大的負擔。他看見待收的莊稼多，而收割的工人少，便在三十多年前與幾位主內先進，籌設了中華福音神學院，以後又設立門徒訓練中心，靠著信心，排除萬難，培植了成千上萬的神國工人。台北的地方教會也在他的帶領和同工的配合下，從一個少數幾人的團契，擴展到今天的二十多個教會。他並推動聯合差傳事工，及創辦中華海外宣道協會，把福音傳到許多未得之地。

他沒有受過正統的神學教育，但他的講道帶著屬靈的能力，讓人難以抗拒。許多人因為聽他講道，而打開心門，接受了救恩。四十多年前，我雖然因為家母和好友的關係，對基督的信仰懷有好感，但當時正在看一些科學和邏輯的書，對於聖經上所說，一些不能驗證和無從推繹的事，總抱持懷疑的態度，因此遲遲不能接受福音。後來在一次吳長老講道的佈道會上，被他的信息感動，竟然不由自主的舉手決志，就此展開了我人生的新頁。

他是一個非常謙和的神的僕人。他主持會議時總是仔細的聆聽與會者

的不同意見，從沒有因為自己在教會界的地位，而有不耐的表情，或武斷地做出結論。我有一次參加他主持的會議，有一位同工對他有非常尖銳的批評，使我極感意外。但他面色如常，靜靜的聽完後，並未做任何辯解和駁斥，繼續的主持下面的議程，留給我很深的印象。聖經上說摩西是極其謙和的人，吳長老也可當之無愧。

他也是一位持守真理堅持原則的人。華神籌設之初急需經費，當時有一個國外團體表示願意捐款贊助。吳長老便和籌備同工前往拜訪，發現原來是一個異教的機構。與同工交通後決定婉拒他們的捐款。對於這件事也許有人有不同的看法，因為天下萬物都是神的，接受這筆捐款用在神的事工上有何不可。但是「凡事都可行，但並不都有益處」，如果接受這項捐款，來籌設神學院，以後極可能成為話柄，對神的榮耀自然有虧損。吳長老守住立場做這樣的決定，是有智慧的。

使徒保羅在離世之前說：「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 已經守住了。」這幾句話用在吳長老身上，也絕非溢美之詞。如今他走完世上的旅程，息了 地上的勞苦，回到天家，作工的果效也隨著他，一定得到了神在基督耶穌裡從上面召他來得的獎賞。他雖然離開我們，但他所留下的事蹟，仍然在向我們說話；他一生的腳蹤，會成為許多人學習服事的榜樣。



《作者為前財政部長、中華福音神學院董事長》

生命的事奉者

汪川生

吳長老除了在世界各地作神話語的出口之外，有兩件事是他一生最掛念：神工人的培育和宣教事工的推動。為著前者，他創辦了華神和門訓；為了後者，在華人教會對宣教尚懵懂的時期，他創辦了海宣並推動地方教會成立差傳小組。從這兩件事可以看見吳長老的眼光和實踐的精神。

在我承接門訓棒子的初期，吳長老幾乎都來參加校務會議，使我有機會更清楚他的辦校理念、處理事情的方法和他所看重的是什麼。

一、以「人」為重

吳長老常常提醒我們一件事，「有對的人才有對的事奉」所以在工人訓練的理念上，他最看重的就是這個人。在事奉主這二十年裡，我越來越體會他的看法不僅對，而且重要。其實這個道理人人能懂，但是真正抓住這個原則又持守的卻是不多，吳長老的可貴就是他抓住而且持守，我深信這也是神用他的地方。

吳長老的持守不只他要門訓這樣作，乃是他自己先這樣行。他從事奉的態度中向我們說明了什麼是誠實、寬廣、謙讓、信心...。感謝主，祂把吳長老賜給我們，成為一本活的教科書。

二、以「聖經」為本

吳長老每天趕在太陽出來之前就讀經，細細的讀，深入的讀。當然他不是否定參考書、原文解經等價值，乃是說聖經本身才是最重要的，因為這是神直接的話。他一再鼓勵我們讀好這一本聖經，所以近二十年來，門訓都持守每早就由老師帶著學生一起讀聖經的傳統。

這些年裡，神也用我在一些地方傳講神的話，對我來說，最重要的就是先在神面前好好讀聖經，在這裡面我看見無窮無盡的寶貝，其中有偉大的啟示、豐盛的生命、生活的原則，有講不完的道。我也知道有許多校友就是本於聖經傳講神的道，這是神藉著祂的僕人留給我們的寶貝傳統。今天神的僕人安息了，但願美好的見證能永遠傳承下去。

《作者為基督門徒訓練學院院長》

生命的傳承者

宋先惠

一個事奉神的人，假如有一位屬靈長輩在前面帶著，隨時教導和提醒，實在可以少走許多冤枉路。吳長老就是一位主動願意帶領後輩的長者，而他用的方法是榜樣在先，教導和提醒在後，使晚輩和他在一起事奉，沒有一點壓力，反而有說不出的親切感。



一個事奉神的人，有時會犯點過錯，若是他能認錯悔改，應當接納並繼續給他有事奉的機會。吳長老就是這樣的一個長輩，他不會因人的一點過錯，就否定一個人；他心胸之寬廣，使許多被他帶領的同工，頗有安全感。

吳長老常提醒晚輩在事奉中，要小心的兩件事，就是『財』與『色』；因為有人在這兩件事上不儆醒，以致一蹶不振，無法繼續事奉神。可是有另一件事，他雖不說，但卻是在他的事奉中顯明出來，就是他不抓『權』；因他認定自己是神的僕人，也是人的僕人，以致他一生能夠忠心地事奉神，謙卑地服事人，這對一個事奉神的人是何等不容易。

吳長老看一個事奉神的人，是他的生命勝過他的工作。他認為人對了，工作自然有果效；因此他一再提醒晚輩不要走在善惡樹的路上，而要走在生命樹的路上。

有這樣一位屬靈的長者帶領，我們實在是有福的人。他所留下的生命見證，不知道影響了多少人，可以使耶穌基督的生命之道繼續傳承下 去，直到主再來。

《作者為永和禮拜堂執行長老, 中華海外宣道協會董事會主席》

爸的服事

宋裴霖

「我要服事主，死也要死在講台上」是的，爸 一生的心願就是要傳講主的話語，宣揚主的福音。除了牧會、華神、門訓及海宣的事工外，爸更是風塵僕僕的到世界各地傳遞主的信息。 帶領過無數次大型的佈道會。但是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當三、四十人的小教會邀請爸證道時，他更是欣然的接受。他對我說，就是較小的教會，才特別需要更多的協助與扶持。爸的信息總是特別的感動人，更是滿有屬靈的亮光，這一定跟他每日清晨“與太陽賽跑”的靈修習慣有關。他常勉勵我們說“讀經一定要讀到有亮光，禱告一定要禱告到與神在靈裡相通才行”。爸在信息中的實例與見證更令人百聽不厭，除了有靈裡的深度外，更是他親身的經歷與至情的表露。爸的那份對神對人真摯的愛，寬廣的胸襟及細膩的情懷，總是那麼的扣人心弦，引起人的共鳴。是的，爸的信息就是他自己這種「效法基督」的生命的延伸。

我第一次回台灣看見爸常是連飯都來不及吃，就趕著去講道，那時他開車是速中有穩，操縱自如，十多年後再次回台灣，爸仍是來不及吃飯就急著去講道，但坐他開的車就常為他擔心 了，因為他每一次換線，就被人按喇叭。後來更因為腳力不穩，需要人扶著上講台。爸的體力雖然一日不如一日，但事奉主的熱忱，卻毫無消減。

爸直到 2003 年 3 月，腦部開刀，才停止站講台，但是神仍然藉著他在醫院生病就醫的期間傳遞信息，傳遞「神是全能的神」的信息，傳遞「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殘的燈火他不吹滅 」的信息，傳遞「神差派天使天軍在神僕人四圍安營」的信息，傳遞「耶和華的意念高過我們的意念」的信息。

過去將近兩年的時間，爸曾經動過十三個半小時的腦部手術，曾有過五分之四個肺都被影響的肺炎，以及大大小小的手術，但是神都帶領他平安的度過。醫院的護士曾有人當爸被推進手術室時，就立刻感覺到一股暖流通過全身，而熱淚滿襟，更有護士在深夜進爸的病房中為他禱

告，每一個地方都受到熱忱的歡迎 。今年一月九日清晨，爸在安然的睡眠中回到主的懷裡，沒有任何的痛苦，非常的安詳，是的，神在祂自己的時間接祂的僕人回天家。

「那美好的仗爸已打過了，當跑的路爸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爸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爸存留。」雖然親愛的爸已經離開了我們，但他那溫煦的笑容，美好的榜樣將永遠活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心中。

《作者為Torrance 靈糧堂長老，中華海外宣道會董事，吳家三女婿》



僕人領袖的風範

沈明鋒

亞歷山大、凱撒、拿破崙、希特勒、史達林、毛澤東…這些不可一世的歷史人物，在世時都曾擁有極大權勢，能在當代呼風喚雨，只是他們對於人類的影響力，均還遠不及誕生在陰暗馬槽裡的耶穌。耶穌基督從未擁有過軍隊，從未依仗過權勢，從未逼迫過誰聽命，然而他的影響力遍及歷世歷代。耶穌基督曾說：「你們中間誰願為大，就必作你們的用人；誰願為首，就必作你們的僕人。正如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耶穌基督超凡的影響力，來自於「無比的愛」與「犧牲」；因愛世人，甘心樂意捨身流血，且被釘死在十字架上。「我若從地上被舉起來，就要吸引萬人來歸我」耶穌基督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領袖！

吳勇長老被推崇為當代華人基督教界的領袖，展現的就是「僕人領袖」的風範。他全然效法耶穌基督，一生愛神愛人，單以基督的心為心。吳勇長老盡心事主，為搶救靈魂奮不顧身，風塵僕僕足跡遍及全球，影響力深入華人世界，堪稱「華人基督教界的保羅」。吳勇長老是 一位清心、純真的人，從來沒有想過要爭名位、爭權勢，更從未有過要建立「地方教會」宗派的念頭。吳勇長老只是按著神給他的託付，建立教會、廣傳福音，至死忠心！

每當想念吳勇長老，就為神的忠僕深深感恩，因他留下極美的榜樣，讓我們這承續薪火的一 代，知道如何委身神、委身神的教會，明白怎樣藉由服事這一個世代的人，來事奉永生全能的神，效法耶穌基督「無比的愛」與「犧牲」，用生命的見證將人帶進神的國度！



▲早期南京東路禮拜堂特別聚會的海報

《作者為南京東路禮拜堂執行長老、地方教會聯合同工會主席》

我所認識的爸爸——吳勇長老

沈彬燊

結婚十四年來爸爸在我心目中一直是一位嚴肅卻慈祥的長者，也許一般人看到的吳長老總是在講台上或電視上，滔滔不絕的傳講信息，但爸爸在平日與兒女的生活中卻是一位不多言但常在重要關頭說出一句決定性而具有智慧的話。

在我還未有孩子之前，每次爸爸看到我都是同樣三句話，「阿弟好嗎？」「你的狗好嗎？」「你的貓好嗎？」有了孩子後多了一句，「 娃娃好嗎？」雖然爸爸和我說的話不多，但我知道他是關心我的，剛結婚不久時，有一次與全家人吃飯，爸爸特別對外子說：「要 Amy 多吃些菜」。

六年前我重病不得醫治，爸爸來為我禱告，我和他交通時說我現在才明白順服和活祭的真正意義，我已把自己完全交給神，不論祂是否醫治我，祂必有祂的美意和計畫，爸爸在為我禱告時對神說：「這四十年神多賜給我的生命是恩典和憐憫。我絲毫不敢懈怠為神工作，現在求神也把這恩典和憐憫賜給我的媳婦，因為她還有許多工作要做」。當時聖靈充滿，我們兩人都同時落下熱淚。過了三個禮拜，我的病突然好了，醫生說原本在我肺部的陰影也不見了，雖然爸爸現在已被主接去天家得獎賞，但他的生活見證及話語卻將永遠存留在我們的心中。



《作者為吳家三媳婦》

一代神僕——吳勇長老

李令韻

吳勇長老 (1921-2005) 原籍福建省廈門市人，1946 年蒙恩歸主，堅信這是萬世永存的恩典，又受汗牛充棟的先賢事跡所薰陶，信心大增，無時無刻不以償還福音債為己任。非但走過台灣各城各鄉，且親赴外邦作跨文化宣教，到處建立教會，並排除萬難創辦宣道機構，以栽培、訓練、差派宣教士前往邊疆少數民族偏遠地區拓荒佈道，建立據點。並設立神學院，栽培傳道人，刊行「海外宣道雜誌」贈送海內外華人教會傳遞異象，報導各地宣教事工，在各地圖書館陳列，俾有心人士得知我華人早已承繼西方宣教士來華宣教之事工。

吳長老一生勤奮，嚴於律己，寬以待人，守時、守約未曾稍怠。凡事情願吃虧，絕不計較，愛家人，尤愛同工，弟兄姊妹一有難處或病痛，無不立即趕往慰問、禱告，情辭懇切，感人肺腑，使人信心大增，不但困境化解，病痛亦豁然而癒。

筆者最後見到吳長老，是他老人家身體極為軟弱時刻。那是去年十二月底我自台返美，即偕內人前往探望。當天上午他甫從醫院洗腎回家，至為疲累。希真長老陪同我們到他床前，他曾張眼示意，狀甚衰弱，遂未敢多留，即匆匆離房，不料未數日便息勞歸天家。近四十年之交，怎能不衷心悲痛追思。





緬懷老僕人終身事主，虔誠忠心，令人崇敬，未曾有一日之閒，每逢週末更是講台密集極其辛勞，誠為吾人之楷模，著有「吳勇全集」三十三卷及專輯十餘冊，亦為現代中國教會之傑出領袖。

《作者為中華海外宣道協會董事》



至情至性吳長老

李健

我認識吳長老的時間比較遲，大約只是晚近的二十多年，比起許多人算是很短的。但這些年因著教會服事的關係，比較有機會親近吳長老和吳師母，讓我對吳長老有一些認識。過去以來，我們教會一直都是鄭家常長老在關心吳長老、吳師母在台灣生活上的點點滴滴。吳長老搬到羅斯福路之後，我有機會參與在對他們的關懷上。九年前起，有四年的時間我擔任地方教會聯合同工會吳長老（主席）的書記；加上吳長老在台灣最後的一段日子，他指示我幫他安排各地講台，又有更多機會親近他，和他討論講台安排的事。可能因為我的年齡較輕，而且對教會界一些事不盡瞭解，也無發言權，有時吳長老反而容易把一些不方便說出去的心中的話告訴我。其實也不過都是他一些事奉上或生活上的感想。但也因為如此，更讓我看到他很真實及偉大的一面。

我想分享我對吳長老的三點認識：

一、對己認真、誠實

我們都知道吳長老自律甚嚴，很有節制，對自己更是說一不二。早期吳長老喜歡吃甜點，有 一次我與吳長老一起吃自助餐，他最先去拿了他最愛的蜜汁地瓜。幾年後，我在另一次與他吃飯時拿甜點給他，他露出很想吃的眼神；但他說，我很有節制，我現在不吃了，因為我血醣較高。我說，吃一口沒關係吧！但，那次他一口也沒有吃。

我更佩服他對己誠實，他不讓一點點黑暗陰影在心中盤據。二十多年前，我第一次擔任執事，參加教會的退修會，大會規定住在對門的二戶要一起晨更。一早，吳長老敲門叫我，當時他並不認識我。就在禱告時，我感受到他對聖靈光照後的認罪禱告，根本不怕別人聽見，非常真實。直到二十多年後的今天，我仍然感受到他那種直視自己內心靈魂的誠實。

二、對神忠心、忠實

這個部份，從他多年在各地服事，在神託付上的事從不懈怠，可以看見。我想，與他同工過的多數人知道的不比我少。他不是對神忠實一天、一年，乃是對神忠實一生一世。一個人要忠實一天、一年不難，但要堅持一生一世很難。他不是服事一個教會、一個地區教會，乃是服事全球華人教會、有需要的教會。服事一個教會、一個地區的教會不難，但要服事有需要的教會、全球華人教會就很難。過去幾十年，他不休息、不埋怨、不灰心；甚至有人因不瞭解他、誤會他而說出傷害到他的話，他仍然不改其志，這是對神忠心。他對神忠實、忠心，我相信，我們所有人都有目共睹。

三、對人誠信、信實

這也是最令我感佩吳長老的地方。他對答應別人的事，無論如何一定想辦法做到，而且立刻去做。有幾次同工要向吳長老拿東西，跟他約了到他家去拿，不料半小時後，他就拿來給我們。從這種小事，可以看到他的信實。他從不遲到，也很少讓人等他。因此我們和他約時間，只敢早到，不敢遲到。我想，他這一生都在等人，等人成長，等人接棒，等人改過，等人 .....。

吳長老很少在公開場合稱揚人，這是我們都知道的。有人以為他吝於稱讚，其實吳長老內心非常熱情，很會欣賞人。他看人優點，不看人缺點。吳長老不但至情至性，而且他對人真的非常寬廣。在過去十多年，有好幾次，外界對他有批評，或是有人作了不是根據實情的描述，或是有人假託吳長老的名義傳話。我好幾次問他，他明明知道不是這樣，為什麼不回應？因為我小吳長老三十多歲，我們之間又沒有任何利害關係，他反而有時會對我說出他對某些的看法。可是，這幾年我幾乎沒有聽過他批評人，反而為對方找理由。他總是為對方想，他總是給人後路，他總是相信別人。我曾經跟他說：「您耳根太軟了罷！每一個人講的

話您都相信啊！別人就不會騙您嗎？」他老是看著我說：「他為什麼要騙我？」吳長老就是很相信人。

吳長老搬到 L.A. 之後，我每年會去看他三、四次。去 (2004) 年七月，我從美國東岸講道完，特別再到 L.A. 去看他。為了要讓他高興，我就先跟吳師母說要帶孩子一起去。後來因為吳長老身體很虛弱，我實在不想有太多人進到吳長老家。所以我就和我太太兩個人去，沒帶孩子。那天吳長老看到我們，一共只說了一句話：「你兩個孩子呢？」我突然想起吳長老一生對人信實，他對別人所說的話，十分相信，也高度期待，這或許也是他內心最辛苦的地方吧！

吳長老內心的熱情與他的外表大不相同，大家都很敬重他，但也因此保持距離。生病之後，我每次去都摸他的手、頭和臉，和他說些平常在服事上不會講到的話，他總是好高興，好像天真的孩子一般。

我想他去了主耶穌那邊，主耶穌是至情至性的神，祂是信實的，祂每句話 都兌現且準確，吳長老在那邊一定很自在。

《作者為林森南路禮拜堂執行長老》



▲吳家姐弟和親朋好友到吳長老夫婦的墓地掃墓

祂必興旺，我必衰微

李力彌

我們在廣州，從電郵中看到吳長老安息主懷的消息時，心中十分的難過，也十分的不捨。我們禁不住的問神為什麼？太多的事情我們不能明白。二十多年來，我們和吳長老在海宣同工的歲月中，他的事奉、處事、為人都成了我們的榜樣。

五年前，在我們要到泰國的工場時，吳長老對我們說：「為主作工不要為錢擔憂，只要有工作，神就會供應。這是我一生的經歷。」三年多前，在美國經濟衰退時，同時在海宣經歷前所未有的內憂外患時，神卻讓海宣開展了緬甸的醫療傳道工作。現在有兩部流動醫院 (由巴士改裝)，還有一群當地愛主的基督徒醫生、護士、技師、司機和傳道。他們到窮鄉僻壤，一面行醫，一面傳福音，一面帶領病人，甚至和尚歸主。二部醫療車在過去三年中，到過 86 個村落。看過 29,000 多位病人，做了 1,800 台以上的手術。神讓海宣同工們經歷了祂是那一位在曠野開道路、在沙漠開江河的神。

2001 年，我們邀請吳長老夫婦來主持第一屆的海宣苗人同工退修會時，同工只有二十多位，教育程度不高，我們不知道吳長老夫婦會不會來，沒想到他們立刻答應來。這一群在泰國教會和社會中都沒有什麼地位的同工們，看到吳長老夫婦這樣的看重他們，深深被他們的愛激勵。會後他們自動組隊出去傳福音，也不斷有人獻身讀神學。去年他們在一個偏遠的山區裡成立了一個教會和建造了一個禮拜堂。

2002 年七月是吳長老最後一次在海宣夏令會中講道。有一天，在晨更聚會中，吳長老講不到十分鐘，在臺上哭了。這是我們第一次看到了吳長老柔弱的一面。他解釋說：最近海宣內部發生一些事情，他心中憂傷，以致無法繼續講道。吳長老無論在臺上、臺下，甚至在他老朋友面前，從不替自己或海宣申辯，因他知道伸冤在主。

海宣同工們切切的為吳長老晚上的聚會禱告。那天晚上，吳長老釋放信息大有能力。他勸勉弟兄姊妹服事神要有原則、要有信心、要不怕艱



▲一九五九年吳長老為作者施洗

難。他用大衛王的例子和自己的經歷來勸勉眾人。當大衛和跟隨他的人，妻子兒女都被亞瑪力人擄去了、跟隨大衛的人甚至要用石頭打死他。**「大衛卻倚靠耶和華他的神，心裡堅固。」**（撒上30：6）當晚有六十多位願意獻身為主所用，是海宣夏令會有史以來最多的一次。神再次堅定祂老僕人手中所作的工。

吳長老多次的對我們說：「我和師母天天為你們禱告。」這使我們十分的感動。他不是送我們到宣道工場去就了事。吳長老夫婦不但為我們代禱，還專程來探望我們。吳長老在臺灣時，承受各方面的壓力和打擊，但他還常寫傳真來鼓勵和安慰我們。他深怕我們受傷害，被打倒。他是這樣愛護他的同工。

吳長老一生以「祂必興旺，我必衰微」的心志來服事神。他是我們眾人的榜樣。我們怎能不懷念他呢！親愛的吳長老，雖然您的路已經走完了，請您別忘了繼續的為我們禱告，好叫我們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中，在神面前做一個無愧的工人。

《作者為中華海外宣道協會工場主任》



▲吳長老夫婦主持第一屆華人同工退休會

懷念吳勇長老

李經寰

雖然已經知道吳勇長老病重了一段時間，但聽聞吳長老安息了仍是相當愕然。因為他從年輕起生命不就常帶著死而復活的經歷嗎？記得他最後一次來多倫多是四年半之前，主領我們教會七週年堂慶。當時他也是帶著病痛四處領會，我們心中極為不忍；但看著他與時間賽跑奮不顧身宣講的身影，直如當年使徒保羅所見證的「不以性命為念也不看為寶貴，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從主耶穌所領受的職事，證明神恩惠福音」，我們只有衷心禱告求主復活大能繼續充滿他、使用他！

我從初中開始參加台北南京東路禮拜堂少年團契，吳長老一家住在教會副堂樓上，與我們聚會之所在僅一牆之隔，因此不時在樓梯口相遇。雖然當時他已常應邀各地主領大型聚會，但只要他人在家，一年裡總有幾次來到我們當中對我們這些小弟兄小姐妹講道，這真是格外的福氣。記得高中時為了一信仰問題，我竟也鼓起勇氣背著書包去找吳長老，他在百忙之中誠懇接待、回答並引證聖經激發我本乎神的話探求答案的心，令我深深感念。至於聽他講道，精闢的講解佐以生命的見證，常令我們不但折服於神話語的精妙，體會生命之道的真實，敬重聖經教訓的權柄，更深深扎心靠主立志遵行。

二十餘年前當我蒙召進入華神之前三天，吳長老接待勉勵我四點：1.保持靈修。工人永遠重於工作，保持靈修是工人與主不可或缺的關係。2.有雄心不要有野心。主的工人應勇敢為主事奉，但無為己之心。3.注意如何與人同工。事奉是身體的事奉，因此要有美好配搭。4. 固定工場。長時間在固定工場事奉才能有成果。這些金玉良言是他讀經的領受也是他的經驗談，至今仍得益良多。那一次談話裡他也和我分享了 他對於教會一些問題的看法：1.太固執。聖經原則不改是對，但方法也不改就太固執。2.人壞工作就壞。人一定要對。3.教會要培植年輕的工人並接納他們，使教會後繼有人。4.當研究企管如何應用在教會行政管理與訓練方面。如今回顧吳長老這番談話，不能不為他擁有一顆既執著又開



放、既細膩又勇於接受新事物的心而感恩，難怪主藉著他的手建立地方教會許多堂會、神學院校及宣教機構等諸多事工。末了他再用以利沙披兩次外衣來勉勵我追求聖靈充滿，兩次外衣一次易得一次不易得，易得的是要幫助我們得那不易得的！為一位正要進入事奉征途的年輕工人，他諄諄的訓誨、坦誠的分享、用心的勉勵與真誠的祝禱，使我深深體會他對後輩何等「有心」，對主的教會何等「摯愛」。

出來服事不久經由吳長老介紹來到多倫多牧養教會，過往十八年來他也不辭辛勞數次前來領會。他儘管再忙，收到來信總有回覆，印象最深一次是在我事奉上遇到難處，他提醒我「在教會裡只能講愛不能講理」，我初不明白。但後來恍然大悟，人感受不到愛，理也不要聽，何況許多無辜的人會因此受傷、軟弱。四年前他以八十高齡前來領會，卻還以手提行李方式帶來厚重書籍以贈，這樣對後進之鼓勵更是永誌難忘。

牧會是一條漫長、用生命事奉的道路，保羅說「你們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樣」。同樣，在吳長老身上也有許多事奉生命的結晶不知不覺深深的影響了我們的生命與事奉。如今他老人家已回到榮耀的主面前，自己也華髮禿頂，唯願感動吳長老的靈也加倍感動我們，承先啟後繼續未竟的福音大業，直到主臨。

當細數往事時心中浮現四句話，以示對吳長老無限的追思：

"一代神僕蒙主用，篇篇信息扎人心；
佳美腳蹤遍寰宇，不滅燈火照四方。"

《作者現為加拿大多倫多中華福音宣道會主任牧師，多倫多華人福音同工團契主席》

獨行奇事的神——懷念吳勇長老

何曉東

今天接到從洛杉磯來的電話，知道主忠心的僕人吳勇長老，已經在2005年一月九日的晚上，息勞歸主了，享年八十五歲。去年八月間，我有事去洛杉磯時，順便和吳師母說好去看望吳長老，他們是住在聖底馬斯，他們已經由台灣遷到美國。

吳長老病了有一年，每一個星期要洗腎三次。那天剛好是他洗腎回來，身體很疲倦，睡覺還沒有醒。我到那裡時，已經有七、八個人等在那裡了，都是去看吳長老的。我等了有半個小時，因為搭的是別人的車子，只好告辭出來。當時我就有一個感觸，我可能再也沒有機會見到他了，只有將來在天上。

我和吳長老都是一樣，沒有讀過神學，先是帶職事奉，然後才獻上全部的時間，他比我早十年。我 認識他已經很久了，在1950年，我和父親由中國大陸來到台灣。在台灣剛信主，常去台北市許昌街的青年團契聚會，吳長老那時候很年輕，在鐵路局工作。每一個主日早晨，都站在門口做招待，發節目單。他們沒有牧師，都是請外面的講員，有時候也當司會主席。每星期二晚上，在樓上的小房間，有一個小小的交通見證聚會，人數不多。我記得的人有，賴銘立，陳慕川，王約翰，唐美逸，還有吳長老。有時候主日崇拜，我去早了，他就拉我到樓上去禱告。後來我參加了「南海路基督徒聚會處」就不常有機會見到他，但是在很多的佈道會和培靈會上，我常看見他在主領唱詩，他那宏亮的歌喉，深深地打動人心。有很多短詩，我都是從他那裡學來的，但是我從來沒有想到，有一天，他會成為一個佈道家和培靈家。在我看來，要當佈道家和培靈家，必須要從神學院畢業，有多年的經歷，他只不過是個平信徒，在教會工作上，一個活躍的人物而已。

許昌街青年團契，每一年的聖誕節，都有佈道會。那年的聖誕節快到了，我在總統府遇見他，就問他今年的佈道會請誰做講員？他用手指指他自己。我感到很驚訝，心裡在想，是不是團契請不到人了，才把他拉



上去的？他既不是牧師，又沒有讀過神學，怎麼能領佈道會呢？我當時還沒有受洗，想法都很幼稚。不知道那些大佈道家，計志文，趙世光，和王載等，都沒有讀過神學。從那時候起，我就聽說他常常在台灣各教會主領多次的佈道會和培靈會，但是我始終沒有聽過他講道。後來有一年，台灣大學舉行新生佈道會，請他當講員，借用台灣大學附近的「信義會新生堂」。我那時候做招待，看見他在台上，生龍活虎，大聲疾呼，話語帶有能力，有很多青年人，都接受了主。

從此以後我就對他另眼相看，把他當作大佈道家，培靈家看待了，常常聽他講道。不久我就來美國讀書，完了又在美京華盛頓工作，並參加當地的「華府中國教會」。那時候吳長老的事工，已經發展到海外。我們的教會也請他來領過幾次培靈會，他比從前更加倍地有能力。尤其是他那活生生的見證，給我極大的幫助。他的見證和喻道之說，如同一個極有趣的故事，令我百聽不膩，加上他說起話來，又很風趣。吳長老不僅在佈道培靈上有恩賜，他又有那創辦屬靈事業上的恩賜。許昌街的青年團契，後來發展成為現在的「林森南路禮拜堂」。他又和同工們建立了「南京東路禮拜堂」，「永和禮拜堂」，「民生東路禮拜堂」等一共有十六個分堂。這些堂的牧者，都和他一樣，是平信徒出生的，蒙神的呼召出來，沒有讀過神學。他們那裡沒有牧師，只有長老。其實按照聖經上說，牧師和長老都是一樣的。

吳長老並不反對讀神學，他也認為神學院，是個訓練工人的好地方。就參加建立了「中華福音神學院」造就那些大學畢業的高級知識份子出來傳道。他自己又創辦一個「門徒訓練中心」，後來發展成「門徒訓練學院」。此外他還看重海外差傳工作，又創立了「中華海外宣道協會」，差遣不少的工人去日本、歐洲和東南亞各地方。吳長老身體一向不好，他在沒有出來傳道之前，曾患過癌症，醫生說已經是沒有希望了，神使他又活過來。然而他一直很不健康，有時會昏倒在講台上。他的高血壓和

低血壓，幾乎是一樣的，每次量都是如此，醫生都認為是個奇蹟。我聽他的師母說，他的身體是很特別的。別人若像他，早就活不下去了。然而他都是在外面東奔西跑，足跡遍及全世界。由台灣、中國大陸，一直到南北美洲、東南亞洲、歐洲和澳大利亞洲。很多的傳道人，都是老年之後，搬到美國、加拿大，去和兒女們住在一起的。可是吳長老年紀再大，卻仍然和師母留守在台灣，和兒女們遠離。要不是病了的話，他還會繼續留在台灣的。 他乃是鞠躬盡瘁，做到不能做為止。 吳勇長老雖然是走了，可是他所著的書，仍然在替他講話。尤其是他的那本回憶錄「不滅的燈火」。當2001年，我最後一次在台北見到他的時候。他告訴我，這本書在中國大陸發行甚廣，受益的人很多。有一次，他去一個地方講道，竟有一千個人在火車站歡迎他，都是那本書的讀者。甚至於他那癌症得醫治的見證，曾救了一個病人。有一次在上海一個家庭教會中，講員講說吳長老癌病得醫治的經過時，就有一個姐妹，她患的癌症和吳長老的完全一樣，正在坐以待斃。一聽到吳長老得著醫治，就相信神既然醫治了吳勇長老，也一定會醫治她的。從那時候起，她的病就一天天地好起來了。

因著神僕忠心的事奉，眾人因信將榮耀歸與神。



《作者為不滅的燈火文字整理》



他服事了這世代的人 影響了無數的人

何照洪

得到吳長老的幫助及影響的人數之不盡，我有幸也是其中之一。第一次認識吳長老之時間我已記不清楚了，大概在大學三年級時，我開始轉到許昌街青年團契聚會，自然便認識了吳長老這個人，但由於我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故沒有太多機會去與他交談。畢業後不久，吳長老晚上在許昌街團契開查經班，我每星期均參加，對吳長老之認識開始加深，而漸漸地他也開始注意到我。到 1975 年底時，他並邀請我當年作執事，於是便開始了我在地方教會中之正式服事及投入了。從此也有更多機會接觸吳長老及向他學習了。

由於吳長老較早即在地方教會的行政上交棒，加上他經常出國，故雖然我在地方教會服事多年，但直接跟著吳長老學習之機會仍是不多，然而我常從他的講台教導、生命之榜樣及為人處事上常有學習，雖然不是師徒式的傳授或一對一的造就，在他身上及從他的教導中我確是獲益良多，因此我覺得他是我真正的恩師，幫助我很大。而在後來我到石牌禮拜堂服事時，有時遇到一些屬靈的問題或治會的難處時，我亦會當面向他請示，了解他的想法，作為我的指引，而經他指引後，我便會更有信心服事下去了。他實是我的良師，是我們教會及眾教會所尊敬的。他的存在，實在是我們這些學習事奉者無形的鼓勵及幫助。

吳長老影響我最深的有很多，其中以真理的堅持、地方教會之路線以及生命的榜樣更令我印象深刻。吳長老是一個對真理絕對堅持，把神的話擺第一的人，他不會在真理上妥協的，他情願吃虧，也不願讓真理打折扣，在這個世代中很少能見到如此絕對的人，他忠於神，不計較自己的利益，只以言語及行為維護真理，因此他說話及講道的權柄是自然的，也受到人們的尊敬。吳長老對真理的堅持，影響了地方教會，使地方教會一直堅持走在神的真理當中。而我們教會也把堅持真理，絕不在真理上妥協之原則奉為圭臬，不敢有違。

吳長老堅持走地方教會的路線，使地方教會不斷產生人才，其實嘉惠了不少人，尤其是帶職事奉者。使凡願意委身者皆可有機會服事，甚至成為教會之重要同工，達成人人事奉的實際。地方教會的路線不容易

走，因為一般的教會多以設立牧師而以牧師治會為主，而地方教會不按立牧師，在實際上有時候會帶給全職事奉者一個難處，但由於吳長老之堅持，地方教會反而因此而栽培了不少的人才，也使地方教會生生不息，致力於聖經的教導、真理的持守及人才之栽培。因此長老治會的路線，不是名詞更換而已（牧師換成長老），更是一個不一樣的精神、不一樣的內涵、不一樣的觀念，善用之，可使教會更健康的成長。

吳長老生命的見證，更是有目共睹。我雖然接觸他不算太多，但就我接觸他的感覺中，我從未見過他發脾氣或是罵人。他的證道充滿了生命的見證，發人深省，使人羨慕生命、羨慕神及羨慕神的話語。他自出來服事後便走信心的道路，數十年如一日，這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乃是實在的衣食問題，但他靠神的信心一天 一天的走下去，這不是一般人所易辦得到的，我想神也因此而在他生命中塑造了很多的完美，是別人所無法得到的。

吳長老另一個特點就是不抓權、不爭名利。他很早便退出行政的權力中心，今天從吳長老所散發出來的屬靈權柄，不是他自己抓來的，乃是神所賦予。他為人謙和，有屬靈的長遠眼光，不只不為自己抓權，更常主動的提攜下一代，被他提攜的人很多，我亦是其中之一。他在我年輕時便放心讓我作執事，石牌堂成立後又安排我站講台，並讓我學習帶領教會，他確實是一個以神國度為重為念的一個無己的人。

吳長老對於宣教之推動，亦帶來了地方教會今天能有機會堅持走普世宣教之路，他獨到的屬靈眼光及對真理的堅持，使地方教會能夠在早期便開始走上宣教的道路，而他的推動，亦影響了整個華人教會的參與。因此他所作的無論是直接或是間接，均影響了很多人，也造就了很多人。感謝神，把吳長老給了我們這一代的基督徒，他已服事了這世代的人，回到主的懷中，但我相信他的見證、他作工的果效，仍將持續著，並繼續影響及幫助更多的人，願把榮耀歸給神！

《作者為石牌禮拜堂執行長老》

割不斷的父女情

吳仁恩

在我小時候，爸爸給我的印象是那麼的嚴肅，使我與他有一段距離，我相信許多教會的弟兄姊妹一定也有同感，其實他是一位重感情的人，樂意與人親近，也希望人親近他。

記得我從小膽怯、害羞，他總是用盡心思要把我訓練成剛強膽大，但是我並沒有如他所願。小時候我身上常長痘子，有人建議去海水浴場泡海水，可能會見效（不知那門子的處方）爸爸二話不說第二天全家出動到福隆海水浴場。我的本性難移，當我踏入水中，水到腳踝，就嚇個半死，拒絕泡海水。但是爸爸耐心的安慰、解釋，從頭到尾抱我在水中，一個鐘頭後我才能慢慢接受。在我印象中，常常為我打扮的是我親愛的爸爸，由於我個性內向，他總是想盡各種方法來親近我、愛我，與我溝通，藉此我們之間也產生了割不斷的父女濃情。

爸爸工作忙，兒女多，每個個性不同，要一個個配合要花多少精神、時間。如今他年老，從裡到外，從頭到腳，我們做兒女的一點都不敢馬虎，讓他享受到真情的流露。有千萬個捨不得，眼淚乾了再流，流了再乾，一天裡反反覆覆的思念。感謝神，我們是天父的兒女，有一天還要再相見，這是最大的喜樂與盼望。



《作者為吳家四女》

同得安慰



吳美恩

二月廿三日洛杉磯的追思聚會，與二月五日台北國父紀念館的音樂紀念會，看到來自各地的弟兄姊妹那麼踴躍，我們的心深深受到安慰與激勵，那些無法一一數清的花圈，是各個機構、各個教會及弟兄姊妹的熱誠，他們的思念不捨並不亞於我們，幾天來冰冷的心被溫暖了，一封封的信件及卡片，不論是卡片上的安慰詞，及弟兄姊妹句句扣人心弦的心聲，再次地安慰了我們無法剪斷的思念，這些信件卡片，鋪滿了客廳每一個角落，弟兄姊妹的愛，彷彿把我們帶到天上，由衷的感謝大家對我們的關懷及代禱。

那天二月五日在台北國父紀念館，聚會剛開始，從臺上的頂端徐徐地飄下一位不速之客，牠展開五彩的翅膀，翩然而下。臺上的詩班及樂團都看見這一幕，坐在前排的弟兄姊妹也看見了。一位拉大提琴的姊妹直讚嘆著說：好美好美的一幅畫面！散會後一些人在談論著，通常在這個季節裡幾乎是不太可能見到蝴蝶，更何況紀念館這麼深這麼高，屋頂又是那麼密怎麼飛進來的？正談論著，黃指揮加入談話行列，敘述當時的情境說：蝴蝶飛下來後就停留在他的譜上，下意識地反應是要把它趕走，怎麼趕就是趕不走，只好翻頁，當時他以為翻了頁一定會飛走，那知一翻頁反而將它留下來，停留在《想起難捨》的這一首詩歌上。彷彿告訴我們：「主耶穌啊，想起了你，心中便覺甜蜜，巴不得今天就被提，與你同在一起。」神藉蝴蝶再次提醒我們，主耶穌時時刻刻與爸爸同在，生前是，如今也是。我們都得了大的安慰，家母不停地感謝說：「安慰了全會眾不捨的心，也安慰了我們。」

詩班的最後一首獻詩《無比的愛》－終曲。基督已經復活，帶給我們何等盼望的提醒，死由一人而來，死人復活也由一人而來，有一天在基督裡的人都要復活，如同蝴蝶從蛹的生命蛻變。主的安慰何等的周詳，壓傷的蘆葦，祂不折斷，將殘的燈火，祂不吹滅。過去是，現在是，將來還是，祂的信實何等廣大。

《作者為吳家次女》

如果您還在

吳頌恩

兒時的記憶裡，我從未有機會像許多其他的孩子一樣，與父親一起打球，因為父親總是為教會的事工往來奔波。當他有一點空暇時，便教我游泳、彈琴、欣賞古典音樂。受到父親的影響，我一生都鍾愛古典音樂。

父親在教會中的服事實在繁忙，他平常很少有時間陪我們。然而在我有需要的時候他總是及時出現。猶記得十六歲那年， 父親把我帶到美國讀書，他幫助我打理妥當入學、住宿等手續，之後必須趕回臺北。臨走前他對我說：「不要擔心，你在上帝的手中。」看著父親確信的眼神，當時我的恐懼立刻就消失了。從那時起，我時時經歷了主的同在，我知道天父必引領看顧我。

親愛的爸爸，在過去聚少離多的日子裏，我沒有機會把我心中的話對你說，如果您還在，我要告訴您，您給的時間雖短，然而我變得更獨立；因為您教導了我，我學會了饒恕，也因著饒恕，看見別人得醫治，自己得釋放；在人生的風暴中，您教會了我鎮靜；是您教會了我人際的關係，人應當盡的本份，不求別人的回報；我也學會了信實，因為您常說，神是信實，人也當信實；您的鐵漢柔情，讓我學會了柔能克剛；您教會了我寬廣，因為您凡事包容、忍耐。如果您還在，我要告訴您，您那豐富的人生與豐盛的生命，讓我一生享用無盡，且在生活中不斷的湧現。

親愛的爸爸，安息吧！有一天我們會再相見，到那日，我們可以一起暢談心中的話。





<作者為吳家長子>

永遠的感念

吳麗梅整理

驚聞良牧恩師吳勇長老於元月九日在美寓所息勞歸主，雖享八五高壽，當消息傳到，仍震驚著我們全體西班牙華人基督教會的弟兄姊妹們，大家奔走相告，淚眼相對，同感痛失一代良牧、恩師，霎時間，他那一生靠主剛強，忠心事主的形象又現眼前，他那諄諄教誨、激勵後進的心意，又湧心間。

猶憶 1986 年的時代，我們這些剛從溫州青田家鄉，一心嚮往海外生活的年輕人，順著那股西班牙的移民浪潮，沖上了地中海岸的金色沙灘，面對著陌生的國度，憂喜參半，喜的是西班牙確是美麗和平富饒之疆，前程錦繡，但憂的是，靈裡饑渴，沒有供應，僅懷抱著初來時廣傳福音的心志，此刻，卻像被浪花沖上沙灘的魚兒，離了水鄉，張著嘴巴，奄奄一息。

就在那樣的光景下，感謝神，祂使用在香港、臺灣、英國、 美國等各地的僕人和使女，開始用屬靈的目光，注視著華人移民的動向，間或送來關心和餵養。直到 92 年時，神特藉著義大利弟兄姊妹們的大力推介，使我們認識了臺灣的吳勇長老，那年，長老伉儷風塵僕僕地來到了西班牙，先在瓦倫西亞城，後在馬爾貝亞城，停留五天，當他們找到了我們這一群已經開始聚會的二十幾位弟兄姊妹時，就連著五天在兩地的餐館中，展開了「培靈佈道」的聚會。四周各城的信徒也聞訊紛紛趕至，大家齊聚一堂，幾近八十人，天天爆滿，座無虛席，無人捨得中途離去，只見長老站在臺上，四射出一種屬靈的威嚴和氣魄，無不深扣著人心，而聽到他豐富奇妙的生命經歷，更是產生了以生命影響生命、以生命傳遞生命的悸動，這一場豐盛的靈筵，直似從天而降的春雨，大大地澆透復甦了這一片西班牙主內華人乾涸的心田，主藉著他愛僕的雙手，好似用犛頭翻鬆了泥土，又播下了種子，後來這些種子萌芽開花，不斷茁壯，成了西班牙華人基督教會各地會堂中的棟樑。

五天密集的聚會時間，大家那樣渴慕地聆聽著長老的分享，每天只剩下一點吃飯的時間，彷彿置身在使徒行傳初期教會的情境中，人人不分你我，只專注在主的話語上，當聚會結束時，幸有天天陪伴長老安坐一



旁的吳師母，笑著抒發了我們當時靈裡提升的感受，她說：「這一次的聚會，好像神叫我們進入了祂的樂園。」

翌年，長老有鑒遠方兒女們的渴慕和需要，不顧年邁體衰，反加快步伐帶著同工范大陵長老再訪西班牙，自此 95 年、97 年、99 年、2000 年、2002 年，蒙長老伉儷八度臨西，自己更是在臺上，親力親為地講道、施洗、按立，復派出同工范大陵、何照洪、李健、呂郁男、莊百億等長老及汪川生院長，出入西班牙十多次，做著「佈道培靈」、「門訓裝備」的工作。

由於長老師母一路來以愛心澆灌，辛勤栽培，使西班牙華人基督教會已大步向前，日益興旺，「總會」下的十一個會堂中，已經在 2000 年 6 月蒙長老親自為馬爾貝亞堂按立了三位長老及五位執事，又在同年 11 月為巴塞羅那堂按立了二位長老及五位執事，至此，使教會步上了具規模的正軌，使廣傳福音的大使命後繼有人。與此同時，今年元月 12 日總會更派出五位同工返回祖國，開啟另一禾場的福音事工，願這個好消息慰我長老在天之靈。

慨歎這十多年來，因我們這些在西的主內兒女們，從早年的單調繁重餐館工作，到目前的多元多變的工作環境，無不讓長老師母及您的同工們也跟著我們起早睡晚，真是辛苦您們了。啊！良牧啊！恩師啊！且讓我們唱出一首心中的歌吧！

長老師母，遠方尋找。忘私忘我，傾心澆灌。
培靈裝備，全愛建造。在西教會，史冊流芳。

如今，良牧遠去，恩師難再，但他畢生愛主愛人的行誼和榜樣，仍像明燈照耀，我們堅信如經上所記保羅的寫照：「那美好的仗您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您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您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您存留」。阿們！

《「西班牙華人基督教會」弟兄姊妹追思吳長老 吳麗梅姊妹整理》

深切懷念吳勇長老

高雲漢

吳勇長老是我的長輩，我的導師，我的好同工。

他與我分享神在他的身體健康方面行了奇妙的神蹟，給我個人有極大的鼓勵，讓我學習在病痛中，產生對神的信靠。

他忠心事主，創辦中華福音神學院，憑信心買地建校，作育天國精英，為人稱道。

他曾主領港九研經培靈大會，信息不單挑旺信眾，對我自己來說也大有造就。

他是華人教會的領袖，胸懷普世，鼓勵差傳，在眾教會中有很大的領導作用。

在世界華福中心初創時，吳長老認同異象，肩負世界華福董事會副主席一職。

在我個人來說，他安排我在台北培靈大會中講道，又邀請我在聖地牙哥海宣差傳大會中分享，給我很大的鼓勵。吳長老也曾蒞臨我多年牧養的華基教會，在培靈佈道會中分享美好信息，信徒大得造就。他每次來多倫多更謙卑主動與我聯絡，講述神的恩典。

前年在聖地牙哥的差傳大會中，本應有機會與吳長老一同服事，後來他因為身體軟弱，未能出席，我感到十分惋惜，自此常在禱告中記念他。

現在吳長老留下許多美好的信息，感人的講章，在台灣和海外都建立許多教會，為主發光，傳遞信息，是華人教會偉大的屬靈領袖，盼望青年同工效法佳美楷模。

良牧歸去，蒙主嘉獎；嘉言懿行，常存懷念。

《作者為世界華福中心總幹事》



隨吳勇長老的腳蹤——跟從耶穌

梁銘時

平常話少，信息供應千萬人：在安息禮拜的手刊裡，孫兒中好幾位提到外面看來父親或祖父的嚴厲，少有說笑。我們這些常和吳長老開會的人也有同感，討論事務，吳長老一言不出，默默的聽著，很可能他也在默默的禱告。往往在爭執不下時，他兩三句智慧的話，將事情的真象闡明，並述出合理的結論和處理方法。

吳長老對人的關心令人驚訝，他在病中見到我們，仍記得向我們的親人問候，一一詢問安康，他不是一位閒聊的人，在他不同的講章中可以看見：上至世界各地和國家大事，下至民間習俗他都深切的了解，並由這些隨手例子說明神不變的真理。我們的主不也是這樣麼？

邀請講道，大小聚會不拒：吳師母和好幾位提到吳長老只要時間沒有衝突，無論大小教會請他，他都會去傳講信息。這真是主忠心僕人的好榜樣，因此不但使他由主那多領受信息，對主的話多有亮光，也因此餵養眾教會，感觸了多人的生命。

記得七〇年代的初期，基督徒會堂在北加開始主日聚會，我們這一批由各個不同背景來的信徒，各有各的看法，吳長老多次來教導我們，查考教會應有的結構、聖靈的工作、傳福音的重要。對一批只三十歲出頭，在工業界忙於生活的人而言，總想找一位唸了神學或做牧師的人，讓他包辦一切。但吳長老讓我們看見，神給各肢體有不同的恩賜，應該是一個團隊的事奉，每一個信徒都是祭司，都當參與事奉。那時我們不過是一個小小的查經班，正在摸索著前行，他遠越重洋來幫助我們，使今天在五個地方的會堂都有很好的結構，吳長老是神的巧工之一，為我們立下好的根基。

兒女的孝敬：主的話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人爲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姊妹、父母、兒女、田地。沒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可10:29-30）

我個人曾參加也為父母主持過安息禮拜，但沒有一次是如此的尊嚴感人，吳長老兒女在程序上的安排，及對他的追念，都可以看見他們對他

的敬愛。這兩年他在養病期間，子女、婿媳的扶持實在少見。事實上吳長老常出外領會，在家親子的時間並不多，也許並不符合今天父母與子女關係的教導，但主的話不落空，沒見過那一家的子女比他們更孝敬愛護主的老僕人，屬肉體加上屬靈的關係所擺出的是一幅極美的圖畫，是的，為耶穌擺上的絕不落空。

聖經全面的教導：一般的中國教會，尤其福音派純正信仰的，很少講解聖靈或著重聖靈的工作。吳長老遵守聖經全面的教導，每年海宣夏令會，他不但呼召神所感動、全時間事奉的人站出來，也呼召有病的人前來為他們按手禱告，夏令會結束前的見證會，不少人見證神的醫治。

今天靈恩運動在中外教會一波又一波地衝擊，有的完全傾向神蹟奇事、說方言、學野獸吼叫、或跳靈舞。而另一批教會則認為醫病趕鬼的恩賜已終止了，否認或避免提到聖靈的工作，尤其我們學理工的人佔教會的大多數，常以為治理教會跟操作公司沒有什麼不同。然而吳長老不但由舊約到新約講解不同層面的教導，自己也經歷神大能的醫治，並為需要醫治的人禱告，他不避諱講解和運用聖靈的恩賜。

求主憐憫祂的教會，我們不但感謝神，賜給智慧能辦理各樣事務，也別忘記我們離了祂什麼也不能做。新約時代聖靈是教會成長的主導，切不要做沒翻過的餅，令人難以下嚥。



《作者為中華海外宣道協會理事》



服事道上啓蒙師

陳一萍

1973年9月2日主日崇拜中，吳勇長老把剛從大學畢業，清楚蒙召，決定加入教會事奉的我，介紹給會眾，並為我禱告，他用箴言4:18**「義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勉勵我，給我祝福。從此，開始了我一生服事主的路程。

1973-1980年，我在臺北基督徒林森南路禮拜堂全時間服事，其中1975-1978年，在華神讀書；我有幸成為吳長老的弟子，蒙他在服事道上開導，並得見他身體力行的榜樣，紮下美好根基；迄今，猶銘刻在心，不敢或忘。謹記三兩事如下：

一、吳長老是一個心胸寬闊的人：

1973-1974年，吳長老計劃他在台灣時，每週給我上課一次，所談的，對我幫助甚大，如教會真理、聖靈充滿、臺北聚會所早期歷史，以及他服事主的一些心得；有一兩次上完課，他帶我出去探訪，把我介紹給一些弟兄姊妹，又安排我在姊妹會一個月講道一次。他對後進的提攜與栽培，確實是不遺餘力。當時，我尚未進華神就讀，他用這樣的師徒方式帶領我，大約一年之久，現在回想起來，真是彌足珍貴。

有一次，他說他喜歡「耶穌外傳」中一段記載：曾有野狗陳屍道旁，門徒皆掩鼻而過，獨有耶穌讚其齒白。他對我說：「這事雖未載入正史，但我喜歡其中的教訓。一般人，大多對人的缺失，難以忘懷；耶穌卻善道人之優，善用人之畏。」他常說：「一個人犯再大的錯，只要真心悔改，我們就沒有理由不接納他，因為主都接納了他，赦免了他，難道我們比主還大嗎？」吳長老的確是這樣的人，因此，他心中沒有過不去的人，他的服事也就備加有力。他還提拔教會年輕人站講台，給予各樣服事的機會，為教會儲備人才，以致教會能一再植堂。

二、吳長老是一個與太陽競賽的人：

1974年間，我有數月暫住南京東路禮拜堂副堂二樓；吳長老、師母一家住三樓。每天早晨，一樓有晨更，由吳長老主領。我記得我總是趕不

上晨更的時間，常在詩歌聲中醒來。原來吳長老心中迫切，總是今日比昨日提早開始，參加的弟兄姊妹也就越來越早。從此，我窺見了吳長老靈裡活潑、歷久彌新的秘訣：每日與太陽競賽，早起親近神，然後講解聖經，一天一章，循序而講，每日都有新的發掘、新的亮光。吳師母則在晨更之後，回家作筆記，然後自己再讀三章聖經，同時作筆記。吳長老、師母他們如此渴慕主話語的榜樣，深深激勵了我，使我至今仍受用無窮。

三、吳長老是一個持守異象的人：

1973 年底、1974 年初，我第一次參加「地方教會全省同工退修會」。會後，特地到屏東大津探望倪頌德小姐。她是地方教會屬靈前輩，人人敬重，對我這初出茅廬的新傳道人諸多勸勉；也在那裡，我第一次感受到吳長老身為「海宣」(1968) 與「華神」(1970) 的創辦人，在地方教會同工中，所承受的壓力何等的大。然而，吳長老既領受了從天上來的異象，就不輕易動搖，他靠主得以持守到如今。

其實，吳長老一直沒有離開過牧養教會的崗位，因為「教會是神的家、基督的身體，神一切的豐滿要在其中彰顯；神手中一切的器血陶冶完成，也當優先用在教會」。他乃是以地方教會作基礎，藉近文化、異文化的宣教，不斷將基督的身體擴展；又因牧養教會，欲藉神學教育，培養合神所用的時代工人。

當年初出茅廬的我，獻身的第一步踏入教會，便是因著吳長老所教導的「教會觀」；如今，三十一年半的歲月逝去，我十分能體會吳長老的苦心，他乃是貼近了神的胸膛，體貼了神的心意，堅守了牧會、宣教與神學三方面的崗位，艱苦卓絕一路走來，直走到了他旅程的最後。

但願後起我輩，都能在這三方面，擇一崗位立定，並踏著他的肩膀，再上層樓，好讓吳長老 一生所持守的沒有落空。

《作者為美國波士頓郊區華人教會傳道人》



不滅的燈火在門訓—懷念主僕吳勇長老

莊百億

吳勇長老在我們中間所做過的事，主都記在祂自己的冊子上，我們如今所能述說的不過是其中的一點點。我謹在此向大家分享「不滅的燈火在門訓」，也就是一些吳勇長老與門訓之間的點滴，以懷念主僕吳勇長老。

(一) 栽培門徒、留下榜樣

前期校友見證吳長老每日早晨，親自來校帶著同學們一起讀神的話，幫助年輕人細細地讀、深入地讀，為同學們打下了美好的聖經基礎。

吳長老身體力行，在寒暑假親自帶領同學們組成福音隊，到屏東去傳福音。麗景禮拜堂傳道人張家麟弟兄，當年是大學二年級的學生，因跟著福音隊傳福音，以後也獻身全職事奉。

(二) 親自授課、生命的路

吳長老在門訓上了好幾年的課程。例如「主工人的性格」、「神的門生」、「靈命追求」、「聖靈真理」、「教會真理」…等。這些靈命課程，從多方面呈現出吳長老事奉的路乃是生命的路。

他曾在課堂上說過：「我看一個人，不在乎他有多少的恩賜，也不在乎他做多大的工，我只看他是不是走生命的路！」他不但這樣教，他自己也這樣走。因此我們看見他無論到那裡去，他所顧慮的是別人的需要，而不是自己身體的需要。

(三) 神州傳道、鶼鰈情深

2002年3月15~23日，吳勇長老最後一次進入大陸講道，除了吳師母同行之外，我得以隨行前往。在那前後九天的服事中，我看見一位謙卑而又肯提攜後輩的主僕。



那幾天中有一個三千多人的教會，特別邀請吳長老去有兩天六次的培靈，吳長老堅持中間兩堂要我去講。我深深地感覺到：與吳長老同工時、聖靈工作的強烈。吳長老的禱告與信息，讓所有的會眾浸沐在聖靈的感動和主話語的激勵裡。

大陸行的九天中，天氣忽然轉冷，我陪吳師母去買一點東西。吳師母走呀走呀，我以為她會買一點姊妹要用的東西，但是她卻是為吳長老選了一件背心。我看見主的使女和祂僕人鶼鰈情深，內心十分感動。因著吳師母的扶持，讓吳長老沒有後顧之憂。

緬懷主僕，內心暖流不斷，敬題一詩，以為紀念：

「年輕蒙恩即事奉，清早晨更賽日頭；
傳揚福音三大洋，建立教會五大洲。
海宣華神與門訓，造就工人傳主道；
八旬晉五見證主，榮神益人到主來。」

最後我想引用「馬太福音十二章18-20節」來看吳勇長老的一生：

『看哪，主的僕人，主所揀選、所親愛、心裏所喜悅的，主已將主的靈賜給他，他已將公理傳給外邦。他不爭競、不喧嚷，街上也沒有人聽見他的聲音。壓傷的蘆葦，主不折斷，將殘的燈火，主不吹滅。』

願主聖靈安慰我們所有的人，並願感動吳勇長老的靈，加倍的感動我們每一位。

《作者為基督門徒訓練學院輔導主任》



吳勇長老與我

黃志強

得知神的忠僕吳勇長老，於二〇〇五年一月九日凌晨在睡眠中，安詳地蒙主寵召歸回天家；消息傳來不禁無限惆悵，心中產生兩種矛盾的感覺。一是痛失良師益友，主內敬愛的同工，感到非常悲傷難過。一是看到吳勇長老美好的結局，在地上已行完主的旨意；在此借用使徒保羅的話說：「那美好的仗他已打過了，當跑的路他已跑盡了，所信的道他已守住了；」因此他已得到了主的賞賜，就是為他所預備的公義的冠冕。這是美事、喜事，我們豈能不感謝讚美主。

吳勇長老一生豪爽正直、見義勇為、真摯熱誠待人，更充滿基督的愛心、不畏難、不怕麻煩、不求自己的益處、忠勤服事主、服事人、謹慎敬虔，以至神重用他一生，神蹟奇事隨著他，他實在是基督徒、傳道人、牧者的最佳典範，是神又忠心又良善的好僕人。

在追思、感恩之餘，謹以吳勇長老與我半個世紀以來的相交，牧養我、造就我，以及作在我身上許多美事的見證簡述三點，以茲記念並與吳勇長老家人、同工、同道共勉之。

吳勇長老與我的蒙恩得救

一段活在迷失歲月裡的往事

我生長在一個算是富裕的家庭裡，八年抗日戰爭爆發後，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我在一個教會學校裡唸中學，（鄂湘教區聯合中學）老師們曾一再盡力的多次把那透過十字架的福音告訴我，勸我接受。當時我非但不肯接受，因著強烈的國家民族意識，及可作為終身倚賴的家庭環境，反而譏笑他們所講說的那一套洋教裡，我才不需要哩。

一九四一年，我高中剛畢業，為著好奇心與愛國心的趨使，「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我毅然背著父母逃家，投入遠征軍機械化部隊學生隊出國訓練班，飛往印度藍姆伽，中美聯合訓練基地接受嚴格訓練。我在美軍通信學校，專攻無線電通信，畢業後分發在遠征軍新一軍，追隨孫立人將

軍，作他貼身的無線電通信員。曾參與緬北諸戰役。抗戰勝利後隨軍接收廣州，因為我是學生從軍，勝利後可以復員返鄉，繼續進入大學唸書。

一九四六年秋先進入英語專科學院，後又轉入大學；一九四九年我又轉入廣州中山大學唸大四時，十月間廣州被中共解放了，混亂中，我與舊時同僚隨廣東省府無線電台經海南島撤退到台灣。後因牽涉擁孫案，被軍法審判，以「知匪不報」罪名，判刑四年，緩刑兩年出獄。在那年頭被扣上「政治犯、思想犯」的帽子的人，人人皆避而遠之，因此出獄後，反而是淪落台北街頭，走投無路。

台北南京東路奇遇

有一天，是一個奇妙的傍晚，我漫步在台北南京東路時，經過一座新蓋好的禮拜堂前，我的視線觸到了窗子裡一具鮮紅的十字架，心裡頓時覺得一陣莫名的惆悵。十幾年前中學時代，我不是常聽到十字架這個名詞嗎？我不也看到過許多這類的十字架記號嗎? 我不也口裡面跟著同學們唱過十字架的詩歌嗎？一面想著，一面我就逗留在那兒望著十字架出神。忽然禮拜堂的擴音器傳出了一陣音樂聲音，一聽到這聲音，我的眼淚幾乎奪眶而出，原來這音樂的曲譜，正是我中學的校歌歌譜（我靈鎮靜），在學校時，每天朝會都要唱它一遍，在這音樂聲中，往事一幕一幕的重現眼前，從學校到溫暖的家，從家到現在，經過了這連串的變！變！

在我背後，有人招呼我說：「請到裡面聽福音」，我低垂著頭走進了禮拜堂坐下來，一時百感交集，無限辛酸。不一會兒，有人領著唱起詩歌來，「昨日，今日，直到永遠，耶穌是一樣，父母兄弟，親戚朋友，有時要離開；耶穌不離開，天地萬物，都要改變，耶穌不改變，…”我流著眼淚跟著在唱，在講道之先我已經受了極大的感動，因為耶穌不改變。當傳道人講完了「天地萬物都要改變，耶穌不改變，…」唯有主耶穌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都是一樣的，我俯首決志接受了這位永不改變的主耶穌做我的救主。



與吳勇長老初次相交結識

第二天下午我又來到禮拜堂門口徘徊，一面猛抽香煙，一臉心事愁煩顯露無遺；這時吳勇長老推著腳踏車正要出門，一看到我就說：「你是昨晚決志信主的弟兄，我正要找你談談，請到裡面來」，我跟著進到他住家樓下的一間教室，坐下來，他親切的給了我一杯熱咖啡，並且說：「你慢慢的把你的情況，心事告訴我，我為你禱告，或許可以幫忙你一點什麼。」我很羞愧的告訴他，我剛從監獄裡出來。他說：「你獲得釋放自由了，應當高興啊！」我坦白的對他說：「我沒有地方去。」「你沒有朋友嗎？」他追問我，我說：「有。」「那你為什麼不去找他們呢？」我說：「朋友不敢收留我，怕惹上麻煩。」「那你到底犯的是什麼罪？」他問我，我回答說：「軍法判我是知匪不報的罪。屬於政治犯，其實我是冤枉的。」後來吳勇長老看著我，停了一下，他說：「你既然沒有地方去，就暫時留在這裡吧！」我流著眼淚非常感謝他，就這樣我就留在那裡了。吳勇長老安排我住宿在一位清潔禮拜堂的卓老弟兄家裡，就在禮拜堂附近，每天三餐就在吳勇長老家裡。

試探？試煉？絕處再逢生

在當時，全時間的傳道人，生活非常清苦；吳勇長老家中，上有高堂(他的岳母)、妻子加上四個幼兒，還有一個幫忙他們做家事的秀雲姐妹，加上我再擠進去，我內心實在過意不去。思前想後，反正我信主靈魂已得救了，何苦再留在這世上，還要給別人增加麻煩和負擔，我不如一死百了，這應該是最佳解脫之法。(那時我雖已接受相信主，但還不完全明白聖經真理。)於是我決定到碧潭跳水自殺。

去碧潭自殺前夕，我寫好一封限時信投進郵筒，告訴吳勇長老我的這一決定。次日清晨，我不辭而別，從容直往碧潭。誰知神不允許，安排了好心的警察把我攔了下來，結果自殺未遂。另一方面，吳勇長老收到限時信後，立即召集教會同工迫切禱告，求神施恩救我。

警察先生非常同情我的處境，勸慰我一番，問我在台北有無親友，我告訴他，只有吳勇長老接待過我。晚間這位警察先生下班後，請我吃了一頓晚餐，陪送我找到吳長老。到了南京東路禮拜堂，警察先生叫吳勇長老下樓來，指著我問他說：「這個人你認識嗎？」吳長老肯定的回答說：「是，我認識他。」「好，既然你認識他，你能否負責任嗎？」(這句話問得似乎有點奇怪)吳長老反問說：「你這話是什麼意思？」警察先生回答說：「沒有什麼，如果你肯負責，我就把這個人交給你，否則我就把他帶走。」並且告訴吳長老今天在碧潭所發生的事。吳長老說：「謝謝你，警察先生，就把他交給我吧。」就這樣，我又留下來了。後來真的是主奇異的恩典與憐憫，我終於找到了一份工作，在一家雜誌社作助理編輯兼打雜，總算食宿無慮。

吳勇長老與我的靈命成長、蒙召、事奉

靈命成長與蒙召

經由吳長老的帶領、牧養、教導、以至靈命亦漸漸成長，更深的認識神，更渴慕親近主，想不到主的揀選，呼召竟然臨到我，使我全人委身奉獻給主。在主清楚引導下，投入了浸信會國際佈道協會靈修院，三個月靈修，三個月往山地傳道。

裝備、操練與事奉

有一次在台北南京東路與松山路交叉路口，警察派出所辦理入山證對保手續時，一位交通警員走過我背後時，他的手槍突然跌落在地上，竟然走火，子彈打斷了我的左大腿，我當場昏倒在地，立即被送往台大醫院急救，後來該院主治醫生說我的左大腿可能要被切除；然而吳長老和教會的人迫切為我禱告，經吳長老與安息日會療養院聯絡後，該院美籍院長米契爾表示，無須切除左大腿，可用美國最新接骨法保住這條腿。



於是馬上轉入該院動手術，用不銹鋼片、螺絲釘終於接合成功，三個月後即可出院。後來我要求院長，若是可以的話，請他將螺絲釘、鋼片撤掉，不要加上人工的什麼東西，院長說可以拆除，但需另上石膏，再等三個月才可以出院，所以我總共住院六個月的時間。在這期間，吳長老及教會弟兄姐妹繼續為我禱告，且看顧有加，特別是吳師母為我做了不少可口菜餚(安息日會只吃素食)。

當我出院之後，兩膝不能彎曲有半年之久，去山地傳道，很多時候需步行爬山，所以往山地傳道實不可能。後經吳長老推介擔保，進入浸神試讀，當時我的視力亦不是太好，但感謝主憐憫，我終於試讀到畢了業。

在浸神二年級時，主賜佳偶竟然結婚成家了，結婚時，吳長老是我的主婚人。 浸神畢業後，曾在鄉間傳福音，後又應聘在城市開拓福音事工，建立教會，並曾擔任浸聯會副主席、主席。 一九六九年起，每年應邀往香港，東南亞各地巡迴佈道；一九八一年來美訪問佈道，足跡遍及美國東，西兩岸十三個州。一九八二年底應聘移民來美，開拓華人事工及牧會。一九九一年由俄州克利夫蘭市中國教會退休下來，並承教會支持投入「中信」，被差派赴港、澳及中國大陸地區作四年宣教士，一九九五年十月退休返美，定居加州聖地牙哥市，現仍經常到各處講道領會。

吳長老的禱告、輔導與勉勵

以往這些年來，吳長老一直是我的輔導，每當遇有重大或難解之事，我總是去找他懇談或請他為我禱告。特別使我印象最深刻，最具影響力的一次，就是一九七〇年，我初次應邀赴印尼，主領較大型，數千人的佈道大會，對我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平凡傳道人來說，內心真是感到緊張恐懼，因為在印尼主領大佈道會的講員，都是什麼國際佈道家，環球佈道家，神學家，名解經家，而我什麼都不是，如果現在來說的話，我還稱得上是個老人家，而當時我才五十多歲，還稱不上老人家，吳長老當時鼓勵我，為我

禱告，勉勵我當剛強壯膽，因我們作主的工，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神的靈方能成事。求主與你同在、同行、同工，並親自駕車送我到機場。他真的是給予我莫大的鼓舞，使我終於達成使命。

還有一次，那是在一九九四年五月間，吳長老和師母在香港領完特會後，專程到澳門看望我們(當時我們是在澳、港、中國大陸地區作宣教士，並在澳門聖經學院擔任客座講師)。吳長老伉儷在澳門住了一夜，特別為我們禱告，並勉勵有嘉，親切溫馨。次日與我們共進早餐，參觀澳聖後，依依揮別搭機飛回台灣，使我們終生難忘。

簡述至此，祈望恩主幫助我們每一位，尚未打完那美好仗的，跑盡當跑的路，正在持守真道的人，起而效法吳長老，像吳長老效法基督一樣。活在世上一天，就務要常常多作主工，因為知道在主裡的勞苦不是徒然的。阿們。

《作者已退休定居聖地牙哥》



愛耶穌的人

黃希真

岳父大人有四樣事讓我印象深刻，永難忘懷。一則是有多人樂意支持他的需要，可是每當有供應，他就先考慮到教會的需要，尤其是支持窮困貧乏的。二則是有些人就是單純的信任他，決意把一大筆錢奉獻給他，讓他來指定處理，因而促成了教會，宣教團體，神學院的產生，三則是他有膽識站穩在真理上，不計較後果，指責有權勢的，連有財富的也不例外．四則是有各方人士誠心敬愛他，如有可能，甚至有人樂意將自己生命的歲月換給他。為什麼？我心裡明白，只因他愛耶穌，愛耶穌的人不會害他，也必愛他！

《作者為羅蘭崗基督徒禮拜堂執行長老，吳家大女婿》



我所認識的吳勇長老

戴紹曾

到底是什麼心態，能讓一個熱愛祖國的華人，跟一個素昧平生像我這種具有英國血緣的外國人，建立這麼深的交情？論到他的忠貞愛國，吳長老在新加坡就學唸書時，就曾經因不屑當時英國老師的一些規矩，而率領全班同學剃頭反抗。並且年僅二十出頭，便在新加坡當地聚合了約有一萬名學生，對抗英方的殖民統治，而遭到永久驅逐出境。

我們真的是忘年交。不但一起同工旅行，我還常在吳家吃飯。並且相互激勵多做運動，一起打保齡球。吳長老甚至還教會我享用榴槤。當然，我們真正深交的基礎，是他的生命與事奉。

吳長老有一顆向神的心

我記得有一次我們在火車上，一起討論聖靈充滿及得勝的基督徒生活。談話間察覺到吳長老非常渴慕更深認識神，也因此吳長老每天都潛心研讀聖經，真可謂是個只愛讀一本書的「聖經中人」。

吳長老也是個藉由禱告與神親近的人；不但在 1951 年經歷神蹟大能，癌症得醫治，還因禱告經歷屬靈爭戰、尋求引導，以及需要得到供應的事上。禱告對他而言不只是祈求，更是敬拜。我記得有一次他形容參加了一個聚會所的擘餅聚會，如何在禱告唱詩之間，有著「真實的 屬靈享受」的一段往事。

吳長老的向神之心，以他對神的順服來表達。他原本酷愛音樂，但當他聽見神的呼召時，就毅然放棄他在此領域的前途。後來還因為深知神帶領他在台灣事奉，不惜付上極大的家庭代價，婉拒新加坡一間大教會的牧職邀請，有如 James Denney 所形容的話說：「基督徒若要有偉大的事奉，就必然會有偉大的捨棄。」

吳長老有一 顆熱心傳道宣教的心

我是在有一回吳長老在台灣南部主領的佈道會上與他初次相識。當時


▲戴院長和吳長老影於華神董事會

雖然看不懂他在黑板上龍飛鳳舞的字跡，但是可以感受到他的信息中滿有恩膏及信心。歷經五十年下來，我沒有遇過另一個華人佈道家，像吳長老這樣走過這麼多國家去傳道。正如使徒保羅及宋尚節博士一樣，吳長老一生熱忱為基督及神國的緣故，到處奔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關於這一點，吳長老還特別對年輕人及在職的知識份子有負擔。主也藉著他帶領成千上萬的年輕人信主。吳長老也不怕挑戰他們服事主，託付他們事奉的責任或者傾聽他們的觀點。吳長老與太陽賽跑，天未亮便起來讀徑，這是他一 生充沛靈力的泉源。

吳長老在 1968 年還因為認知到中國教會在宣道使命上的重要角色而創立了海外宣道協會，多年來雖然歷經了許多困難，但是這個有華人本色，具開拓性的跨文化差會，卻能陸續差派宣教士到琉球、法國、印尼、泰國、緬甸等地區。

吳長老有一顆致力神學訓練的心

吳長老像慕迪 (D.L Moody) 一樣，未受過正式的神學教育。但是他能看出神學教育的需要以及可能有的危險。1969年他受推舉擔任中華福音神學院董事會主席，且一做就做了卅年。

他曾經在 1970 年與學院的師生談話時，謙卑地承認他有許多時候深感愧疚，因為有許多華人知識份子攻擊基督教信仰，而卻沒有人能提出中肯的回答。他深願華神能訓練出一批有見識的護教者，以及稱職的牧者和宣教人才。

所以，從華神設立開始，他就強調靈命、學識、事奉三育並重，我想



▲戴院長、林院長、吳長老和華神的老師們合影



▲中華福音神學院開幕禮



▲吳長志、戴院長與華神董事



▲戴院長和吳長老影於1971年中華福音神學院開幕



他一定認同查爾斯衛斯理所說：「當把這麼長久以來分割的知識和敬虔兩者給整合成為一體。」

在華神初創期間，吳長老看出在台灣及海外的教會有一部份人士對神學教育的憂心遲疑，便常說：「產品決定一切。」現在我們可以看到，華神在台灣及海外共有一千三百多位畢業生，華神的延伸制神學教育也為全球華人教會帶來無遠弗屆的影響和衝擊。

誠如吳長老所說，華神源自一個願景異象，然而神更是使無變為有的神。機構如此，神要使用的人也是如此。吳長老真是見證了保羅所說**「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裡，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神，不是出於我們」(林後四：7)**。我向神禱告，但願感動吳長老的靈加倍感動華神所有的在學及畢業學生。

《作者為中華福音神學院創校院長》、《本文由陳毓華翻譯》



愛人甚於愛己

蘇桂皖

吳勇長老是怎樣的一個人?

第一方面，他是一個將別人的需要看為優先，將自己放在末了的人。

幾年前，在美國，吳師母腳痛，到醫院檢查，醫生說最好住院一、兩天來徹底檢查一下。她的兒女彼此在討論：「媽媽若住在醫院，得有人陪，我們誰來照顧好呢？」

當時吳勇長老剛從美國東部講道回來，剛進到加州住家大門，他一聽到馬上就說：「我來照顧她！」他也沒想想自己已經是七十多歲的老人家，不顧自己剛剛回到家，有時差，需要休息一下，他竟脫口就說：「我來照顧她。」這句話將吳勇長老的個性表達的淋漓盡致。

也是在美國的時候，好幾年前，當時吳勇長老的身體微恙，在一間中醫診所就診，參考醫師的意見，他在等待醫生看診的時候，見到一位中年婦女，臉色泛黃，從談話中得知，她腎臟不好，需要洗腎。

人生遇到困境的人，多數人會覺得很沒盼望，特別是洗腎的病人，吳勇長老像主耶穌見到需要幫助的人，就憐憫她，因著她，他便在候診室內，將自己如何信耶穌，如何得救的見證，詳詳細細地告訴她。聽的婦人那裡想得到，眼前這個熱心的人，乃是走遍全世界到處受歡迎的大佈道家，他講道時可是動輒成千上萬人的場面。

我站在旁邊，看看時間，他講了足足四十分鐘，吳長老彷彿面對幾千幾萬人講道一樣，講得那麼熱切，那麼詳細。他只有一個盼望，就是讓她得救，他希望將這一位可憐的中年婦女，帶到耶穌面前，讓耶穌的愛來溫暖她脆弱的心靈。他幾乎忘了當天去看中醫，是因為自己也有病需要醫治。

可見吳長老如何關愛世人，將別人的需要放在最優先的地位。自己的需要反而放在最後面。

另一方面，他時常思念別人對他的好處。這次我回來台北，約二週前

我去吳勇長老家探望。剛好是星期四下午，那一天吳師母去參加教會姊妹會的禱告會，未見到吳師母。我問吳長老：「師母不在家，你有沒有東西吃呢?」他說：「有，有！」

老人家就帶我去廚房，每樣都掀起來給我看，說：「這是飯啦，菜啦，還有湯啦！都是她替我準備的。」

哇！這不會假的！這麼多年的夫妻生活了，他說話當中談到吳師母顯出無限的心滿意足。高齡已將近八十的人，出門還不忘替先生準備三餐。兩人相陪伴相扶持攜手走了一生，那種感念的心，是那麼真摯，那麼深切，不會作假的。

我們的教會，有一位從大陸來到台灣的單身老伯伯，他住在教會裡面，教會分配給他的工作是打掃清潔教會，開關門窗，台語說「巡頭看尾」，聚會完畢，到處看看電燈電扇冷氣有沒有關好，不要徒然浪費。他專負責做這些乍看是小事，但他對教會分派給他的工作非常忠心。

吳勇長老也是住在教會裡面。吳勇長老若是出門去探訪或講道，晚一點還沒回來，這位老伯伯總不敢進房去休息，去睡覺，一定要等到吳長老回來才放心去就寢。吳長老，吳師母惦念這個人的好處，常將對他的感念放在心裡。

這位老伯伯不曾去過美國，不知道美國到底長什麼樣子，他年紀漸漸老邁了，體力也日漸薄弱。他與教會弟兄談話中曾表達一個盼望，說：「要是能去美國看一下，不知道會有多好！」這件事讓吳勇長老知道了，吳長老便用他溫暖的心，盡一切所能的，為他做安排，甚至帶他去美國大使館辦簽證，親自帶他走了一趟美國，讓他很窩心，很快樂。

老伯伯隨同吳長老去到美國，看到美國地大物博，景觀怡人，建築雄偉，讓他大開眼界，覺得很滿足，內心感到很溫暖。不久後他了無遺憾地離開了世界。

吳勇長老告訴我這件事時，我的感觸很深。吳長老一臉高興、榮耀，



感恩的表情，很美。吳勇長老是一位重情重義的人。

第三方面，吳勇長老是一位隨時幫助別人的人。

去年，我自美國回到台灣，有一些事情要請教吳勇長老，下午我本來該提早過去，但女人家比較會拖拖拉拉，所以到達時已經晚了一會兒，但是要請教吳長老的事情又很多，說著說著，不知不覺已到了傍晚時分，我心裡著急，因為女人家必須回家去煮飯，我便說：「吳長老，可否借我打個電話？我打電話回家給先生。」

先生並不見怪，而且還想藉機跟吳勇長老請安。吳勇長老接了電話過去，就說：「錢弟兄，對不起，我將你太太留得比較久，在這裡把時間耽誤了。我此時便立即讓她回去，煮飯給你吃。」

唉呀！這番話好像從自己的父親口中說出來一樣，他真的不想讓自己的女兒受一點點委曲，吃一點點的虧，立刻替我解圍找出路。吳勇長老就是這樣的人，他擔待人的軟弱，隨時給人一條出路的人。

離開他的家，坐電梯時，我的心想到他的慈愛祥和，我流下淚來，我感謝上帝，吳勇長老是這麼一位溫暖有愛心的人。上帝的愛，隨時從他身上流露出來。

感謝上帝，祂將這位滿心愛人，溫暖和藹的吳勇長老和吳師母，放在我們眾人面前，像是一本活生生的見證，讓我時時可以思想，時時可以體會。三十年來，讓我覺得他們夫婦愈看愈美、讓我愈想愈溫暖，讓我慢慢在他們身上學習，什麼叫做上帝真正的愛？

願一切榮耀頌讚歸給我們所愛的天父、主耶穌基督，阿門！

《作者為羅蘭崗基督徒的禮拜堂長老，中華海外宣道協會董事》

吳長老與南京東路禮拜堂

蘇義雄

海內外眾教會牧者常將吳長老與南京東路禮拜堂聯結在一起，本堂弟兄姊妹也是這樣認定。因為本堂是神用奇妙的方式，帶領吳長老在不可能情況下，找到這塊地（係租用）而建造的；再者，吳長老本來居住在和平西路，經盧牧師建議賣掉房子，將價款做為在盧牧師另租用地點建屋之用，無奈該基地被主管機構出售，只好用來蓋本堂副堂一樓及一樓廚房，並遷居此處（請參閱本堂建堂五十週年特刊），還有，吳長老一直是本財團法人董事長（土地銀行告我們時，他老人家一直被列為被告，直到遷居美國，才由沈明鋒長老繼任），加上吳師母及兒女們一直投入在本堂的各樣服事。

吳長老一家住在副堂，除了方便以外，確實有許多委屈，但吳長老、師母從來就是逆來順受，也無怨言地順從同工們的建議。後來搬居羅斯福路，他們只為教會好，不計較個人得失的寬厚與愛心，令我們十分感動！

他們住在副堂時，對全職同工常是細微的款待、關懷與扶持（甚至遷居後亦如往昔），以前聖誕節或復活節，聯合詩班獻詩後，吳師母總是準備豐富點心接待他們，當然，我更是常分享他們的好禮物，其實他們更費心照顧的乃是本堂弟兄姊妹心靈的需要。



為了福音廣傳而設立本堂，所以在吳長老、王長老等長輩的帶領下，積極展開福音事工，其後為因應社會變遷及人心需要，後進同工推出各樣福音事工，吳長老以寬廣的心觀察、讚許、支持與鼓勵，

同工們皆受到極大的激勵。

吳長老那忠誠、慈愛、勇敢、公義、聖潔、無私、寬廣、創新的心，是我們的美好榜樣．今後，我們將更積極建立教會，廣傳福音，使教會永繼增長，榮神益人，並藉以懷念我們敬愛的吳長老。

倘或，吳長老對南京東路禮拜堂有遺憾，那就是禮拜堂基地案迄未定奪，從1991年訴訟以來，他老人家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我們也不知道。但我們認同吳長老引述暗室之后所說的話：「今後所面臨的問題，我不再問神『為什麼？』而只求神告訴我要做什麼！」我們深信，他老人家早年蒙神奇妙帶領的地界，和他晚年迫切的禱告，必使這地再度展現福音真光。

《本文作者為南京東路禮拜堂長老，差傳協會理事長》



▲1959年吳長老夫婦和弟兄姊妹合影於南京東路禮拜堂

懷念一位充滿愛心的長者
——吳勇長老

陳國輝，羅智明，紀陳國雲

我們敬愛的吳勇長老，他已經行完了人生的道路，安息主懷享受父神為他預備的永福，他所作的工作將繼續存留在我們心中並繼續影響後人。

吳勇長老一生忠心愛主數十年如一日，奔馳於世界各地，為真理打美好的仗，領人歸主，他工作的果效成為多人之福。

長老除了到各處講道事奉之外，他也建立許多福音機構，如：中華福音神學院、門徒訓練中心，來裝備時代工人。基督教中華海外宣道協會，作跨文化差傳工作，以及其他福音工作不計其數。

在我們認識吳勇長老這悠久的歲月中，他是一位充滿愛心的長者，他不單愛神更樂意為神受苦，從不埋怨，默默工作，專心一致為愛付出。

林前十三:4-7節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眞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我想這就是他一生忠心事奉美好的原則。

基督的愛怎樣激勵保羅，也同樣激勵他所揀選的忠僕。吳勇長老的一生為我們留下美好的楷模，雖然他於數年前安返天家，但他一直在我們美好的回憶中。



求神恩待他的家人兒女繼續跟隨他的腳蹤，再接再勵完成他未完的工作，成為一個蒙福的家庭，榮神益人。

《作者為中華海外宣道協會泰國董事》

永遠的懷念

憶吳師母文集

都歸耶穌

吳憫恩

「都歸耶穌，都歸耶穌」，每次聽到這首詩歌，就想到媽咪，妳從小帶領我們每天傍晚的家庭禮拜。

是妳把我們每 一個兒女從孩提時就帶到主的面前

是妳從小教我們背聖經節

是妳教我們如何向神禱告

是妳要我們凡事都到主的腳前，尋求神的旨意。

是妳說：「我們的主會像母雞保護小雞一樣，將我們藏在祂的翅膀底下，叫我們安然渡過。」

我們兒女們從妳那裡也學習了彼此關懷、彼此安慰、彼此扶持、彼此代禱，這是我們一生中最懷念的事，更是妳留給我們的最大禮物。

妳不僅是一個信心堅定的母親，妳更是個守望者，妳是家人的守望者，妳也是教會的守望者，妳更是一個禱告的勇士，每個清晨五點鐘，妳一定跪在地上開口向神親密的禱告，從不間斷，以前爸爸，每一堂的講道，都有妳無聲的事奉，與默默奉獻妳的心力。妳為兒女們、媳婦、女婿、孫兒們一一提名禱告。妳也為需要的人禱告，妳為教會禱告。我們實在跟不上妳的腳步，我們還有許許多多從妳學不完的事情。

這個月來，妳身體虛弱，但仍然堅持跪在神的面前。最後幾次，妳禱告完卻站不起來了，我們看了好心疼妳。

妳是一個溫柔的人，在我們的記憶中，妳不曾打罵我們，妳只有慢慢的分析，妳只有重話輕講，所有與妳接觸過的人，都被妳那溫馨的笑容，與誠懇的態度所吸引。妳也是一個堅強的人，小時候爸爸經常在外地講道，妳一個人照顧一家十幾個人的起居。

妳一向是將自己僅有的分送出去給更需要的人，有缺乏的妳幫忙，有疾病的妳總是照顧他們。爸爸曾經說：妳如同聖經中的路得，在後面拾取麥穗。妳只是耕耘，而不想收穫，只求主的名傳開，使主的名得榮耀。

妳與爸爸攜手並肩走過六十個年頭，你們濃情蜜意，感情深厚，自從



爸爸走後這八個多月的日子裡，雖然我們輪流 24 小時陪伴妳，但實在不及爸爸的十分之一，我們知道，妳是多麼多麼的思念爸爸，但是妳在思念憂傷中，也是一臉的平靜與安詳，因為妳說：「主是妳的力量，妳的依靠與幫助。」

書桌上還有妳每日晨更靈修的聖經與筆記，梳妝檯上有妳的梳子和妳剛脫下來的髮夾，還有些我們計劃好未完成的事，房子裡到處都是妳的影子，但是妳卻靜悄悄的走了，留下太多太多回憶，太多太多的思念。

就像小時候我們每天家庭禮拜結束時，我們總是在妳帶領下唱：「都歸耶穌」，是的——

一切傷心難捨都歸主耶穌來醫治，願一切榮耀都歸我主耶穌

《作者為吳家三女》



合神心意的僕女



吳讚恩

早在五年前，母親的健康已亮起了紅燈，感謝神的恩典讓她有毅力陪父親走完在世的一生，是她引領父親信主，是她扶持父親無後顧之憂的奔走天路，是她造就了我們家庭，讓主居首位。

記得小時候，家中成立了家庭禮拜，在我們還沒有機會懷疑的時候，就已立下了深厚的根基。在我們的記憶中，敬虔及知足是你生活的全部，又是那麼的自然，在我們小小的心靈裡，直到如今我們都會彼此提醒「分別為聖」，這也成為我們家的座右銘。

親愛的母親！你臉上的每一顆雀斑我稱它為黑珍珠，你想盡了辦法要把它除去，就是除不掉，還有一雙所有女人最不以為美的蘿蔔腿，是神給你最美的點綴；爸爸每日與太陽賽跑，而你是在天黑以前一定要把探望的人探訪完，無論是日曬雨淋，總是用兩條腿走過了。

母親對我們最多的教導就是「守本份」，她在世的一生就是謹守她的本份，無論是教會的工作、家庭的工作，母親都盡到了她的本份。在屬天的工作上默默地參與，在屬地的工作上，對家庭照顧無微不至。記得在父親病重的那段時期，母親每時每刻的都陪伴在父親身邊，從父親的飲食起居，母親每天都細心和耐心地照顧著，看著母親日漸消瘦的身影，我們真是於心不忍，也建議母親是否找個人幫助一起來照顧父親，可是母親堅定的拒絕了。她說照顧父親是她的責任，既然是責任就應該要努力做好。母親身上的那份認真和執著真是我們做子女學習的榜樣。

母親的一生有擔心但不懼怕，因有神與她同在。母親信主近 70 年，70 年來從不間斷的禱告，清晨與晚上睡前一直是她單獨與神的親密時間，每周六也是母親堅持禁食禱告的時間。我也經常有機會聽見母親的禱告是那麼迫切的抓住神，有求告有感謝，那麼的流暢，像似在對最好朋友傾心吐意。

《作者為吳家次子》

偉大的母親



吳宏恩

一個成功的男人背後必定有一偉大的女性，這句話說的一點不錯，在我母親的身上再恰當不過，在她的一生中無論是持家的節儉，對人的真誠關愛，對事奉的工作態度，沒有一樣是在人的記憶中可輕易忘掉，因著她的努力，她的執著，帶給我們七個兒女又佩服又羞愧，因為我們不及她，七個兒女不同的個性，要用不同的方式教導，這可想而知壓力有多大，從小我們在一個玻璃式的環境中長大，父親在外的時間多過在家，能說她沒有壓力嗎？過信心的生活沒有壓力嗎？這中間過程的經歷不盡其數，直到長大才明白她能以勝過這一切是因為神是她的福份，用知足的心看待，她常說的一句話：「祂的恩典夠我用」。這真不是一般人能理解，她的順服不是一個逆來順受，不是一個壓抑下的順服，乃是無怨無悔的順服，不計代價的順服，完全是出於喜樂感恩的心來面對，因為這位賞賜恩典的神留下了父親這麼長的時間與她在 一起，整整牽手走過六十年的婚姻生活，對她來說，每一天都是神給的禮物，懂得感恩惜福的人真是有福。

她的話語雖少，在教導兒女上，總不覺得在那方面有所短缺，因為她整個生活就是信息，我們常聽到人對我們說，做為一個師母難，做為一個吳勇師母更難，其實不盡然，她的原則很簡單，尊重神在父親身上的主權，小時候我總覺得別人的母親與我的母親有這麼大的不同，差不多的年歲為什麼她的臉上皺紋很多，雀斑很多。當年在泉州被稱為美女，我實在很想看到當年那樣的風采，原因很簡單，沒有好的面霜，沒有時髦的衣服，太多女人應有的她都沒有，說實在，她真正想要的也不是這些，她盡想的是什麼？是對丈夫有益無損，什麼是榮神益人，這就是她的獨特。當父親走後，再回去看她時，總是坐在小板凳上，凝視著外面那一片天，頓時覺得她的時日不多，那時我對她說：「爸爸的離去，我好傷心，若再失去妳，將是何等痛心？」現在最大的安慰是她平平安安的離去，且與父親相會，也是她最大的願望。

《作者為吳家三子》

師母中的師母

陳佩璇

洛杉磯傳來吳師母驟然離世的消息，一時之間我心裡實在難以接受。兒子、女兒、我最好的朋友，都勸我不要那麼難過，師母返回天家，現在正與吳長老在一起，是好得無比。雖然知道師母此刻已在上帝那兒，地上的愁苦勞煩都已過去，但我的心卻不肯受安慰，心中無比悲傷，那幾天我不想做什麼，基督教報章雜誌邀我寫懷念吳師母的文章，我也不想寫……

十天前中秋節我才打電話到吳師母家中，接電話的是宏恩，師母的小兒子，他說媽媽正在睡午覺。我問他，師母身體好嗎？他告訴我還不錯，明天他們兒女們要團聚和媽媽一齊過中秋節。聽宏恩的聲音狀甚愉快，於是，我心裡面想師母應是很不錯，所以也就放心了。沒想到才隔十天，師母竟這樣走了！

今年六月中旬我與明進趕到洛杉磯探望師母，師母和女兒美恩夫婦來機場接我們，讓我們又高興又覺得不敢當。我原想不要增加師母的忙碌，不住師母家，但師母和美恩姊的好意一定要接我們去住師母家。因而我們在師母家中有兩天極美好的相聚。師母照例為我們準備很豐富的早餐，有粽子有肉骨茶有包子。

隔天傍晚，我們從海宣辦公室回來，和師母在視野極佳的後院欣賞遠處的風景，我拿起掃把將草地上的落葉掃乾淨，明進則把浮在游泳池上面的樹葉打撈起來，師母在一旁微笑地看著我們倆人。我跟師母說：「師母洛杉磯的環境很好，妳要把心情放寬，多吃點東西，也要睡得好。有時間就把過去的回憶和見證寫出來。」我知道師母一直很想念吳長老，捨不得他的離去，自從吳長老元月返回天家後，她吃得很少，也睡得不好，所以我這樣勸她。

第三天下午我們將飛到東岸探望待產的女兒。赴機場之前，美恩特地去買了鮮花，我們到吳長老的墓園去。停了車，走到吳長老的墓地，師母傷心地哭著跟吳長老說：「明進和佩璇來看你了。」要分離時師母頻頻

跟我說：「下次來不可以像這次沾醬油（台語，太短暫的意思），一定要住久一點哦！」我答應師母，我會再來看她，並邀請她回來台灣玩。

七月上旬，我從亞特蘭大打電話給師母，還來不及向她問安，她第一句話就問我女兒生 baby 了沒？我說還沒有，他已經超過了預產期一星期，醫院要她去住院催生引產。師母聽出我為女兒生產的事很擔憂，就在電話中安慰我，她告訴我催生還是可以自然生產，我只好跟師母說：「聽說前不久，有一個教會的姊妹因難產而死，又有一個去醫院催生了兩天，白白挨了兩天的痛，結果還是剖腹開刀。」師母知道我很焦慮憂心，就說我們來禱告。於是她便在電話中情辭迫切地為我女兒生產禱告。師母禱告完，我的心情也安定下來。女兒去住院平安生下 baby 後我也立刻打電話到洛杉磯向她報告，並謝謝師母的關懷和代禱。

八月我回到台灣，幾次與吳師母通電話，只知她吃不下睡不好，我就鼓勵她提筆寫作，將他和吳長老事奉主五十幾年的點滴回憶和見證寫下來，希望能轉移她思念吳長老的悲懷。我還答應師母，她只要把故事寫出來，不必講究修辭或通不通，其他的都交給我來處理了。我甚至還在心裡面計劃，等我台北的工作可以告一 段落，要專程去洛杉磯陪師母住幾個禮拜，一來陪伴她，一方面作採訪，聆聽並寫下她過往很多的見證。沒想到這一切都還沒來得及實現，師母您就這樣走了！

師母！您還有很多故事要說給我聽呢，您一向都在關心別人，以別人為重，很少向人訴苦說自己的委曲。想到師母您就這樣離開我們返回天家了，我真是心有不忍，心猶不甘啊！

安息吧，最親愛的師母！您一生活出了最美的典範，您是我與明進心目中最了不起的師母，是師母中的最好的表率，堪稱師母中的師母。我感謝神！您與吳長老在世的最後一個 10 年，有幸能與您們有如此親密的交集，在您和吳長老身上，我們親見了忠心神僕最佳的事奉典範。

《作者為吳勇長老全集總編輯》

佳美腳蹤

黃和美

接到電話聽到吳勇長老師母安息主懷的消息，真是太突然，令人難以置信，怎麼那麼快？我心中非常憂傷難過，七月在羅蘭崗教會見到師母時，師母身體精神都滿好的，並且對我說她常常為我及泰國同工禱告。

師母是一位敬虔愛主賢德的女子 ，鼓勵長老每日與太陽賽跑，師母自己也與太陽賽跑，早起親近神靈修讀經。並且在吳長老病痛中，溫柔慈祥的照顧扶持長老。師母是賢妻良母，相夫教子也是師母的好榜樣。記得1984年當我初加入海宣時，台北海宣沒有辦公室，我因預備辦手續到泰國宣教，先當海宣編輯張世民弟兄的助手，週間海宣暫時借用台北長春禮拜堂的主日學教室，週末整理歸回主日學教室。吳師母把她與她姊姊在羅斯福路三段古亭國小對面共有的房子，她的產權奉獻給海宣，使海宣在台北有一個辦公室，「……多加她廣行善事，多施賙濟」(徒9:36) 。吳師母的慷慨愛心必蒙主悅納及紀念。

我踏上宣教之路到泰國，吳長老夫婦多次來清邁，甚至到苗村探望鼓勵我，將他們的寶貴經驗告訴我，若同工很難找，可以「就地取材培訓當地同工」。我們在苗村探訪，戰戰兢兢的在黃泥巴羊腸小道行走，長老夫婦鶼鰈情深，彼此攜手扶持同心同行 。吳長老於1968年創立中華海外宣道協會，長老夫婦也願意被差遣成為宣教士到印尼宣教。海宣一路走來高山低谷，經歷許多困難，但吳長老及師母都同心合意事奉神服事人，到各處傳揚福音，他們的腳蹤是何等佳美。如今他們先後息了地上的勞苦安息主懷，被主接回天家，我們期盼有一天要在天家再相見。



《作者為中華海外宣道協會宣教士》



一副耳環

黃瑋玲

九月廿九日清晨，瑞恩來電，告訴我們吳師母已安息主懷。我沒法形容當時的心情，心中摻雜著悲與樂。悲傷的是吳師母離我們而去；喜樂的是她終於見到她常思念的吳長老。

第二天和美恩通話，我問她，吳師母知道她要走嗎？美恩回答說：「媽媽知道自己要走了，走前三天，囑咐我交一副耳環給你作記念…」我心中一懍，眼淚禁不住流出來。吳師母的一生是我們的榜樣。

她是一位讓神居首位的人。我先生（力彌）因工作關係，要長住清邁，而我也因工作關係，只能一半時間住清邁，一半時間住美國。過了一段日子，我告訴力彌說我非常佩服吳師母，因為當我一個人在家的時候，那種孤單寂寞，若不是身歷其境的人，實在難以了解。看吳長老的一生，長年在世界各地為主奔波，而吳師母卻默默無聲的住在台灣，特別早年電訊不發達，孩子們又小，加上過信心生活，誰能體會她承受的煎熬、孤單和寂寞呢？吳師母毫無怨言的把自己獻在祭壇上。

她是一位禱告的人。多年前南京東路禮拜堂的一位姊妹對我說，每次吳長老出門講道，吳師母都為他禱告，甚至禁食禱告，直到吳長老回來。吳長老講道的動力是來自吳師母的禱告。自從我們到泰國宣道工場以後，吳師母也常常在禱告中記念我們和宣教士們，這成為我們極大的鼓勵。

她是一位奉獻的人。一九八四年台北海宣到處找辦公室時，有一天吳長老說：「早年吳師母和她姊姊，一起在羅斯福路買了一層公寓，預備她們退休時使用。今天海宣有需要，吳師母願意把她的一半奉獻給海宣，另一半海宣則要向她的姊姊購買」。吳師母把她僅有的半層公寓奉獻為神使用，她那樣犧牲的奉獻是我們學習的榜樣。一九八五年海宣辦公室遷至羅斯福路直到今天。

她是一位感恩的人。一九八八年吳長老來找我，談及他不知如何申報美國的稅，因他大部份時間在台灣，當時我告訴他說我可以幫忙。後來

吳長老、師母再三向我道謝，吳長老對我說，我解決了困擾他多年的問題，以後他們來美也能安心居住了。吳師母見到我時，還常提及此事。這次吳師母在走前還送我一副耳環，她知道我知道她的心意，無非是要向我說一聲「謝謝」。而如今我卻無法為這副耳環向她說一聲多謝。



吳師母一生活出來的，在我們身上都留下痕跡。我們將會永遠的懷念她。

一副耳環後記

當我寫＜一副耳環＞時，我還沒有拿到耳環。那天晚上，美恩夫婦把一個黑色絨布的手飾盒交給我時，告訴我：「這副耳環是媽媽身體衰弱，知道自己快不行了，走前三天，要求瑞恩開車帶她到珠寶店特別為你買的」。看到那副漂亮的鑽石耳環，它沒有給我帶來驚訝的喜樂，卻給我帶來一陣陣的心痛和眼淚。吳師母一生過的是儉樸生活，卻為我留下那珍貴的禮物。千言萬語都不能表達我的謝意。

吳長老、師母，你們安心的走吧。我知道你們最牽掛的是海宣，儘管明日跨文化宣道的路是艱辛難行，海宣的同工們會靠著那加給我們的力量，昂首向前奔走，繼續完成你們跨文化宣道的心願。

《作者為中華海外宣道協會宣教士》

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龍學寧

整理吳長老的相片，最叫我凝神細看的是他與師母攜手並行的相片。有六、七張令我愛不釋手，彷彿是從年輕的歲月走到年邁，雙雙儷影。有時走在紅磚道上，有時在沙灘上快步向前，我被這樣的景象吸引而感動。吳師母的笑容總是那麼燦爛，淺笑中有幾分滿足感，也有全然的肯定與愛慕。這是一對攜手走天路的伴侶，「兩個人總比一個人好，因為二人勞碌同得美好的果效。」令人羨煞。

其實師母也有獨守空室的年日，那時孩子還小，許多家務、教會事務使她無法分身，師母成了禱告伴、守望者，在後方看守兵器，守著陣營成為後盾。九月二十九日，消息傳來，大家都很震驚，怎麼會？！還以為她仍然可以歲歲年年，默默地成為多人的守望者，成為多人的祝福。

這張照片永遠停格在我的腦海，凝聚為永恆，刻在我的心版。我時時盼望：「眾神僕當如是」；在神的家中盡忠，在自己的家中也盡分，同心合意建造神的國度。

《作者為中華海外宣道協會雜誌主編》



念二姐



賴其森

賴多加是我的二姊，1923 年在福建古浪嶼出生，在家裡五個兄弟姊妹中排行第二，大姊很早結婚就離開了家，所以在我的記憶裡，二姊一直都扮演著家裡老大的角色。

我們的父親在我兩歲時就去世了，為了幫忙家計，二姊在十九歲時，就開始教書的工作，在我八歲的時候，二姊跟吳勇先生在老家福建泉州結婚，第二年姊姊跟姊夫從福建移居台灣台北，在台北姊姊繼續她的教書工作，任職於台北福星小學，一直到大外甥女出世為止。又過了一年我也到了台灣，之後約十年讀書期間，多數時間我是住在二姊家。二姊共有兒女七人，在這段時間，可以說我是姊姊的第八個小孩。

1960 年代開始，姊姊跟姊夫致力於教會的工作，我也在這時候離開了台灣，之後為生活奔波卅多年，跟姊姊在一起的時間就比較少了，一直到九五年以後，姊姊每年定期在洛杉磯居住一段時間，我們才又有較多的機會相聚。

姊姊常說她是個平凡的人，我覺得姊姊是平凡人中非常不平凡的人，從小節儉勤勞，謹慎但非常的果斷，有堅定的信心，又有不尋常的意志，處變不驚，姊姊一生經歷過多次的大風浪，憑著她高度的信心及意志，一次又一次的領著她的家小安度難關。

姊姊有一個令人非常羨慕的婚姻，姊姊跟姊夫是真正做到了互敬互愛，彼此關懷、彼此信賴的美好境界，姊姊曾說她很幸運遇到姊夫，但我覺得是姊夫更幸運能遇到我姊姊。姊夫從事神的工作不遺餘力凡六十

年，而姊姊從旁的鼓勵、支持及協助，是使這些工作成功的幕後英雄，功不可沒。

姊姊可稱得上是學而不倦，每日清晨在讀經禱告之後，又廣閱其它書刊文章，以增進自己靈性上的智慧，每天寫下自己的心得及見解，數十年如一日。近年來姊姊因年歲的緣故，外表變得脆弱蒼老，但是她的心境胸懷並沒有因年紀而變得僵硬，相反的每次見到姊姊，都覺得她是更柔和更瞭解更慈愛，是一位很有智慧的老人家。

九月初，我到洛杉磯看姊姊，當時姊姊已是體力虛弱，但是她還是為我們準備了一頓豐富的家鄉式晚餐，飯後，姊姊跟我談了很久的話，我們談到我們的生活、家庭，也談到我們的父母、祖父母。忽然間我好像又回到童年；圍著二姊身旁轉的時光，雖然坐在我對面的姊姊已不再是那年輕美麗的小姑娘，但是她給我感受到的還是那麼多的溫暖、親情和關懷，這是我最後一次見到姊姊。九月廿九日清晨，這位既是姊姊又像母親的二姊靜悄悄地走了，留給我無限的想念，每每想起難以自已。

《作者為前摩托羅拉副總裁，吳師母的弟弟》

跋 —— 驀然回首



林瑞恩、吳美恩

2002年父母親來到洛衫磯，我們做兒女的，懷抱著喜悅、期盼對他們生活上的一切規劃，會一一的實現。然而悉心的計劃趕不上迅急的變化。美好的憧憬終究一個個崩塌幻滅，幾乎要把我們壓垮、窒息。如今回想起來，那段日子的服侍，是神給我們做子女的好大恩典，神在我們家加添了一段天倫之樂的祝福。

那時，日日夜夜，無論多是無聲的靜默，一個動作、一個眼神，彌補了過去聚少離多的空白。現在回想起來，不是煎熬；而是沒有停止的講台信息，父親末後的日子正是以「大音稀聲」的方式教誨我們，誰說信息非要有講稿？

回想三年前，因憂慮父親的病體非常受不了的時候，我求問神：到底父親會不會離開我們？當時神的回答很快、很清楚，**詩篇118：17「我必不至死，仍要存活並要傳揚耶和華的作為。」**這節經文叫我興奮到無法形容，但是又在短短的幾天後，父親的離世把我擊倒，我生氣了很久、困惑了很久，有一段很長的時間，我們兒女有點怕看到講台，怕聽到父親傳講信息的聲音。

父母相繼去世後，吳勇長老人才培育基金會負責人李健長老和同工們，看到歐洲華人教會傳道人的需要是那麼的迫切，經過一段時間的禱告與籌劃，一所歐華神學院已於2007年十月在西班牙正式開課了。

十一月初我們有機會到西班牙，拜訪汪川生院長、師母、老師、學生以及當地教會的陳正波長老。他們心中的喜悅不僅僅是建校過程中的總總困難得著神的開路、得著預備，更喜悅的是將來有更多的傳道人可以牧養歐洲華人教會。

來到歐華神學院，我們明白了，親眼見到神的信實，看到將來有更多的「吳勇」要站在各個不同地方的講台，他們要傳揚耶和華神的作為。看到工作的繼續承傳，真的就好像父親仍然活在我們中間！

主日在巴塞羅那與弟兄姊妹一同聚會交通，才知道父母親過去曾答應下回會帶著兒女一起來，這事讓我們想起，我們也曾經答應過父母親，下回他們去歐洲我們一定同去。如今父母親已回天家，奇妙的神成全了大家的心願，我們與弟兄姊妹一見如故，從他們的眼眶中，知道他們對父親的愛和思念，懷念父親與他們一同勞力，按立了長老，建立了教會。我們兒女再次享受到、感受到神給父母親兩老的祝福，直到如今仍是祝福。

《作者為吳家二女兒與夫婿》

海宣工作

相片集









工場現況

緬甸：

1. 醫療隊：過去七年兩部醫療車到窮村僻壤去看了十二萬多個病人，開了六千多臺刀，接生了21個娃娃。2008 年將開始為小孩設立兔唇整形事工。為了醫療隊的長久的需要，我們計劃要蓋一個診所式的小型後援醫院，解救在車上不能醫治的病人，也能協助醫療隊朝著經濟獨立的方向發展。



▲醫療車去過的地方

2. 教會：

(a) Toongu 教會是前和尚二年前受訓完去開拓的教會，已有 45 人受洗。

(b) Nga Su Daw 為信主後的和尚設立的門徒訓練中心在 2007 年九月份加入一位新同工，他是從前「常勝不敗」的拳擊國手。四個月以來已經有 23 位受洗，希望在 2008 年成立教會。

(c) Htaw Thu Lu是一對夫婦放下城中的工作搬到這佛教村來開荒。起初村裡沒有一個基督徒。因從醫療隊來訪，福音得以傳開，五年來共已有 72 位受洗。現在全村 25% 是基督徒。



▲黑點為傈僳傳道人的工場

3. 傈僳族 (Lisu) 傳道人：支持三十位傈僳族傳道人在鄂邦(Shan State)和克欽邦(Kachin State)山區上工作。每年有

二次定期的傳道人培訓班。過去四個月有 113 位信主，另外有 36 位受洗。

4. **木柔族 (Mro)** 的門徒培訓中心還在籌劃中，希望2008年六月開始召生授課。
5. **佤邦 (Wah State)** 協助翻譯，修訂，佤文新舊約聖經，將在2008年出版，作為慶祝佤族接受福音 100 週年的獻禮。



▲黑點為傈僳傳道人的工場

泰國：

1. **Mae Sai Mai 苗村的教會和 Mae Rim 學生中心**，2007年在財政上完全獨立。**Maneenoprat 教會**多年前財政已獨立，而且在2007年蓋了新的禮拜堂。為他們獻上感恩。
   我們仍有短宣隊去幫助這二個教會和學生中心。
2. **泰國傳道人的培訓營：**每年我們都有一次到二次泰國傳道人的培訓營，在培訓中我們常鼓勵泰國教會成為一個宣道的教會。幾年下來，我們已經培訓了傳道人400人次。
3. **泰國當地同工有十二位：**他們分別在清邁省的山區，在傣族(Thai Yah)，克倫族(Karen)，苗族(Hmong)和傈僳族人(Lisu)中工作。他們的教會都在穩定中發展。2008年開始拉胡族(Lahu)的工作。每年都有定期的少數民族傳道人培訓班。
4. **宣教士們在邊界，山區及清邁市區的工作**，都有好的發展，每年都有人決志信主，神藉著宣教士的投入，不斷將得救的人加給當地教會。

香港：

海宣香港辦公室已經成立，2008年將有四隊短宣隊由香港出發去勘察將來要開展的福音工場。

請在施恩座前為緬甸和泰國求復興，也懇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來同工，我們需要工人來收割！

宣教士


工場主任：李力彌、黃瑋玲夫婦



廖明珠


龍學寧


新明家、慧賢夫婦


梁浩、胡千惠


麗如





海宣同工

























海宣夏令會

















緬甸工場















佤文聖經





泰國工場&



















當地同工

















短宣隊














































484/1





祂必興旺，我必衰微

發行單位：中華海外宣道協會
Christian Missions Overseas, Inc

編輯委員：吳美恩、吳憫恩、蘇桂魄
龍學寧、黃瑋玲

美術編輯：計華設計-黃振華、黃玉卿 Tel:02-2211-4225

【北美總辦公室】
1614 Otterbein Ave.
Rowland Heights, CA 91748, U.S.A.
Tel : 626-965-5556 Fax : 626-964-5506
E-mail : cmousa@aol.com
http://www.cmoinc.org

【台北辦公室】
100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三段140巷3號3樓
電話：02-2367-2335 傳真：02-2368-3285
劃撥帳號：00146861 財團法人基督教中華海外宣道協會
台北郵政30-483號信箱
E-mail : cmo.tpe@msa.hinet.net

出版日期：2008.4.1

＊圖文著作權所有・請予尊重＊

每本工本費280元，請自由奉獻